

啊，南风

文 | 刘迪生

“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古老的《南风歌》，相传是舜的作品。

当年有幸，我的恩师陈建华、陈中先生把我调入《南风窗》工作，我的青春之歌便沉醉在浩浩“南风”的雄浑旋律之中，成为我人生中最优美的前奏。

啊，南风，南方之风——沉重而凝涩的东方板块，因南风拂徐而猛然间绿满海角天涯，万紫千红。

是舜的预言而一歌成谶吗？数千年华夏历史，因东南季风吹来的“妖物”，十字门、屯门、虎门……次第洞开，自明、清以降，岭南，这片曾经断发文身、龟裙鹤立、“南蛮缺舌”之地，财货压海盈江，广州十三行商埠林立，雄富天下，因堆珠砌银而隆隆升高，也就是崛起吧。

然而，庞贝城也有消失的时候。

“深圳湾的浮尸”和珠三角的“鱼骨天线”，不能不说这是物质追求与精神渴望的沉重符号——“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

香港、澳门，那个年月的两叶方舟，有人说是两颗闪烁着东方终极智慧的明珠，在我看来，那是一双洞察世界的慧眼。

“文以载道”的东方文化，让张九龄、丁日昌、冼夫人、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南国俊杰享誉史册，在我的名人录里，陈启沅、卫省轩、张弼士、马应彪、何麟书等实业领袖，同样高山仰止，争辉日月。

世界太平而百姓不得温饱的时代，不管如何粉饰，也不是一个光彩的时代。

从“地心说”到“日心说”的“世界观”转变，竟然折腾了西方人2000多年。

是万灵之长的人类徒有虚名、太愚昧的尴尬还是“世界”之“观”不可测？

2000多年来，我们又走了多远？

放眼珠江灯火，“小蛮腰”直凌霄汉，华灯璀璨，“铜钱大厦”依稀在目。

起码，从权力崇拜到金钱崇拜，我们总算挪动了脚步，不再张扬“均贫富等贵贱”、不再以鲜明的“无产阶级”立

场“仇富”了吧？！

在我的眼里，广东地台的标志，并不是哪栋大厦，而是人，那些大写的人，如前所述的古贤。就今天而言，乌坎现象、钟南山傲骨、广东传媒对“小悦悦事件”的穷追猛打……大约只有在广东，在这个恢弘的南国舞台，才可能出现的美丽。

“解放思想”在我的思维空间如春雷灌顶，才让我大胆用笔，开始了对生活的激情和写作的冲动。开放的南方和南方的开放，给每一个直面生活的人，打开了十方世界。

感谢命运，发端于云贵、浩荡东去的珠江虽然也被污染，但比之于枯竭得已是季节河的黄河，珠三角的生态值得庆幸。

广东文化最重要的元素是什么？我认为，应该是海上丝绸之路的百舸争流千般相思万种风情，是海洋文化与内陆文化板块碰撞之后隆起的人文高地。

“海归”正是站在东西方文化高地上的一群中华英才，“海归”与广东的关系将揭开崭新的一页。新生代的海归，是中华民族的一笔宝贵财富。

《华夏》，在我的生命里，将是一段重要的新的里程。凯风自南，吹彼棘心。我和我的同事们将忠于职守，风雨同舟，为全球的华夏儿女营造一个温和的深情的精神家园。凭南方之人文精神，借南风之力，用生命之爱，为亲爱的读者奉上我们的作品。我们期待海内外读者的扶持和关怀，炎黄子孙血脉相连家族同根，华夏儿女共同命运共同成长。

一盏灯，悬挂在华夏大地的屋檐下，等待一首诗的盛开。一轮月，亮堂于异乡的高楼上，静观远方的守候。

在时间的底片上，心连着心的是侨声乡音，还有中国的梦想。

哦，南方，风很轻，却孕育希望充满力量。我们心中装满阳光，明丽的阳光是南方潜伏的米酒，每一滴都催人振奋。

于是，我满怀希望，是南国早春的希望——也想借这寸楮尺牍，让悠悠南风将此吹散开去：让我们一起分享南国春天的温馨吧……



编委会名誉主任：程学源

编委会主任：颜珂

编委会副主任：林建光

主编

刘迪生

编辑部主任

赵阳欢 祝顺祥

视觉设计

谢成华

社址

广州市天河区体育东路 140—148 号

南方证券大厦 6 楼

邮编

510620

电话

020—38879551

邮箱

gdqlhx@163.com

国内统一出版号 CN44-1171/D

国际标准刊号 ISSN1003-7373

广告经营许可证 440000100021

发行范围 国内外公开发行

承印单位 广州快美印务有限公司

定价 国内 ¥20 港澳 HK\$30 海外 \$10

Contents 目录



侨刊策划

侨乡碉楼的精神坐标

28 楼名与楹联：碉楼的文化符号 / 李日明

01. 反映当时社会的不太平及人民对和平安定的诉求
02. 反映侨乡人温和醇厚的道德民风
03. 蕴含深沉的历史文化
04. 借楼寄意，把楼庐作为抒情对象加以发挥

40 楼庐命名的历史沧桑 / 笛声

——走访碉楼文化专家李日明

侨歌晓唱

01 啊，南风 / 刘迪生

侨家特稿

04 南洋红头巾 / 彤子

侨海时政

- 16 侨联组织在社区 / 祥子
- 19 2017 广州两会胜利闭幕 海外华侨积极建言献策 / 广州市侨联
- 21 80 后海归当选清远市政协常委 / 赵阳欢 王可莹
- 23 今年五邑大学将引进百名海外优秀人才 / 胡涛
- 23 挪威广东同乡会 喜气洋洋闹元宵 / 佛山侨联

侨声乡音

24 广东侨联纪事 / 祥子

侨影天下

46 中国远征军的非常岁月



侨联风华

- 50 怀念那消失的凉亭 / 黄仁生
54 不忘初心——海外华人书法家协会 2017 新年献词

侨界风流

- 55 爱国归侨杨国贤的赤子情怀 / 赵阳欢

侨林往事

- 57 重返广州的沉重记忆 / 三更罗
60 “只有中国崛起了，华侨才有地位” / 何霖
——越南归国华侨杨尚义和他的非凡年代
64 归梦已随芳草绿 游子感恩南沙情 / 陈锡忠
——越南归侨覃全益的故事

侨苑人文

- 68 索引汪氏家宴 / 黄咏梅
71 故乡，不是归处胜似归处 / 王秀云
74 留在县城的痕迹 / 安庆
77 海边一棵树 / 王月鹏

82 一片空寂的村庄 / 何立文

85 星海黄河：东方地平线上的朝霞 / 刘迪生

侨外放目

- 90 文艺批评家黄树森的家国情怀 / 程学源
94 《红楼梦》里的香道艺术 / 东方莎莎
100 弹幕文化文本特征分析 / 李倩倩
103 《乡图》：给广东侨史留下永远的文学记忆 / 章以武
105 让华侨梦想在生命中流光溢彩 / 徐肖楠

侨英荟萃

- 108 我之文化自信观 / 白庚胜
109 逃向自然的文化选择 / 李一鸣
110 叶飞：兵败金门谁之过？ / 吴东峰
111 春分：惠风和畅 纸鸢翻飞 / 童童
112 汉文化的尊严 / 刘释之



广东省归国华侨联合会主管、主办
华夏杂志社编辑出版

南洋红头巾

文 | 彤子（特约撰稿）

20世纪初，国家动荡不安，水灾频繁，三水民间流传着“三天无雨车(水车)头响，一天大雨变汪洋”的谚语。当时有这样一群年轻的妇女，或因洪灾频频，无家可归；或因丈夫早逝，无依无靠——她们被迫背井离乡，远渡重洋，出外谋生，她们包一方红色头巾，活跃在新加坡的建筑工地做建筑女工，被当地人称为“红头巾”。

引子

从决定写这篇“南洋红头巾”开始，我的心里就一直惶恐。我惶恐自己的笔锋不够老辣，无法将这个特殊时期产生的特殊群体的生存故事记录下来，再现在人们面前，我惶恐我童年的记忆会随着年纪的增长、生活的琐碎而逐渐散淡，我更惶恐自己会突然失去写作的能力。然而，童年的记忆却在我的惶恐中强烈起来，推着我一往无前地向那段我无法想象、只能靠听到和零碎文字记载的历史靠近。有一天，我突然看到一条新闻，说三水最后一名“红头巾”黄苏妹已98岁了，我的震撼大大地盖过了惶恐——黄苏妹是三水在世的最后一一名“红头巾”，这个曾经影响一个国家、一个时代的伟大群体即将消失。

在我们的记忆里，除了隐约地回忆起一部叫《红头巾》的新加坡电视剧，依稀记得在那遥远的东南亚，有一座专门为中国女人而建的红头巾纪念馆外，我们还记得什么？我们的下一代，他们还能知道这段历史吗？红头巾在逆境里求生存的勇气，敢于突破自我、勇于拼搏的精神，在我们这一代，在我们的下一代，似乎越来越难寻见……责任、勇于承担，似乎成了这个时代的笑话。我们失去了崇拜，失去了理想，失去了精神，甚至失去了记忆和历史。我从巨大的震撼中回到更巨大的惶恐里来，或许，我们将要失去的，是一个时代的记忆，是历史的记忆。

月贞婆那佝偻着的挑着两箩筐元宝香烛的身影，逐渐在我的脑海里清晰起来，那些她曾经对我讲述的，无序而断断续续的记忆，像散落的珍珠，一颗颗地闪现。它曾经贯穿了我的童年，在那些暴雨狂涛的午后，她那缓慢的诉说，消除了我对雷声的恐惧，也慢慢地，让我对苦难和艰辛有了模糊的认识，让我逐渐明了雨后的彩虹何其珍贵。我无法挥去月贞婆在我童年记忆里的印象，就像时间无法抹去“红头巾”在历史上曾留下的贡献一样。我想，是时候，该将月贞婆留给我的珍珠串联起来，让它在阳光下闪耀出彩虹般的光彩了！我权当这是月贞婆留给我的责任，是红头巾留给历史的责任。



彤子 /

女，原名蔡玉燕，中国作协会员，广东省文学院签约作家，广东佛山三水人。在《作品》《花城》《作家》《江南》《青年文学》《广州文艺》《芳草》《特区文学》《文学界》等刊物发表有小说，有作品被《小说月报》《中华文学选刊》《小说选刊》《小小说选刊》等刊物转载，著有小说集《高不过一棵庄稼》《平底锅的爱情》《南方建筑词条》《陈家祠》《岭南人物志》。

1

“落雨大，水浸街，阿哥担柴上街卖，阿嫂出街着花鞋。”

九曲河渐渐进入视线，月贞婆的脸逐渐扭曲。当车子从那座卧在九曲河面的芦苞桥上穿越而过时，月贞婆冲到车窗边，把着摇晃着的玻璃窗，干瘪的脸扭成一条晒干的苦瓜。赖小申不知道母亲为何如此激动，她哑哑地对着月贞婆叫了几声，月贞婆回身紧握着聋女的手，眼睛却仍然望着九曲河。

九曲河的水依然是荡荡漾漾，清澈的河水瘦出了九曲十八弯，迂回曲折地往太阳升起的方向奔去。两岸芦草招摇，青翠蓬勃，一条黄土路顺着河的扭曲而扭曲。车子“唧当唧当”地驶上黄土路，扬起两幕黄尘，惊起数只锦毛的野鸡，“嘎咯嘎咯”地从芦草丛中扑腾出来，惊慌失措地高叫着，色彩斑斓的翅膀扑棱棱地拍打，瞬间投入河边的翠竹林内。细叶纤腰的竹子承受不住突然而来的投怀，被颠得好一阵左摇右摆。竹叶沙沙地响，颤出一股波纹般的风，将野鸡“嘎咯嘎咯”的鸣叫一波波地从竹林间往外传送。送到河滩时，天空中那片遮着太阳的云朵突然移开了，阳光霎地洒在河滩的沙面上，沙子细白如盐，在阳光下闪烁。河水轻轻地拥吻着沙子，吻出一洼洼的沙坑，弓跳着的虾子和摇尾巴的鱼儿都盘曲在阴凉的沙坑里，抬眼睛一脸无辜地望着黄土路上这辆郎当而过的庞然大物。

一样的九曲河啊！月贞婆喃喃地感叹着，回头望了望开车的桂成。桂成嘴巴紧抿，眉毛拧着，全神贯注地把着方向盘，笔直的鼻子将他的侧面勾出刚毅的轮廓。月贞婆捏紧了赖小申汗湿了的手，女儿跟这样的男人，踏实。

桂成没留意月贞婆异样的神情，他开着车，载着月贞婆母女，脑海里却浮现出玉兰的模样。每次桂成开车从长岐小学经过时，玉兰都会趴在小学的围墙上，圆圆的眼睛瞪得大大的，目送着桂成开的中拖车远去。桂成知道玉兰在看他，所以每次经过小学时，他都有意将车子开得很慢很慢。车子又从长岐小学经过了，桂成把车子加了速

度，他不敢抬头望，他不知道这次玉兰有没有趴在围墙上，但他觉得背后有芒。如果玉兰知道他带回来的两个人，是要来跟他提亲的，她会不会一辈子都恨他呢？或许是想到了这些，桂成就不觉将车子的速度放慢了，他希望路能长一些，更长一些，最好是永远都没有尽头。

但路始终是有尽头的。

中拖慢悠悠地停在了渡口。几个刚从地里扳了甘蔗叶的村民，挑着两捆绑扎严实的甘蔗叶在等渡船，看见桂成的中拖车，都放下肩上的担子走上来问：“桂成，这次又从县里带回来些什么好东西啊？”桂成的脸顿时红成了大染布，无所适从地瞟了瞟后座坐着的月贞婆母女。村民也都见到月贞婆母女了，有根吹了声口哨，怪声怪气地说：“桂成，你家几时有这么漂亮的亲戚的？”桂成推开有根凑过来的那张好事的脸孔，跳下车子，打开后座车门，和赖小申一上一下，扶着月贞婆下车，大家才发现，月贞婆的一条左腿缠着厚厚的纱布，腋窝下还支着一杆黄亮的拐杖。

桂成说：“过了河，就到了。”

月贞婆支着拐杖，一步一扭地走前几步，抬头望见一艘黑黝黝的渡船正从河对面驶过来，船上站满了担尿挑粪的人，掌舵的摆渡公家言四坐在高高的舵后，头上戴了顶破烂不堪的草帽，愁眉苦脸地扶着舵。尽管月贞婆的一条腿受伤了，母女俩那新马客的打扮依然格外显眼。特别是赖小申，头发乌亮，皮肤白皙，引得渡口边上的人们都围过来看稀罕。

孩乎，关于她发疯的故事，被村里人传得越来越玄，见了她都会禁了哭声浑身寒战。

有根婶忍不住问：“桂成，你家也有新加坡客？”

桂成懒得理她，他现在最巴望的是家言四的渡船突然坏在九曲河的中央，好让月贞婆断了过河的念头。可是家言四的渡船轰隆隆地向渡口这边靠近了，月贞婆问：“车子能上船吗？”

桂成摇头。中拖上不了渡船，通常他都将车停在渡口。塑料制造厂的成品，都是先搬上了渡船，然后再搬上中拖，再运到县里去的。

九曲河窄了！月贞婆叹了一声，又支着拐杖走前了几步，摇摇晃晃地立在渡口的最边上，吓得赖小申冲上前，扯着母亲的衣服，哑哑地大叫。月贞婆低头望着脚下的河水，不禁有点淡淡失神，在她的印象中，九曲河的河水，从来都没有如此柔软温顺过。

2

月贞婆经常在我面前絮絮地说起，她第一次到同树村来时，九曲河给她的印象。她总说：“九曲河真温顺啊！它竟然变得这样柔软啊！”她不厌其烦地重复着这句话，似乎忘记了要给我继续讲接下来的故事。这让听故事的我很难受，可我不敢问月贞婆，接下来她将会给我讲怎样的故事，是关于九曲河的故事，或是我三伯和玉兰的故事，还是她自己的故事？那时，村里人总说，月贞婆是个发疯婆，每到雷雨天气，她的疯癫病就会发作。有人说，她的疯癫病发作起来，抓到人就咬，被咬着的人也会跟着疯癫的。还有人说，她曾经借着疯病跑到九曲河边，将一个路经九曲河的小乞丐生吞活剥了，清醒时回来，怀里抱着套脏兮兮的小人衣。关于她发疯的故事，被村里人传得越来越玄乎，村中的小孩无不怕她，就连最无赖最泼皮的小孩，见了她都会禁了哭声浑身寒战。

我是村里出了名的“太妹”，人们好听些就叫我“世界女”，不好听的就骂我“男人婆”。但那时我实在太小了，小得根本就没有向一个被传说随时有发疯倾向的老人发问的勇气。月贞婆有一双极其粗大的手，老树皮般的皮覆盖着五根嶙峋的指骨，一道道青得发蓝的筋络在手背四散分布，让人一眼便看出，那手曾经所蕴含过的力量与坚

韧。我害怕这双手，总觉得这双似老非老的手，会在我不合时宜的发问下激动、发怒，甚至在极度疯癫中将我捏死，像捏死一只蚂蚁。我更怕月贞婆的眼神，那双耷拉下来的老眼皮下闪烁着的两道眼神实在太诡秘幽深，像森冷的古井一样充满了神秘。月贞婆总是那样的沉默寡言，别的小孩子都不喜欢她，都不愿意到我三伯家去，可我对她却是既害怕又极想亲近的。在我童年的眼光里，似乎有曲折

的经历，有满腹的故事膨胀在月贞婆的肚子里，左冲右突，却找不到诉说的出口。月贞婆很老了，但她仍很勤劳，她像天生就闲不住，在给我三伯桂成盖了红砖砌的新房子后，又卖起了香烛衣纸。别人卖香烛衣纸都是到镇里的批发店批回来再零售，可月贞婆不，她让我三伯从县里带回来大袋大袋的蜡烛原料，自己搓蜡烛捏香枝剪衣纸。

月贞婆是有钱的，村子里金银首饰的存货能比得过月贞婆的，恐怕没几家。我三伯母赖小申陪嫁过来的两个红色大笼里，压满满的全是绸子缎

子和洋气的皮鞋，竟然还有金贵的香云纱。月贞婆根本就不缺那几个卖香烛的零花钱，可她却不肯让自己闲下来。好多人经过我三伯家门口，看见月贞婆坐在天井里搓蜡烛，都会劝：

“月贞婆七八十岁的人了，该歇下啦！”月贞婆不理，仍低头搓手中那条长长的红蜡，我坐在小板凳上，替她将印有黄色龙凤的胶纸卷贴在做好的蜡烛身上，然后撕下胶纸，一对活灵活现的龙凤便印在蜡烛身上了。月贞婆说：“好，龙凤呈祥。”我不知道月贞婆为什么爱说龙凤呈祥，但直至许多年后，我还会时常想起那些在我三伯家给月贞婆贴香烛的情景。

这天天气闷热，灰黑色的云朵低压在房子上面，空气似乎也被压得稠密起来了，人的呼吸又腻又燥，两只失了方向的红头蜻蜓，直着薄薄的翅膀飞了进来，在房子里面撞来撞去。月贞婆停下手中的活，望着蜻蜓。我又贴了几对龙凤，蜡烛没有了，我也昂着脑袋望蜻蜓。那蜻蜓真笨，明明进来的门口就是它们出去的出口，可它们就是不知道向门口的方向飞去，非要将圆圆的红脑袋撞在坚硬的墙壁上。

“要下雨了。”月贞婆说。

我说：“我喜欢下雨，下雨后的晚上，可以去田地里照青蛙，阿爸抓青蛙最厉害的了。”

月贞婆望了我一眼，问：“是过河去抓吗？”

我说：“是，河对面的青蛙多，又大只。呱呱，呱呱叫的。”

月贞婆嘴唇抖了抖，目光追随



着那两只经过一阵碰撞，终于找对了方向向外飞去的蜻蜓，慢慢地延伸进外面越来越黑的天幕里。一道白亮的闪电划过，将厚黑的天幕割开两半，轰隆一声，巨大的雷声将沉闷的天空炸开，豆大的雨点噼里啪啦地打了下来，拍打在地面上，溅起一晕一晕夹着泥光的雨花。又一道白光闪过，雷声紧接着炸响，豆大的雨点变成瓢泼的大雨，雨珠连成了雨帘，一串串地挂在屋檐下雀跃跳动，欢快得像在舞蹈。我怕雷声，吓得双手捂了耳朵，忽然想起人说月贞婆下雨天要发疯吃小孩的，更慌了，脑袋埋在两膝间颤抖。月贞婆伸手过来，我吓了一跳，想跳起来冲出去，却浑身绵软，根本就直不起腰，抬不起头。

月贞婆没有发疯，她温和地抚摸着我的脑袋问：“玉丫，你见过九曲河决堤吗？”

我摇摇头，软绵绵的身子竟不由自主地蜷缩起来，往她的怀里靠去。月贞婆身上散发着一股樟脑丸般的味道。

3

月贞婆给我说起的，是在70年前，发生在九曲河源头的一次震天撼地的大决堤。

村里没多少人知道，月贞原来出生在九曲河上游的一条叫刘寨的村子。九曲河的水曾经为月贞的一家，滋养了一季又一季的桑叶与蚕蛹。在成长的前八年，月贞对九曲河基本上是没有印象的，她每天喝的是九曲河的河水，吃的是九曲河的鱼虾，玩的是九曲河的沙子，对于月贞来说，九曲河就像是身体的一部分，是理所当然的存在，因为太熟悉，反倒无所谓印象不印象。月贞八岁那一年的某一天，也像这样的一个暴雨倾盆的天气，那天，九曲河深深地刻在了月贞的印象里，像烙铁一样，刻入了她的皮肉，铭进了她的心肺，从此，甚至乎生，甚至乎死，她都没能忘记九曲河。

那天上午，月贞还和弟弟月亮跑到门前的雨中嬉戏，月贞跑在前面，手里抓着一只比拇指大不了多少的青蛙。这青蛙是月亮在门口的水洼边发现的，却被月贞一手夺了过去，月亮追在后面，哭叫着：“姐姐，把青蛙还给我，还给我！”月贞“哦哦哦”地叫着，不顾大雨，一路向前奔，月亮追不上，干脆一屁股蹲在水洼里，哇哇地哭。母

都沒能忘记九曲河。
九曲河深深地刻在了月贞的印象里，像烙铁一样，刻入了她的皮肉，铭进了她的心肺，从此，甚至乎生，甚至乎死，她

亲穿了蓑衣戴了笠帽，站在门前大声叫：“月贞，不要欺负弟弟。”父亲则走出来，抱起月亮说：“不就是一只小青蛙吗？阿爸一会带你去鱼塘捉。”

月贞是恨父亲的，她不明白，那样的暴雨已经倾盆般下了数个日夜，他为什么还要到鱼塘去？而且他更不该将月亮也带了去。月贞记得，那是黑夜和白昼混沌不清的一天，那个下午，月贞和母亲各拉了个搁在床下的大木盆，慢慢地从房间里移出客厅，客厅的中央有两处瓦片裂了，雨水已经漏满了两个木桶，她们是想用木盆来替换木桶接水。月贞还记得，当时她还抬眼望了望窗外的九曲河，此时的九曲河高高地起伏怒吼，仿佛要漫过河堤溢出来一样，两岸的芦草与竹子都不见了，就剩下一条饱胀的河流，河水沉沉浊浊的，卷着暗黑的漩涡，在倾泻的雨幕中呼叫咆哮。那一刻，一个念头在月贞的脑海里浮了出来——九曲河真满啊！这时的月贞尚不知道，与九曲河连接着的北江水，此时已经被直奔而下的西江水逼得无路可退，被逼托涨起来，已经高得漫过了清远的石角围，使那里的堤围溃决。北江两面的堤坝再也无法承受急剧上升着的流量，巨大的洪水向着九曲河与北江连接的最薄弱处凶猛地撞击而来。突然，石破天惊的一声巨响，宣泄口的大闸被冲破了，一股无法形容的巨大的洪流癫狂了，咆哮着巨响铺天盖地倾注而来，霎时间，席卷了月贞眼前的所有景物。就在那一瞬间，月贞的眼里，只有洪水的黄黑色，耳边是隆隆的巨响。月贞尖叫一声，感觉身体被高高地抛起，又急剧

地坠落，呼啸激荡的声响，使月贞以为身体是一片树叶，被狂风扫落，吹卷，打转，飘忽无踪。仿佛间，她听到了母亲的叫喊：“月贞，爬上盆，爬上盆。”月贞才感觉到，自己的一双小手还紧紧地拽着大木盆，突然而来的洪水并没把木盆从她的手里冲脱。月贞双手紧紧箍着木盆，先将一条腿挣扎着搭上木盆，一个浊浪拍过来，将她小小的身子托起，她顺势跨进木盆，失魂落魄地坐在木盆里，眼前已经是一片混浊的汪洋，她惊得哗哗大哭，呼叫着妈妈。“月贞，用手划水，向左边划。”母亲的声音在旁边响起，月贞向左望去，不远处有个大木盆，母亲的脑袋从木盆下面冒了出来，母亲努力爬上木盆，安慰月贞：“月贞别怕，我们还在屋子里。”月贞环顾了四周，才发现洪水是从大门冲进来，又从后门冲了出去，她家的房子并没有完全塌下来，只是被淹了大半截。

近江靠河的人家，多晓水性，会撑船，农闲时，也常下河捕鱼，所以，一般屋子旁边都会系条小船。月贞和母亲几乎同时想到了系在窗枝上的渔船，她们努力划水，将木盆划到窗边，那条小小的渔船正覆盖着浮在水面上，像半片黑色的瓜子壳，船桨挂在窗上，叶子般摇摆。母亲伸出手去，扳着船沿试了试，没扳过来。母亲皱了皱眉，脱了上身的外衣，用牙齿将衣服撕成条状，一条条用死结连了起来，然后用绳索将两个木盆连起来，让月贞拉着绳索连着盆的一边，她自己将绳索绑着腰身，吩咐月贞：

“拉紧了，我叫收的时候才收。”然后，母亲跨出木盆，潜入水里。月贞

的心脏几乎跳出喉咙，死死盯着母亲下水的位置，过了一会儿，母亲就在小船的旁边冒了出来，此时涌进来的浪已没那么凶狠了。母亲站在水里，一手抓着窗框，一手去翻小船，覆盖着的小船动了动，却没翻过来，母亲又潜进水里，用手和脑袋去顶小船，经过几次努力，小船终于翻过来了，母亲一抹脸上的泥水，回头对月贞一笑：“去救阿爸和弟弟。”

母女俩撑着小渔船，顺着狂湍的水流，在一片茫茫混浊的洪水中飘荡。母亲回忆着自家桑基鱼塘的大概位置，带着月贞在那片洪潮汹涌的水域兜转，洪水太猛，她们只能顺着潮流的方向颠簸，母亲几次想将小船头往回撑，都被洪流打了回头，小船在洪水上歪一歪船身，又被巨浪推着，向前抖出一段距离。母亲急了，回头对着那片有可能淹着丈夫和儿子的水域大声呼叫：“他爸！亮亮！”月贞也跟着叫：“阿爸！弟弟！”母亲的声音是尖利的，叫得声嘶力竭，但是，巨大的洪水发出的轰响雷鸣，一下子就将母亲和月贞的声音淹没。

月贞咬着嘴唇，努力把着船桨，此时的她已经意识到，这汪洋一般的大水里，恐怕只剩下母亲和她还侥幸生存，她必须稳住小船，将母亲送到一个安全的地方。母亲终于叫喊得没了声音，她失神地跌坐在船舱里，小船猛地晃了晃，几乎要将月贞颠飞出去，母亲吓得扑上前，紧紧拽抱着女儿的双腿。天像漏了一样，依然向人间泼着大雨，雨水像鞭子一样，狠狠地狂鞭下来，抽得母女俩浑身疼痛和冰冷。

小船经过一番挣扎，终于被大浪推到一座山的脚边，跌跌撞撞地冲了上去。母女俩一起将小船往山上安全一点的地方拖去，半山腰稀稀疏疏地坐着几个筋疲力尽的人，他们见到月贞母女俩，不约而同地站了起来。雨水依然哗哗地倾倒着，母亲直起腰，抹一把脸上的雨水，在稀疏的人群里找寻了一番，没有她们寻找的脸孔。月贞忍不住，哗的一声哭了。母亲脸上的肌肉僵硬地扭动了几次，然后毅然回身，拖着小船往山下拉去，有几个男人冲上来，拽着母亲叫：“你疯了？不能回去！”母亲像疯了般扭动着身体，狂叫：“我的老公和儿子都还在水里啊！”但男人们却不让母亲再次下水，他们拖着母亲和小船往山上拉，人们将母亲拖到一处比较安全的地方，放开她。满山坡都是湿滑的泥泞，母亲跪在泥泞里，茫然地环视着那些和她同样衣冠不整、满脸悲伤的人们。暴雨倾盆，四周暗灰一片，突然一阵雷声轰隆，似要开了天，似要劈了地。母亲举头对着天，狂吼了一声：“老天爷啊！”

雨，终于歇止了；天，终于开晴了。但洪水仍然未退，上游不断有洪流涌进九曲河。大人们划了小船，到附近寻找其他生存者，剩下小孩们留在山上。月贞抱膝坐在山腰的一块石头上，盯着山脚下泥黄色的洪水，洪水一圈圈地打着旋儿，不时带来半撇肢解得剩下竹竿的房架，也带来稻草、衣物、床板和台凳，更多的是带来猪、狗和人的浮尸。母亲和其他大人每天都能打捞起许多具肿胀了的尸体，但没有一具尸体是属于刘寨村

的。大家心里明白，村里不幸被洪水夺去生命的人，他们的尸体一定是漂向九曲河的下游，漂向那个叫广州的大都会了。但他们还愿意将这些非亲非故的尸体捞起来，埋在山顶的一棵老桉树下，下葬时，大人们都会对着这些尸体说：“安息吧！这里是大水永远也淹不到的！”

“给！”刘水生将一个小小的番薯递到月贞的面前。尽管肚子很饿，但月贞连眼皮也没有抬一下。水生在月贞的身边坐下来说：“我看你整天都没吃过什么东西了。”

月贞问：“洪水会退吗？”

水生说：“当然会退的。大人们都这样说。”

月贞盯着水面，不说话。水生14岁了，是村头大力伯的二儿子，洪水来的时候，他和大力伯刚好在山上给自家的红薯地挖土排水，突然，父子俩看见大雨滂沱中，北江像条奔涌狂怒的巨龙，咆哮着冲破堤坝，瞬间将刘寨村淹没了，将九曲河吞并了。父子俩丢了铁锹，扳了几根手腕粗的树干绑一起，拖到山脚下，不时有人被洪流裹着，像树叶般翻卷着向山的这边漂来。在洪流前面，人是多么的渺小啊！那些溺水的人在洪流里浮沉，所感受到的，是末日到来的压抑、苦痛、窒息和绝望，但当他们的手碰到向他们伸过来的树干时，生的希望又点燃了。

“吃点吧！”水生说：“你必须要点东西的，我阿爸说已经死了那么多人了，我们不能再死人的。”

月贞低头望着那个洗净了的番

薯，泪水不觉盈满了眼眶。月贞低头咬了一口红薯，真甜，这是她吃过的最甜的红薯。水生望着她笑了，那笑，也是月贞见过的最温暖的笑容。

当说到这里时，月贞婆的脸上不由自主地浮起笑意，似涟漪一样荡开。我偷偷从她的臂弯里探头出来望了她一眼，她干灰的嘴唇恰好甘甜地吧嗒了一下。我忍不住问：“那后来呢？洪水总会退的吧？”月贞婆点点头说：“是呀！洪水总会退的。”

4

洪水终于慢慢地退去，月贞和水生们又回到刘寨村。此时的刘寨村和九曲河两岸的所有村庄一样已经不成村了，一场洪水，将九曲河两岸冲洗得一干二净，房屋被摧毁，家什都被冲走了，目之所及，都是断垣残壁，一片荒芜，原本生机勃勃的九曲河两岸，此时黄浊一片，死气沉沉。母亲带着月贞来到自家的桑基鱼塘前，原本围起来的鱼塘塌下去了，剩下浅浅的一滩浊水，有些来不及跟洪水退去的小鱼小虾，在水洼里不知死活地弹跳着。未被洪水带走的桑树，病怏怏地斜歪在塘基上，原来在塘基上，父亲还用竹子和稻草搭了一间棚子的，现在棚子也被冲走了，剩下四根光秃秃的竹柱。母亲蹒跚着走过去，抚摸着竹柱说：“冲得那么彻底啊？真的连一点的念想都不给我留下？”

母亲折了六根树枝，捏上湿土，拉月贞跪下来，向着九曲河延伸而去的方向磕了三下头，母亲说：“她

爸，我要带月贞走了，你如果在天上有灵，听得到我说话，就替我照顾好亮亮，他是个男孩，调皮捣蛋，你别恼火他，不要在天上了，还整天打他啊！”

月贞听得母亲这样说，一家人在一起时的点点滴滴幸福时光又在眼前浮现，忍不住一阵心酸，泪水涌了出来。

母亲拉着月贞踩着一路的泥泞往东走去，月贞问：“妈，我们去哪里？”

母亲说：“你阿爸和弟弟没有了，家也没有了，妈听讲，长岐那边有人要去南洋，我们也去南洋吧！”

月贞问：“南洋有多远？阿爸和弟弟要是回来找不见我们怎么办？”

母亲说：“南洋是很远的地方。你阿爸和弟弟要是还能回来，就定能找得着我们的。”

月贞问：“阿妈，南洋有洪水吗？”

母亲举头望着遥远的南方，南方的天空，蓝灰一片，母亲说：“不会的，那边没洪水。”

母女俩又向东走了一段，忽然身后有人呼叫：“月贞妈，等等。”

她们回头，大力伯牵着水生的手踏着泥泞追了过来，大力伯气喘吁吁的，说：“带上水生吧！”

母亲说：“那你呢？那闸口那么薄，洪水还会来的。”

大力伯说：“我不走了，我还得，还得去找一找水生他妈，洪水来就来吧！”

大力伯说着，从内衣的口袋里

摸出几个“袁大头”塞进母亲的手里，母亲默默地接过银元，一手拉着月贞，一手拉着水生，沿着那条踩满了脚印的泥泞小路，慢慢地向东走去。太阳高高挂在东边天靠南的位置，散发着淡白的光，大力伯追送了一程又一程，大家都沉默着，没有任何别离的话语和泪水，只是一步步地向前走。终于，大力伯停下了步伐，不再送了，他目送着三人在太阳下渐行渐远的身影，忽然大喊了一声：“水生，要返来啊！”

水生猛地站住身子，回头应了声：“阿爸！”母亲和月贞都停下来等他，他又坚毅地回身，拉起月贞的手，大步向前走去。

三人向着东一路走去，沿途不时有挎着布包裹着蓝色头巾的妇女加入行走的队伍，她们都是一脸悲戚，紧抿着嘴唇，沉默地向太阳升起的方向迈开沉重的步伐。

月贞问：“妈，大力伯为什么不跟我们一起走？”

母亲说：“散了的人总会寻回来的，总要有个人留下来守住家啊！”

月贞偷眼望了望水生，只见水生嘴角一阵抽动，泪水就滑了下来，但他的拳头，却握得紧紧的。

雷雨不觉歇停下来了，我赤脚跑到窗前，踮起脚望窗外，被洗得干干净净的天空青得发蓝，一道有七种颜色的桥横跨在天际，好漂亮啊！隐约，还听到村边自留地里青蛙或蛤蟆的呱呱鸣叫。我回头兴奋地叫：“婆婆，天上有桥呢！”月贞婆笑道：“那是彩虹！”她走到我身边，望着彩虹愣了一会，才说：“玉丫，回家去吧，你阿爸和阿妈过河回来见不到你会着急的。”我不情愿地“哦”了一声，扭着身子不愿意离开，月贞婆说：“今天就讲到这里了，明天早点来，婆婆继续同你讲。”

第二天，我吃过午饭，趁父母不注意，一溜烟就跑到我三伯父家，我三伯父和三伯母刚好扛着铁锹出门，我三伯母见到我，哑哑地笑着，还摸了一下我的头，然后指指自己的嘴巴，又指指坐在客厅中间的月贞婆，意思是让我问她要糖果吃。我擦一把嘴角的口水，没擦干净，口水还淋漓漓地挂在下巴上，月贞婆将一根搓好的红蜡烛递给我，说：“先来个龙凤呈祥吧！婆婆再给你吃的，你边吃边听婆婆讲话。”我乖乖地接过红蜡烛，蹲坐在月贞婆

默地向太阳升起的方向迈开沉重的步伐。
三人向着东一路走去，沿途不时有挎着布包裹着蓝色头巾的妇女加入行走的队伍，她们都是一脸悲戚，紧抿着嘴唇，沉

脚边的小凳上，然后郑重其事地贴塑料纸。月贞婆瞄了我一眼，从怀里掏出两个糖果，飞快地塞入我衣服上的小口袋里，我的心里一阵狂喜，口水就更丰盈了。屋内只有我和月贞婆，很寂静，月贞婆用她粗大干裂的双手慢慢地搓着红蜡烛，似乎陷入了深深的回忆里。我不敢高声说话，不敢发问，甚至连呼吸都轻柔起来。我害怕自己的一个轻微的动作，就会打破月贞婆的沉思，惹她生气了，她怒起来会将我口袋里的糖果要回去。我乖巧地贴着塑胶纸，将一对对的龙凤呈祥印在红红的蜡烛上。

这时，太阳已经有点偏西了，西边有幕黑沉沉的厚云渐渐强大起来，它一点点地拉升着，慢慢向太阳遮掩过去，日光逐渐地暗淡，但闷热却炽起来了。这是广东特有的雷雨天气，入夏后，那雷雨几乎每天都在午后准时到来，成规律了。月贞婆就是在这个样的一个个夹雷带电的下雨的午后，细细碎碎地给我讲她在新加坡的点点滴滴，她时而叙述，时而感叹，时而落泪，那些与她有关联的事情，都闪烁在她回忆着的讲述中。我似乎看到了一颗颗圆润的珍珠，被一根透明的线，连起来了。

5

那个大胡子的“水客”大声地吆喝着：“快点交钱啰，交钱啰！大鸭家马上开来啦！”

母亲紧握着月贞和水生的手，咬着嘴唇站在人群的最后面，他们不

明白“大鸭家”是什么。他们忐忑地望着大胡子，那张黑里透着红的脸，在大胡子的包围下透出一股凶狠。有人从最里层的衣服里，掏出一把银晃的银元交到他手上，他便将一张盖着红色印章的船票交给那人，拿到船票的人，多日以来阴霾的脸孔，终于绽出一朵释然的笑。当大胡子来到月贞他们跟前时，母亲也自觉地撩起衣服，解下绑在腰间的钱袋，将里面的银元全数倒在大胡子肥厚的手掌上。大胡子挑起眉毛望了母亲一眼，低头点了点手中的银元，说：“不够啵！每人二十元，三人六十元，还差二十八元。”

母亲弯下腰，低着眉说：“有工做后，再还上，行不？”

大胡子深深地挖了三人一眼，问：“都是你儿女？”

母亲说：“是啊！他们的阿爸，被大水冲走了，家也被冲走了。”

大胡子从腋下抽出一卷发黄的纸和一支毛笔，将毛笔在舌头上舔了舔，问：“叫什么名字？”

母亲说：“我叫卢阿香，儿子叫刘水生，女儿叫刘月贞。”

大胡子歪歪斜斜地在纸上写下：卢阿香，欠钱二十八元。仔刘水生，女刘月贞。然后，他将三张船票递过来，恶狠狠地说：“从你们第一个月的工资里扣！”

母亲忙拉着月贞和水生哈着腰答应。

“大鸭家”原来就是英国人经营的渣华轮船公司的货船，船号均以鸭家（apcar）为名，所以就有了“大

鸭家”的称谓。

母亲带着月贞和水生，随着挤攘攘的人群，走上了“大鸭家”。“大鸭家”上面，站了不少穿着西洋服饰的男男女女，有黑眼睛黄皮肤的中国人，也有卷发钩鼻蓝眼睛的外国人，看到这群衣衫褴褛的妇女走上船时，都掩了鼻子远远地躲开，嘴里叽叽咕咕地发出不满的声音。

月贞低头跟在母亲的身后，甚至听到了背后水生沉重的呼吸，她不敢抬头望船上的景物，将头压得低低的，从大家厚重的脚步声中，月贞判断，走在前面或跟在后面的人，都像她一样，将头压得很低很低，大家都有种莫名的害怕，或许，这就是邋遢在光鲜面前的颓废；或许，这就是卑微在尊贵面前的逃离；又或许，这就是茫然无根者在踌躇满志面前的软弱无力。

月贞看着自己的脚尖，从船板上，一直向下迁移，下了一层又一层的甲板，拐过一个又一个的船舱，终于在一个黑暗的，充满了酸馊腥臭味道的夹层里停了下来。月贞抬头望了望四周，四周一片昏暗，只有憧憧的人影，她听见有人小声地嘀咕：“这是最底舱了。”于是她便知道她和母亲和水生在“大鸭家”的最底舱，今后的七日七夜，她将要和母亲、水生，以及这群被灾难驱赶而聚集在一起的妇女们，共同在这个昏暗矮窄，充斥着恶臭的底舱里吃喝拉睡。她们将会在这个底舱里，幻想着那通往南洋的梦，那梦想是那样的贫乏而简单，只为不用再遭遇洪水，只为填饱

肚子。那时，月贞还不懂得什么是患难与共，她靠舱壁坐下，左边坐着母亲，右边坐着水生，两人的手紧紧握着月贞。大胡子和两名水手抱了几卷草席进来，招呼大家一人领一张，月贞领了草席，抱着草席往回走时，有个比她高一个脑袋的女孩也抱着草席靠过来问：“喂，你家里怎么连男孩子也带上船啊？”

月贞不解地望着女孩子，女孩子说她叫叶带娣，叶岗村来的。她说：

“别人都是男人留在家里，女人出去赚钱寄回去养家的啊！”

八岁的月贞不晓得该怎样回答叶带娣的说话，便低了头，急急脚走回自己的位置，铺开草席坐下。水生向她靠了过来，她忙往里面一缩，躲开他，水生不解地望着月贞，问她怎么了，月贞听到肚子咕咕地叫了起来，她说：“我好饿啊！”

同在一个底舱里，人们很快就熟悉了。月贞不但认识了比她大六岁的叶带娣，还认识了从大塘来的毛二娇，叶带娣和毛二娇年纪相当，她们都喜欢带着月贞到上等舱去讨饭吃。挤在底舱的人，几乎都和月贞一样，将身上所有的钱物交给大胡子了，在

“大鸭家”上的七天七夜，她们没有钱物去换食物，饿得实在受不了时，便偷偷爬上上面的上等舱，一手捏着船票，另一只手弯成碗状，怯怯地向上等舱的船客乞讨。也有人是一手拿船票一手拿碗的，碗多是从家里带过来的，想来他们都预备了，在南洋寻梦的日子里，可能有那么一天，梦想被残酷的现实破灭，便要拿起这个破



广东三水景区荷花世界内的“红头巾”雕塑

碗出卖尊严去乞讨。

月贞也和其他人一样，爬到上等舱去乞讨，她算是幸运的，或许那些住在上等舱的船客们可怜她那么小，只要她伸出乞讨的小手时，或多或少会给她一点食物，有时会是半个夹着奶油的面包，有时会是一块发硬了的米饼。水生却没她那样幸运，男孩子总是比较难丢下脸面向人摊开手要吃的，而且，上等舱的船客似乎也不乐意施舍食物给这个高个的男孩。讨不到吃，水生便躺在草席上，不再上上等舱去，将手反压在脑袋后，眼睛盯着灰黑色的生着霉点的甲板，不声不吭，任由肚子咕咕地响。月贞每次讨到食物后，都会第一时间跑回底舱，

把讨来的食物扳开两半，送一半到水生面前。水生转动眼珠望着月贞，摇头说：“不饿。”

月贞说：“蛋糕没你的红薯甜，但能使你的肚子不咕咕响。”

水生便笑了，接过月贞递过来的蛋糕塞进嘴里。

对于月贞和其他劳工来说，饥饿固然可怕，但最可怕的却不是饥饿，而是直面死亡的威胁。尽管她们都经历过水灾，也遇到过大大小小的瘟疫与死亡，但她们都从未觉得，死亡是那么近。

那么多人挤在矮窄、密封、肮脏、潮湿的船舱里，终日昏天昏地的，瘟疫来得一点征兆也没有。很多

人都晕船，吐，叶带娣的母亲也晕船，也吐，她整天靠在角落里，吃叶带娣讨回来的食物，但食物还未来得及进胃，又连着黄色的胆汁一起吐了出来，叶带娣一次又一次地将她母亲的呕吐物捧到船舱外倒进大海。吐了三天后，叶带娣的母亲实在没什么可吐了，便软绵绵地歪在草席上，长一声，短一声地呻吟，她几乎不能吃东西了，只能喝点儿水，她对给她喂水的女儿说：“我饿得浑身都没力气了，爬都爬不起来了，我快要死啦！”

叶带娣说：“你只是饿，我去给你讨吃的来。”

月贞跟着叶带娣到上等舱去，叶带娣问一个正在吃牛排的洋人要吃

的，洋人摇着脑袋说：“No, No！”叶带娣便跪了下来，低着头不肯走。洋人没法子，唯有将一小块牛排拨到她的破碗里。月贞跟着叶带娣进到上等舱船客的房间，她们齐齐跪在一个穿着西装的中国男人面前，那男人嘿地笑着，捏着叶带娣的下巴看了一会儿，然后将手一直往下摸去，月贞看见叶带娣高瘦的身子不停地抖动着，突然觉得很害怕，哗的一声哭了起来。那男人觉得扫兴，将手从叶带娣的胸部收了回去，随手丢给叶带娣一块夹着火腿的面包，说：“下次你一个人来。”

叶带娣抱着饭碗，拉了月贞飞一般跑回底舱。底舱里围了一群人，大胡子在人群中大声地叫嚣着：“她不是普通的晕船，她是得了瘟疫，得赶快丢进海里！”大家没有反驳大胡子，只是密密地连成一堵人墙，不让大胡子们将叶带娣的母亲抬出去。月贞和叶带娣钻进人群里，大胡子和两个水手戴着白色的口罩，在叶带娣母亲面前又叫又跳地骂：“被上等舱的洋人知道了，你们全都要扔下海喂鲨鱼的！”

叶带娣的母亲微瞪着眼，无神地望着大家，年幼的月贞在这空洞无神的眼光里，看到了叶带娣的母亲求生的欲望是那样让人胆寒心碎，她不由打了个寒颤。大胡子声嘶力竭地说：

“瘟疫是最容易传染的，如果不将她送出去，到时得病的不止是她，还有你们！”

大家都不做声。叶带娣扑跪到大

胡子的面前，哀求他不要将她母亲丢到大海里，她说她母亲只是饿坏了。说着把火腿面包往母亲的嘴里塞，母亲努力地嚅动嘴，却无法将面包嚼碎吞进肚子里，反倒被噎出一阵惊涛骇浪般的咳嗽，一口暗红的血痰从她的腹腔喷了出来，惊得大家霎时避开。

叶带娣呼叫着辩解：“这是番茄酱，是番茄酱！”

大胡子叫嚣着说：“看看吧！看看吧！到新加坡还要四日的时间，你们这些贱命的，不将她送出去，你们就等死吧！”说着便转身回上面舱去，将出门时，回头吩咐两名水手说：“以后不可以给她们到上面去乞讨了，要是将病传给上等舱的客人，我们就都活不成了。”

大胡子走后，那两名水手逃也似地跑出了底舱，离开时，他们还不忘“砰”地将底舱门关上。

有两名妇女走上去拉门，门牢牢的，纹丝不动。大家你眼望我眼，不知如何是好，不知谁轻轻地说了句，看来我们不被闷死也会被饿死的。人群便慌乱起来，很多人都冲过来，拼命地摇着铁门，呼叫着“放我们出去，放我们出去”。但外面的人却似石雕般，丝毫不为所动。母亲紧紧地将月贞和水生拥在怀里，低声说：“无论如何也要活着到南洋去！”

慌乱的人们突然安静了下来，月贞抬起头，看见大家一脸愤恨地一步步向叶带娣的母亲走过去，叶带娣吓得挡在母亲的前面，不停地向大家磕头，哭着说：“那是番茄酱，番茄酱

啊！”看着人们向她们步步逼近，病人气若浮丝地说：“不能因我害了大家，带娣，让开。”

叶带娣哇的一声放声大哭，慌乱地叫着：“妈，阿妈！求求你们啦，求求你们啦！”大家最终没将叶带娣的母亲送出去，只是满脸怨恨地离叶带娣母女远远地坐着，目光像刀子一样又冰又冷地注视着她们。

天很快就黑下来了，舱底就更黑了，简直就是伸手不见五指。月贞被一阵沙沙的声音惊醒，她惊慌地靠在母亲的怀里，看见叶带娣的母亲趴在黑暗中，身体一点一点地蠕动，她身下的布衣娑娑地响着，似什么东西在垂死地呻吟，慢慢地向底舱的门口爬去。除了叶带娣，其他人都醒着的，却没人做声，一双双眼睛像萤火般在黑暗里闪烁着，叶带娣的母亲爬到门口，轻轻地敲打着舱门，那个守夜的水手轻轻地开了门，月贞看着叶带娣的母亲努力蠕过舱门，一股莫名的恐惧涌了上来，是人与死亡直面的恐惧，她感觉到母亲抱着她的手越收越紧。

大家看着叶带娣的母亲爬上甲板，慢慢地扶着栏杆站了起来，又看着她摇摇晃晃地跨上栏杆，没有一个人愿意在这个时候说话。哭得昏睡过去的叶带娣突然醒来了，她摸摸身边，不见了母亲，大呼了一声：

“不！”整个人像猎豹一样扑了出去。她的母亲听到了叫声，慢慢地回头望了她一眼，说：“攒了钱，记得寄回去供细佬读书啊！”然后毅然地

回身，一弓，一跃，便沉甸甸地堕入黑茫茫的大海里。叶带娣从后面扑上前，伸出手，大张着，却没能拉住母亲。只听见“扑通”一声，万籁平静，大海又只剩下风声，叶带娣手里握着的，只有一团虚无的空气。叶带娣疯了般向栏杆爬上去，水生一个箭步冲上前，死死地拉着她，叶带娣哭叫着，撕打着水生，骂：“你为什么不拉我妈妈啊？为什么啊？”说着，悲极的叶带娣突然一口，狠狠地咬在水生的手臂上，痛得水生“噢”了一声，眉毛都耸起来了。叶带娣的哭声很快便被海浪的呼啸声淹没了，众人帮水生将叶带娣从栏杆上架了下来，拖回底舱，月贞伸脑袋出来偷看叶带娣，只见她像死去了一样，直直地躺着，一动也不动。月贞浑身颤抖，好冰冷啊！她抬头望了望母亲，低声说：“阿妈，那包子是夹着番茄酱的。”一滴泪水从母亲的脸上打了下来，母亲摸摸月贞的脸，说：“月贞，最好把今晚忘记了。”

6

七个日夜过去后，“大鸭家”终于在新加坡红灯码头靠岸了，大家听说要靠岸了，都非常兴奋，有人手舞足蹈，喋喋不休地说着：“终于到啦，终于到啦！”有人趴在舱门口，努力将脖子探得似鹅的样子，贪婪地看着那陆地上的景物。甚至有人兴奋得情不自禁地掩面痛哭。待上等舱的船客都下船以后，大胡子才来开底舱的闸

很多人都是冲过来，拼命地摇着铁门，呼叫着「放我们出去，放我们出去。」但外面的人却似石雕般，丝毫不为所动。

门，吆喝大家排成一列跟在他身后，大家顺从地排成一列，低头跟在他的后面，缓慢地向船上走去。岸上站着几个肥胖的穿着花裙子的“洋鬼婆”，她们看见船靠岸时，就兴奋地指着船，叽里呱啦地叫嚣着什么。待大家的双脚真的着陆了，踏着实地的时候，大家才发现，“洋鬼婆”们的脚下都放着一桶液体，手中都拿着一个木瓢。大家心里非常纳闷，是不是这些“洋鬼婆”为欢迎劳工们的到来，专门备了吃喝在等候呢？大家胡乱猜想着，突然，一阵瓢泼液体，仙女散花一样从天而降，兜着大家的头顶，冷冰冰地洒下来，大家的鼻子里，马上钻进了一股刺鼻的硫黄味，硫黄水来得那样突然，而且是几个木瓢同时泼下，大家毫无心理准备，不少人被当头淋个正着，呛鼻的硫黄把大家都呛得好一阵咳嗽，呛得厉害的人，弯着腰，咳嗽得几乎跪地上了，被硫黄水淋得湿透了的衣服贴在身体上，硫黄迅速肆意地侵蚀人的肌肤，又痒又烧又痛，有如万虫噬咬。

大胡子回身驱赶着不停咳嗽的人们，说：“给你们消毒。快点走吧，到了牛车水，我就算将你们送到地方了。”听到牛车水这个名字，大家似乎又来了精神，直起了腰，熟悉的都三三两两地靠在一起，相互搀扶着向前走去。月贞看见叶带娣挎了个皱巴巴的包，嘴巴紧抿着，下巴抬得高高地一个人行走，她拉着母亲和水生走过去，叫了声：“带娣姐！”毛二娇听到月贞的叫声，也讨好地凑过去，说：“带娣，到了牛车水，有落脚的地方了，我睡你隔铺！”叶带娣眼睛直视着前方，理也没理他们，一扭身子，加快脚步，冲到人群前面去了。

牛车水是新加坡的华人区，也就是现在我们所谓的唐人街，一般从中国过来的劳工，都爱在牛车水附近的街道居住，当时牛车水附近的豆腐上街、松柏街、长泰街、余东旋街和海山街等就是著名的华人贫民集居地，因此，尽管这些街道都有着响亮的名字，而且，街上终日人头涌涌，似是一派繁荣兴旺的景象，但它们却是新加坡名副其实的贫民窟。在这里，你能够看见的，是一撇撇灰黑、残旧、腐朽、拥挤的骑楼，这些破旧的骑楼一般都有个拱形的木门，门上面多贴着被海风撕咬得七零八落的关公门神，楼角上都挂着一串已经暗红的灯笼，这是用来给晚归的劳工们照明的。

大胡子带着大家来到豆腐上街的一间只有两层的骑楼前面，停了下来，有个干瘦的女人从里面打开门走出来，眼神冷漠地扫了大家一眼，便侧身让大胡子进去。房子里面的光线不好，大家好不容易才适应了，房子里面迎接众人的，是一溜长长的上下分层隔开的床铺，只十几块黑得发亮的木板拼在一起，上面铺了张草席。大胡子说：“今后你们就住在这里了，一个铺位月租是一块钱。”大家“哗啦”一声分开，各自占了自己认为满意的位置。月贞她们走在后面，占不到位置，那个干瘦的女人便带着她们剩下的人走上二层。二层没一层那么宽敞，但二层干爽，光线足，也像一层那样，用木板拥挤地分隔了一个个铺位。母亲拉着月贞走到一个靠窗的铺位上，水生也跟了过来，干瘦女人尖着声音叫：“怎么还有个男的？”

大胡子说：“好姐，这个是她的儿子呢！”

好姐用狐疑的眼光盯着水生看了很久，才说：“怎么看也不像。”

母亲忙说：“他像他阿爸！”

好姐摇头说：“都长喉骨儿了，是儿子也不可以住这里啦！”

大胡子为难地向月贞母亲摊开手说：“好姐是房东，她不同意我也无办法了。”

母亲哀求说：“求求你了，好姐，他们的阿爸已经被大水冲走了，我们一家人，再也不能分开了。”

好姐坚持说：“不行不行，这里住的全是刚长身体的女孩子，要是出了丑事，我这房子还租得出去咩？大胡子，你在附近给他找个住点吧！”

水生羞红了脸，低下头用刚变声的声音说：“阿妈，我还是住别处吧！”

母亲没有办法，无奈地看着大胡子将水生带走了。

故事远未结束……

侨联组织在社区

文 | 《华夏》记者 祥子

自2012年起，广州、深圳、中山、江门、清远、肇庆、惠州、佛山等地的许多社区门口多了一块牌——“广东侨界人文社区（示范点）”。当地居民特别是侨界群众对这块牌特别珍惜，说起来更是一脸的自豪，因为这是由广东省侨联授予的荣誉，也是对社区人文环境的高度认可。

广东是全国最大的侨乡，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占全国一半，侨联组织数量也占全国将近一半，7000多个侨联组织遍布全省，有省、市、县（区）、乡镇（街道）、村（社区）、村（居民）小组六级侨联组织，其中5000多个在基层社区。基层社区贴近侨界群众，一直都是各级侨联的关注重点。2012年，广东省委、省政府拉开宜居社区建设的序幕，广东省侨联结合侨联工作实际，提出在侨界群众聚居的地区创建侨界人文社区的工作思路，把创建侨界人文社区作为参与社会建设的切入点，突出侨联组织在社区发挥的作用，努力营造尊重人、关爱人、服务人、教育人、凝聚人的社区环境，以人为本，注重社区人文精神的塑造，逐步完善服务设施，通过服务这项社区龙头工作，经常组织有针对性的活动，方便居民获得生活、医疗和文体服务。

侨界人文社区在广州启动

2012年8月，广东省侨联到广州市从化区城康村进行了多次走访和调研，在城康村举行了创建侨界人文社区启动仪式并为城康村授牌。在城康村，广东省侨联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了探索和尝试：一是引导社会力量建设村级社会管理服务中心。广东省侨联动员组织侨资企业家、侨界爱心人士捐资在当地建设了一个村级社会管理服务中心，引导村里建立规范的资金使用和慈善信



2016年11月24日，中山市民生社区在沃尔玛商场门口举办了2016年“守望邻里 关爱侨眷”
邻里互助会年终表彰暨广东侨界人文社区文艺表演活动



2016年7月28日，惠州首个广东侨界人文社区（示范点）在博罗县杨侨镇朝田办事处举行，中国侨联副主席乔卫参加揭牌仪式

息反馈等制度，改善了村民实施自治管理和服务村民的硬件设施和条件，一般事项村民都能方便地在中心享受“一站式”服务，满足了村民的需求，也提升了村民对政府工作的满意度。二是建立规范化、常态化的志愿服务队。广东省侨联发动医疗、科技、法律等方面的专业人士组建专业服务队，并与从化侨联、团委和高校等组织合作建立青年志愿服务队，同时制定了相应的志愿服务制度和工作计划，并争取各方资金为长期的志愿服务提供经费保障，引导社会力量有序高效地扎根农村、服务农村，携手南洋理工职业学院志愿者团队暑假期间到城康村进行为期10天的“三下乡”活动，开展了支教、探访、文体表演、送医下乡等活动。三是建立人文服务站开展各类服务活动。广东省侨联发动侨界社会力量筹集了一批图书和电脑，为城康村捐建了文化室，订阅与村民日常生活相关的各类报刊书籍。在社会管理服务中心开辟人文服务站，作为开展各项服务活动的固定场所，既有慰问孤寡、学习辅导、文艺表演等日常志愿服务，又有法律咨询、科技指导、义诊、心理咨询、文化讲座等不定期的专业志愿服务，村民之间“互信互助、友爱和谐”的风气蔚然成风。作为首批创建试点，城康村支书认为，人文社区创建的目的就是把先进的理念、文明带给城康，这是城市与农村的交流，能引起全社会对城康村的关注，甚至是对

农村的重新认识，会影响农村发展观念的重塑。

侨界人文社区在中山盛开

2013年，中山市侨联把创建侨界人文社区工作与中山市“秀美乡村”建设的工作部署紧密结合，发动全市各级侨联组织和直属团体共同参与，通过设立“侨界人文社区建设”网站专题、下乡调研等渠道加大创建工作的宣传力度，连续两年大力推进创建工作，东区花苑社区、南区北台社区、小榄新市社区、五桂山桂南村、三乡古鹤村、火炬开发区联富社区、中山港社区，东区东裕社区、石岐区民生社区、西区长洲社区、南朗翠亨社区、沙溪龙瑞村等12个社区被授予广东侨界人文社区（示范点）牌匾。中山市侨联与相关镇、区党委政府加强沟通协调，建立市、镇、社区三级创建工作领导小组，上下联动、合力推进，协调团委、妇联、社会事务局等部门的力量共同参与创建工作，在创建过程中自觉深挖和弘扬侨乡文化，发动归侨侨眷、海外侨胞、港澳台同胞热情参与，牵线港澳乡亲捐助修缮历史建筑，合作策划华侨文化展览和挖掘侨史资源，并推动社区组织惠及侨界群众和居民的公益、慈善、文化活动。花苑社区建立“志愿管家”项目，引导群众自治，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梁杰康、李杏珍、林秀成等多名归侨成为优秀志愿管家；北台社区设法盘活侨捐资产，将具有80多年历史的原曹边学校（侨捐建筑）改建成社区文化室、社区书屋、村史展览室；翠亨社区充分发挥孙中山故乡的名人效应，积极配合全市规划，努力建设华人华侨精神家园，民生社区将困难归难侨资料登记入册，经常性走访慰问归侨侨眷，切实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在中山市各级侨联组织特别是社区侨联的努力下，侨界人文社区在中山盛开，创建工作初见成效，整体呈现良好发展的态势，获得了社区居民的一致称赞。

侨界人文社区在全省推广

侨界人文社区建设得到了中国侨联和省委领导的充分肯定和支持，广东省侨联决定扩大试点工作范围，在江门、深圳、清远、肇庆、惠州等地分别选择有意创建的社区，探索完善试点作品内容，向全省侨联提出了“创建侨界人文社区”的倡议，改变以前亲自参与的方式，按照“以人为本、环境舒适、配套完善、文明和谐”的总体目标，结合“基

层组织建设”“侨胞之家”建设等侨联工作重点的要求，鼓励各地侨联基于侨乡文化底蕴深厚、华侨资源丰富等优势，与社区现有的工作特点相结合，进行进一步的总结和拓展，促进社区在达到“宜居社区”水平的基础上，突出“侨”元素，引导侨界群众自我管理与服务，鼓励和支持他们以志愿者等多种形式为社会服务，引导侨界群众自觉学法、守法、用法，倡导履行社会责任，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树立侨界文明形象。

2012年12月，江门蓬江区范罗岗社区、新会菱东社区挂牌。2013年1月，深圳市南山区招商街道沿山社区挂牌。2015年8月，清远市清城区清华社区挂牌。2015年12月，肇庆市高新区将军岗、正隆、城区、龙湖、一村五个社区挂牌。2016年7月28日，惠州市首个侨界人文社区示范点在博罗县杨侨镇朝田办事处挂牌，中国侨联副主席乔卫亲自揭牌，同时指出，侨界人文社区建设是侨联工作的一大创新举措，不仅能充分发挥基层侨联组织的凝聚力，还能极大丰富基层侨界群众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2017年1月，佛山市禅城区张槎街道纯阳社区、禅城区祖庙街道同安社区、高明区荷城街道中山社区、南海区九江镇儒林社区、三水区南山镇漫江社区、顺德区乐从镇路洲村等6个社区挂牌。几年来，全省成功创建并挂牌的“广东侨界人文社区（示范点）”共有29个。侨界人文社区创建工作得到中国侨联高度重视，中国侨联林军主席、康晓萍副主席先后到中山、江门等地侨界人文社区调研、考察，赞扬侨界人文社区工作贴近基层侨界群众，有创新有特色，充分体现了侨联组织的群众性特点。中国侨联派调研组专程到广东省调研侨界人文社区创建成果，形成专项调研报告，作为广东特色工作向中央书记处报告。

侨界人文社区建设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对基层社区而言，创建侨界人文社区是提升人民群众幸福感，强化社区软实力的工作举措，是由各级侨联组织和社会各界力量共同努力的一项民心工程。各级侨联组织特别是社区侨联紧密联系侨界群众，他们在社区建设中发挥了侨界应有的作用，侨界人文社区将为社区建设特别是侨界群众聚居的社区建设起到示范性作用，带动所有社区建设美好家园。

2017 广州两会胜利闭幕 海外华侨积极建言献策

文 | 广州市侨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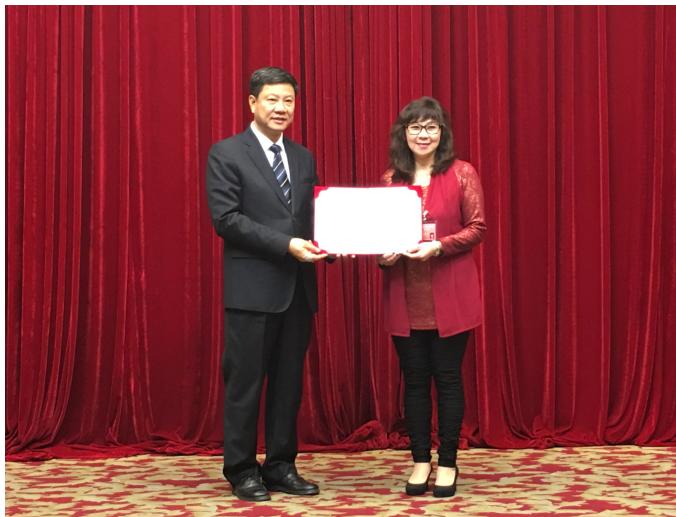


广州市侨联领导与海外华侨代表合影

2017年1月4日至10日，广州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三届广州市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白云国际会议中心召开。广州市侨联推荐的陈玉玲、阮黎少芬、韩锐等8位海外华侨代表列席市人大会，元永佳、梁国尧等6位海外华侨代表出席市政协会议并被聘为十三届市政协台侨事顾问。随着中国融入世界事务的深度和广度不断提升，海外6000万华侨华人同胞的命运越发与祖国相连。此次广州两会邀请的14位海外华侨华人代表来自6大洲9个国家，涉及面广，更是全程参与，充分体现出了这一新形势、新特点。

1月4日晚，广州市第十五届人大第一次会议荣誉市民、海外华侨预备会议在东方宾馆召开，广州市侨联梁瑞冰主席及海外华侨代表受邀参加。市人大常委会陈建华主任等领导亲切接见海外华侨，为与会代表逐一颁发邀请列席广州市第十五届人大第一次会议荣誉证书，并就广州作为国家重要中心城市、创新中心城市的建设发展等议题与列席代表进行交流。

1月4日，广州市政协十三届台侨事顾问聘任仪式暨第一次全体会议在白云国际会议中心举行。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广州市政协候任主席刘悦伦出席会议，并向新任的20名台侨事顾问颁发了聘任证书。即将离任的广州市政协主席苏志佳提出了“四有”要求：有理想、有责任、有激情、有作为，希望台侨事顾问身体力行地建言献策，认真履行好新的使命。



广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建华（左）为新西兰广东同乡会会长阮黎少芬颁发证书



广州市十三届政协主席刘悦伦（右）为肯尼亚广东总商会会长刘燕镁颁发证书

1月5日，广州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白云国际会议中心举行。市人大华侨列席代表、市政协台侨事顾问出席大会开幕式，听取温国辉市长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

当晚，广州市侨联在东方宾馆举行推荐代表交流座谈会，卢启明副主席主持欢迎活动。梁瑞冰主席、林瑞琪副主席分别致辞，吴少姬副主席为何国强顾问颁发市侨联第十三届海外顾问聘书。华侨代表们畅所欲言，气氛非常热烈，他们感谢市侨联的信任和关爱，给予他们亲临广州“两会”

的机会，认为这是一份荣誉，也是一种责任和义务，纷纷表示将努力为广州经济社会的发展进言献策，发挥好华人华侨的表率作用。

1月8日上午，听取海外华侨对广州经济社会发展的意见建议座谈会在广州市人大常委会机关举行，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建华、副主任凌伟宪，侨工委主任张伟成等领导出席会议。广州市侨联主席梁瑞冰、副主席吴少姬及有关部门负责人应邀参加。会前，陈建华主任与海外华侨代表一一握手，亲切介绍市人大概况，并参观

市人大“代表之家”，合影留念。座谈会上，海外华侨代表踊跃发言，积极建言献策，从科技创新、民生民情、文化传承等不同角度为广州未来建设发展提出意见建议，代表海外侨胞发出侨音、表达侨心。澳大利亚广州商会会长许成康表示：“我们在澳洲也每天看广州台新闻，也看广州日报电子版，都会在第一时间了解广州信息，建议在广州友好城市设点建立‘广州人家’‘羊城学堂’或者‘侨务联络中心’，推进国家侨务政策，将广州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展示出来。”英国广州文化经贸协会会长李志强表示：“广州可以考虑在春节、中秋等重大节庆的日子，到海外宣传舞狮、粤剧等广府文化，结合当地的庆典活动可以进一步加深中华文化在住在国的流传与发展。”

受邀海外华侨列席了全程会议，零距离地感受人民代表大会，感慨万千，认为能代表海外广州籍侨胞参加会议，既是一种荣誉，更是一种责任和义务，表示将不辜负广州侨联的厚望，积极在海外讲好广州故事，为推动广州国家重要中心城市建设全面上水平而贡献自己的力量。南非粤港澳总商会会长陈玉玲动情地说：“非常感激侨联的盛情接待，给我终生的荣耀列席广州市人民代表大会。”智利广州总商会会长何国强说：“感谢侨联推荐参加市人大代表，感到无比的光荣，会议期间我们得到了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照顾。侨联就是我们海外华侨的家，真是有一种回家的感觉。”

80后海归当选清远市政协常委

在更多公共事务上为留学生发声

文 | 《华夏》记者 赵阳欢 《清远日报》记者 王可莹

他是一位彬彬有礼的海归精英，从英国留学归来后，他不仅成为清远市业界赫赫有名的“开荒牛”，事业上取得了骄人的成绩，还出任了清远市归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的创会会长，为广大归国人员“铺路搭桥”，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吸引海外同胞回国创业，为清远市的经济发展做贡献。他就是政协第七届清远市委员会常务委员、清远市德晟公共资源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黄于于。

留学英国磨砺人生

1983年出生的黄于于，祖籍河源，在清远生长。2006年，他从广东商学院(现为广东财经大学)本科毕业，抱着继续进修的想法，他选择前往英国卡迪夫大学就读国际运输专业。

他形容这是有目的性的进修。而所谓的目的，就是对自己人生的思考和提升。

初到英国，一切都是陌生的。从语言、饮食慢慢开始适应，而且父母不在身边，一切只能靠自己。“在英国的时候既自由，又孤独，但正是这段经历帮我磨砺了人生。”

学费由家庭负担，自己就半工读。他在到埠的第二个月开始打工，直到结束留学。他说，并不是所有留学生都如报章杂志所描述的大手大脚花钱的富二代那样，更多的是勤恳付出，低调踏实。

在英国读书，不仅收获了知识，更多的是收获了不同于中国教育制度下的思维方式和分析能力。老师讲课只说提纲，课后布置看相关书籍，重视的是自学和分析能力。这段学习经历也为他日后从事的工作打下了根基。

2008年，即将结束学业的他思考了去留问题，最终选择回到清远。“外国的发展已经比较平稳，较难有大的发展机会。而当时清远正处于快速发展时期，机会较多，更重要的是出于家乡情结，所以最终选择回来。”

自学找到“对口”工作，从“开荒牛”到公司董事长

刚回国，黄于于就“水土不服”。黄于于在清远找不到跟自己专业对口的职业，“很多人以为物流就是快递，其实物流每个公司都有，而且属于成本控制最重要的环节，但这里的企业似乎还缺乏这种认识。”

找不到对口的工作，没问题，不气馁，他早就懂得环境终究需要人去适应的道理。他开始重新自学其他专业，包括经济、管理和金融等课程，就像海绵吸收水分一样快速消化。因为额外自学补课的原因，他自诩物流、英语专业变成了“额外”优势。

虽然他生于1983年，但他的隐藏生肖可能是“牛”。在他的履历中，刚回清远两三年，先后在清远市公路勘察规划设计院、清远铜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清远华清再生资源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等公司任职。一两年便换一次工作，但几乎每次都是充当“开荒牛”。

2012年4月，黄于于进入清远市德晟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作为五位核心骨干之一，参与组建了目前清远市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国有企业。努力的结果是，这份工作成为他职业生涯目前任职时间最长的一次。2013年10月之后，他的工作能力得到认可，被委任为市德晟集团子公司——清远市德晟公共资源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公司业务包括整合城市公共资源、城市资源资本化及市政基础设施进行科学运营，黄于于的名字也正是在这一次次的商业交往中，逐渐被更多人认识。

得益于留学经验，黄于于工作上深谙发散思维之道。他善于综合各方信息，并提供最佳合作方案。比如最近在市区范围内开始实行的旧衣物捐赠活动，便是他综合海归学子潘尚鹏的环保点子，再与市文明办共同合作推出的公益项目。

助力留学人才在清远创新创业

黄于于不仅在自身事业上精益求精，身为一名海归，他还对侨务事业非常热心。

2013年11月，在市侨联的牵头下，清远市成立了市

归国留学人员联谊会，黄于于出任创会会长。现时，市留联会成员已发展至220人。

黄于于对于这个新平台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海归力量是中国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清远市留联会将努力打造优良平台，加大人才开发力度和深度，让海归真正留下来。广泛团结清远所有的归国留学人员，共同为清远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贡献。”他在创会致辞时说。

创会至今，为留学归国人员搭建交流平台，创建清远市归国留学人员创业园、举办清远市第一届留学人才交流会、组织会员每月定期走进大型企业开展访学活动、开展全市归国留学人员创业创新调查，推出留学人员访谈节目、制作出版清远市首本留学生刊物《留声》、推出海归人员微纪录访谈节目《海归人》、安排会员参加各类培训、向各类人才组织推荐会员等方式助力会员在清远的创新创业工作。

不仅如此，为解决归国留学人员回清创业的难题，进一步促进人才的落户工作，黄于于带领市留联会参与了2016年由市政协、市委组织部、市委统战部、市人社局和市侨联举办的五场座谈会，就出台清远市留学人员创业创新政策、建立清远留学生创业园、建立金融服务平台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并参与了《清远市引进国外人才智力行动计划》的起草工作（该计划已经在2016年8月份通过了市委、市政府的审议，并颁布实施）。

此外，为进一步发挥留学生在我市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去2016年5月，由黄于于牵头申报的“留学人才帮扶基层回馈社会活动”被成功列入国家“海外赤子为国服务行动计划”，这是我市首个入选国家“赤子计划”的项目，清远市也成为2016年广东省两个成功入选的地级市之一。

2017年1月，黄于于与另外两名海归精英，一同成为政协第七届清远市委员会常务委员。他希望未来能够进一步发挥留联会的作用，吸引更多的海归来清远干事创业，助力清远经济建设发展，“重点关注留学生方面的工作，多为他们发声。”

今年五邑大学将引进百名海外优秀人才

文 | 胡涛

作为珠江西岸唯一的以工科为主的本科院校，五邑大学正向广东省高水平工科大学迈进，五邑大学党委书记张焜日前透露，邑大2017年要引进100名海外优秀人才。

在日前召开的市委全会上，江门市委书记林应武指出，要坚持省市共建，打造五邑大学科技园，全力支持五邑大学加快创建特色鲜明的广东省高水平工科大学。市长邓伟根也提出，要全力支持五邑大学加快创建特色鲜明的广东省高水平工科大学，成为高等人才培养的“蓄水池”，并推动五邑大学开门办学。

张焜表示，结合省委书记胡春华视察时的指示和市委、市政府要求，邑大正重点狠抓人才引进、平台建设、学院建设等方面的工作，全面提高服务江门创新驱动发展的能力。

“人才引进方面，仅仅用两个半月的时间，我们就通过各种方式引进了千人计划人员13名，海外优秀人才(海外著名高校、学科或著名企业从事过相当级别工作的人才)20几名。”张焜透露，今年要引进100名海外优秀人才，其中70%为工科类。

“在平台建设上，2016年跟高新区合作的江门大健康国际创新研究院，在今年6月底一定要开张。”张焜表示，目前正在紧锣密鼓地装修和安装设备，同时会引进比较高端的项目放到研究院，希望两到三年之内孵化出好的企业。此外，为更好服务江门发展，五邑大学已经设置增加了制药工程、食品工程专业，今年还将和美国罗格斯大学筹建药品食品工程学院。

挪威广东同乡会喜气洋洋闹元宵

文 | 佛山侨联

2月11日，农历正月十五，挪威连续下了十几天的小雪仍然纷纷扬扬，还没有一丝放晴的迹象。挪威人下班后，都赶快回家和家人围着壁炉享受天伦之乐，街道更显得冷清了。但是，挪威大使馆门口却车水马龙，人影晃动，穿着节日盛装的华人华侨顶风冒雪，不畏寒冷，从四面八方赶来参加元宵佳节宴会。

宴会的气氛异常热闹，由于来的人较多，大使馆的宴会厅显得有点拥挤，但是大家非常开心。晚会由董凤鸣参赛主持，王民大使给大家介绍了中挪关系发展的历程，第一喜：中挪直航正在酝酿中，今后中挪两国往来就更加快捷方便，第二喜：使馆为了方便中国人，微信公众号正式开通，第三喜……大家欢欣鼓舞，兴奋异常。宴会上，大家吃着中国厨师做的中国菜，喝着中国酒二锅头，用中国话和认识、不认识的中国人交谈着，空气中飘散着浓浓的乡土气息。用完餐，大使馆还准备了中国人正月十五必吃的汤圆。

晚会演出开始，首先出场的是大型醒狮大汇演《锣鼓喧天庆新年》，锣鼓喧天，彩旗飘舞，在这热闹喜庆、红红火火的锣鼓音乐声中，两名身穿红色旗袍的姑娘举着一面醒狮彩旗缓缓走入人们的视野，四名身穿大红民族服装，身材婀娜多姿，喜笑颜开的中国姑娘手甩红色手帕登场，一红一黄两只花团锦簇的祥瑞之兽，在阵阵紧锣密鼓声中，在头戴大头佛面具，身穿长袍，腰束彩带，手握葵扇的大头娃娃两公婆的逗引下，舞出各种优美的招式，动作滑稽风趣，它们时而欢腾时而跳跃，惟妙惟肖，逗人喜爱，为晚会平添了喜庆和热闹的节日气氛。

广东侨联纪事

文 | 《华夏》记者 祥子

1月
January

01. 1月4日，程学源主席带队到广州天适集团调研扶贫工作项目，李丰副主席、曹堪宏秘书长参加了调研活动。

02. 新时期侨联工作一定要高举爱国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两面旗帜，坚持“老侨、新侨并重”，积极拓展新侨工作，积极拓展海外联谊工作，发挥侨联组织的民间性、涉外性和统战性优势，润物无声地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要认真夯实基层侨联组织，在侨爱侨，在侨言侨，在侨为侨，想侨所想，忧侨所忧，凝聚共识，发挥优势，加强侨联自身建设和队伍建设，以有为有位的姿态做好新时期侨联工作。侨联干部要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党的宗旨和侨联工作的初衷，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侨、心中有责、心中有诚”。

1月5日，程学源主席在机关会见了河源市东源县县委常委、统战部长肖丽花一行，并进行了座谈交流。李丰副主席参加了会见座谈。

03. 1月5日，广东省侨联机关工会召开了第五次会员大会，曹堪宏当选为广东省侨联机关新一届工会主席，柯广宁为工会经费审查委员会主任，麦丽华女职工委员会主任。程学源主席出席会议并讲话，李丰、戴文威副主席，曹堪宏秘书长出席了会议。

04. 凝聚基层侨界力量，创新直属团体发展新模式——直属团体要乘着群团改革的春风，在侨为侨、在侨忧侨、在侨爱侨，为民谋利，创新工作方式方法，杜绝“四化”（机关化、行政化、贵族化、娱乐化），努力打造覆盖广泛、健全紧密的侨联组织体系，科学高效、富有活力的运行机制，联系侨界群众密切、服务侨界群众有力的工作载体，理想信念坚定、热心为侨服务、善于团结引领的侨联干部队伍，在“两个拓展”上有突破，更好地履行好侨联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依法维护侨益、拓展海外联谊、积极参政议政、弘扬中华文化、参与社会建设，切实当好党和政府联系广大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的桥梁纽带，满怀豪情地引领侨界群众听党话、跟党走，为广东率先

实现“三个定位，两个率先”目标，做出侨界贡献。

1月6日，广东省侨联直属团体工作会议在广州召开。程学源主席出席会议并讲话，戴文威副主席出席会议并通报有关工作情况。

05. 1月9日，广东省侨联在机关举行2017年“送温暖、献爱心”活动捐赠仪式，共筹得物资和现金近800万元。程学源主席出席捐赠仪式并讲话，李丰副主席出席捐赠仪式并代表广东省侨联接受捐赠，向捐赠方颁发证书。

06. 每一代侨联人都有一代人的任务和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老领导们为侨联事业付出的艰辛和努力，必将在侨联发展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篇章。当前侨联事业迎来了一个伟大的时代，侨联工作责任重大，使命光荣。我们将珍惜当前做好侨联工作的大好局面，明确使命，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再创侨联事业新辉煌。

1月12日，程学源主席在广州看望慰问了广东省侨联原副主席何珠、黄大同等老领导。

07. 李源潮强调，要充分认识国内国际大局任务和海外侨情深刻变化给侨联工作改革创新提出的紧迫要求，增强改革的责任意识、机遇意识，抓紧落实各项改革任务。改革要在推进“两个拓展”上见实效，加强对新归侨和海外新侨的联系服务，建立落实直接联系服务侨界群众制度，加快建设网上侨联，让侨界群众有更多改革获得感。要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加强侨联干部队伍建设。侨联全委会委员要以上率下、做出表率。

1月15日至16日，中国侨联九届四次全委会议在北京召开。程学源主席率中国侨联广东委员一行30多人赴京参加会议，李丰、戴文威副主席，曹堪宏秘书长随团参加了会议。会议期间，广东代表团认真学习领会了李源潮同志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听取和审议了林军同志所作的工作报告。

08. 希望各位侨领加深对中国的了解和认识，要看到中国民主制度的优越性，要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并通过你们向海外宣传。海外华侨华人要多为住在国做贡献，树立中华民族的良好形象，要做中外友好的使者，通过海外华人社团的平台，促进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祖国永远是娘家，侨联将致力打造华夏儿女共同的平台，希望广大华侨华人多回来探亲寻根，投资经商，共同分享国家改革开放的成果。

1月22日，程学源主席在机关会见了部分列席2017年省“两会”的海外侨领，并举行座谈交流。李丰、戴文威、颜珂副主席，曹堪宏秘书长参加了会见座谈。

09. 林雄对广东省侨联机关风清气正、团结向上的新气象以及广东省侨联十届二次全会以来所取得的工作成绩给予了充分肯定，要求广东省侨联在新的一年里，认真学习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贯彻落实省委十一届八次全会和中国侨联九届四次全会精神，切实增强“四个意识”，充分发挥好桥梁和纽带作用，按照省委和中国侨联工作要求，扎实推进侨联改革创新，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加强侨联干部队伍建设，团结凝聚广大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为广东实现“三个定位、两个率先”目标作出广东侨界新的贡献，以优异的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和省第十二次党代会的胜利召开。

1月23日，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林雄到广东省侨联机关看望慰问了干部职工，听取了程学源主席关于广东省侨联近期工作的情况汇报。

10. 1月24日，中国侨联副主席李卓彬率中国侨联慰问组深入到我省广州市增城区、河源市东源县走访慰问困难归侨侨眷。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林雄在广州会见了李卓彬一行，就进一步加强新形势下的侨联工作进行了深入交流。程学源主席全程参加了慰问活动。

11. 归侨侨眷为祖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党和人民不会忘记，由于一些特殊原因，有些归侨侨眷生活还比较困难，各级侨联组织要继续关心关注归侨侨眷的晚年生活，对归侨侨眷遇到的困难及时加以解决，帮助他们度过快乐的晚年。

1月上旬，由广东省侨联领导分别带队，组成7个慰问小组深入全省各地开展“送温暖、献爱心”活动。此次活动，共投入慰问物资和现金300多万元，主要慰问全省21个华侨农场、广东省侨联直属企业的困难归侨侨眷及部分城乡散居归难侨家庭。

2
月
February

01. 2月6日，程学源主席主持召开2017年度第一次工作会议。李丰副主席、曹堪宏秘书长和机关各部室主要负责人参加了会议。

02. 按照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强珠三角和粤东西北一体化发展的总体要求，主动服务好地方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为河源市的美好明天做出侨界的贡献。

2月7日，程学源主席在机关会见河源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叶春球一行，并举行座谈交流。李丰副主席、曹堪宏秘书长参加了会见座谈。

03. 侨联和侨办同根同源，今后要加强合作，同心协力，建立合作共赢工作机制，统筹侨务资源，共建合作平台，携手推动全省侨务事业大步前进。

2月9日，程学源主席率广东省侨联全体班子成员到省侨办交流座谈。双方表示将建立合作共赢工作机制，统筹侨务资源，共建合作平台，携手推动全省侨务事业上新台阶。

04. 2月10日，程学源应邀赴香港出席“2017文化中国 四海同春 庆祝香港回归20周年暨香港各界新春晚会”。

05. 2月15日，程学源主席主持召开广东省侨联全体干部职工大会，宣布广东省侨联党组作出的关于正处职领导干部轮岗交流的决定。李丰、戴文威、颜珂副主席，曹堪宏秘书长参加了会议。

06. 要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把握好正确的政治方向，做到在侨言侨、在侨爱侨、在侨忧侨、在侨为侨，不忘初心，继续前进，推动全市侨联工作上新台阶。要提高办会的水平和能力，努力把东莞市第七次侨代会各项筹备工作做得更细致和实在。

2月16日，程学源主席在机关听取了东莞市第七次归侨侨眷代表大会筹备工作情况。李丰、戴文威、颜珂副主席，曹堪宏秘书长参加了座谈。

07. 2月17日，戴文威副主席应邀出席中山市侨界代表新春座谈会。

08. 2月20日，戴文威副主席应邀赴香港出席“佛山市南海区新春联谊活动”，并与部分广东省侨联、省侨青委员座谈交流。

09. 深圳海归要成为连接广东与世界的桥梁和使者，发挥海归的优势，努力把握发展机遇实现共赢，不断增强对广大留学人员的吸引力、凝聚力和影响力。希望深圳市海归协会按党的要求加强自身建设，努力成为留学人员之家。

2月22日，戴文威副主席应邀出席“深圳市海归协会2017海归开年盛典活动”并致辞。

10. 2月27日，程学源主席在机关会见由美国潮商总会主席团主席欧佳霖率领的该会访问团一行，并举行座谈交流。戴文威副主席参加会见座谈。

11. 2月28日，李丰副主席应邀赴香港出席“2017年港穗侨界新春联欢晚会”。

八
侨刊策划

侨乡碉楼的精神坐标





楼名与楹联：碉楼的文化符号

文 | 李日明

兴建于20世纪初、中叶之开平碉楼和居庐，凡数千余座，其楼、庐名号，林林总总，既是建楼者当时精神心态的印证，亦是侨乡碉楼文化中的一笔珍贵的非物质遗存和重要的历史濒危文物。



李日明 /

1953年生于广东开平。中文本科学历。曾任“开平碉楼与村落”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办公室副主任、开平市文联主席、开平市潭江诗社社长等职。工作之余，坚持乡土文艺创作，先后出版了《开平教育志》《碉楼与土匪》《楼名与对联》《碉楼往事》《诚庐诗词选》等个人专著10种，采写编辑出版的本土文艺作品集20多种。作品电视片《从赌徒到村干》、歌曲《闯金山》先后获得广东省“五个一工程”奖。

人以名传，物以名类。大千世界，茫茫宇宙，倘无名别，则混沌难分，效果不堪设想。概观中国人与物之名谓，皆源自炎黄之思想文化，更烙印着各时期特定历史环境下之物质精神。

兴建于20世纪初、中叶之开平碉楼和居庐，凡数千余座，其楼、庐名号，林林总总，五彩缤纷，或隐喻希冀，或散发怀抱，或念祖怀宗，或尊贤重道，或攀亲引戚；或中庸，或自傲，或浅明，或隐晦，或典雅，或趋时，或乖巧，或持重……既是建楼者当时精神心态的印证，亦是侨乡碉楼文化中的一笔珍贵的非物质遗存和重要的历史濒危文物。

开平现存的碉楼与居庐，除个别“无字楼”外，基本冠有属于自己

的名号。

时移世易，转眼大半个世纪过去了，开平碉楼作为中国第35处世界遗产，作为近代华侨中西文化结合的惊世之作，并以其多、全、奇、美愈发展现其独特的华侨历史文化地位，而其建筑物之名称及其并存的数百副碉楼对联，更如同一张张定格于世纪的历史存照，供人欣赏、凭吊、怀想与探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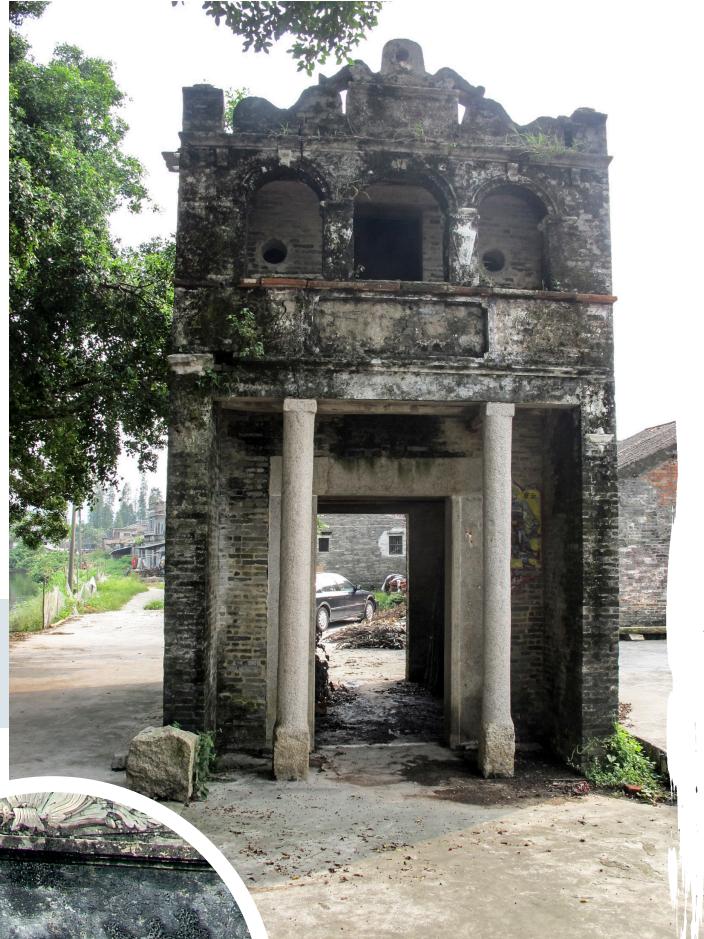
1833座碉楼的楼主们，早已离我们而去了，即使是建筑最晚的位于自力村的“湛庐”，距离现在也过了60多年。我们能够和他们沟通的，唯有由他们自己创作的或敲定的楼名与对联，才是他们当时的思想感情、希冀、爱憎等内心世界的流露。为此，我们可以从碉楼幸存的一些墨迹中，去看20世纪前半叶侨乡和侨乡人的真实。

01 反映当时社会的不太平及人民对和平安定的诉求

根据邑乘所记，开平私人建碉楼最早的是位于赤坎五龙地区的逐龙楼和瑞云楼；其中记录得最详细的是月山龙田里的“奉父楼”。从字面看来，一般人都认为楼是为父而建，借楼表孝心。其实，在平凡的楼名背后，隐藏着一个血淋淋的故事。根据1932年编撰的《开平县志》卷44记载，“清初盗炽，许龙所妻某氏被掳，子益将备金议赎。某氏语使人曰‘母不必赎，但将此金归筑高楼，以奉尔父足矣’。是夜投崖而死，益将遵命筑楼奉父”。这个壮烈的故事，正是清末民初开平地区盗匪横行的血证。透过这个故事和楼名，我们可以知道，开平碉楼之所以兴起的重要原因一是防贼，二是保家，三是示孝。

众多的安字楼反映当时人们对平安的希冀。

开平于清初设治，版图原是新会、鹤山、新兴、恩平“四不管”地带，是“明代峒獠时轶”。四面环山，中如“驼伏”之不平地，水患严重，山贼海盗横行，土客之争旷日持久，开平人，尤其是到外国打工赚了钱回乡买地、建房、娶媳妇的华侨，都切望家乡平安宁静，家人乐业安居。为了实现心愿，他们不惜花巨资将住宅建成碉楼，把祈盼心愿反映托付于楼名之上。为此，开平村野上高耸着的碉楼群中，“安”字辈比比皆是，独占



龙田里碉楼



湛庐

鳌头，初步统计为225座，占总数的14%。一个“安”字，饱含侨民多少的言语、期待和辛酸。

如“镇安”“保安”“建安”“靖安”“联安”“双安”等系列，从中我们不难嗅出点火药味来。按史料不完全统计，自民国初年至1930年约20年间，开平有文字记录的较大型的匪劫事件就达1000宗，百余人被杀，600多人、500多头耕牛被劫掠。生活在这种环境下的开平人，为避兵匪为乱，就只得“出门自扫门前雪”，以村、族、家斥资建碉楼以自保了。马冈与塘口交界处之地名土塘，是当时出了



鹰村宏斋楼

名的贼窝，靠近土塘一带的村庄，被称为“贼佬碗头”（即菜盆），贼人无食无用时，便光顾搜掠。因此，塘口四九、卫星、龙和一带的村前防卫特别森严，兴建的碉楼也特别的多，特别坚固。离土塘不远的卫星乡村民张培偶，12岁前往美国华盛顿为军人当厨师，50岁后回乡购置田产建了碉楼，娶了媳妇、生了孩子。然而，好景不长，贼人打听到张培偶生活颇为滋润，便伺机将其儿子掳去勒赎，培偶含泪变卖田产，赎回儿子后，于晚年带着全家复往加拿大谋生，几十年不敢思归。又据史书记载，1927年10月，土匪先后劫水边居由里，掳去男女19人，死1人；劫李村仲和学校，掳去男女21人，伤5人。同年农历十二月初三夜，长沙炮楼人家被匪徒扮民混

至楼前，即以手枪轰毙守门人，匪蜂拥而入，掳去男女八九十人。

又据史书记载，1928年6月，匪劫古宅骑龙马村，掳去男女20余人，死10余人，焚屋23间。为此，邑绅吴在民、港商黄汉光联名请兵清剿。“民国十七年官军会乡勇大破土塘匪剿后，由旅港开平治安会拨款建楼以资防守。”这座碉楼便是位于马冈塘口交界山上的“镇南楼”，同时在四九筑一纪念亭“崇如亭”以壮声威。

赤坎莲红村商人关明生，时任上海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董事，1917年回乡兴建了一座5层高的碉楼，取名“平安楼”。为显示家势，威慑贼人，特请当时广东省省长胡汉民为其书写

“长安”二字，可见其用心良苦了。塘口镇四九村虾潮里吴朝林，居楼取

名曰“中安”，为表心意，特刻了一副对联：“中原有备，安土能耕”，忧国忧民之心跃然纸上，“安”始终是侨乡人民迫切的期望和诉求！

赤坎五龙村回龙里“积成”楼联：“积累完全资保障，成形巩固乐安康”，说出当时华侨节衣缩食、集资建楼、希望家安的心情。

苍城旺岗“荣乐”楼其联：“荣宗笃念，安宅欢颜”，把“荣宗”“安宅”作为人生的信念和乐事去奋斗。

苍城楼田村“埠昌”楼，其联是“阜大盛模四境静，昌隆安镇八方雄”。极张扬建起碉楼，威震四面、八方称雄的气势，以此唤起民志，震慑贼匪。

赤坎护龙村“保安”楼联为“保全生聚，安享升平”，把建楼的目的

和对未来的希望尽情反映在联中，反映了人们对吉祥安康的希冀。

赤坎石溪的“清安”楼门联是“铿而和声鸣盛业，安人幸福护连乡”。

赤坎红溪鹰村“宏裔”楼的门联是“鹰扬治象，村境太平”，反映了人们对国治太平的希望，但现实往往并不那么顺人心愿。在鹰村就曾发生过一件击溃贼匪的故事。1922年12月的一天深夜，盘踞在四九土塘的贼匪闯入开平中学校舍，将校长及23名师生劫持，逃到鹰村时被更夫发现，即上碉楼拉响警报，探照灯直射贼匪行踪，四乡碉楼闻声而动。一时枪炮声、锣鼓声四起，贼匪乱成一团，此时，壮丁们冲出碉楼，活捉贼人10余名，救出被绑架的17名师生。此事大振人心，当时县政府和县长沈载和分别为鹰村送来“灯寒贼胆”“有勇之方”牌匾两个。鹰村碉楼也便名噪当时。

鹰村楹联



吉祥之楼寄寓导善之意。

赤坎草湾里为自己的众人楼命名为“吉祥”，固然已够动情了，但人们还给它作了一副门联“吉联星象，祥绕云龙”，更反映当时处于动荡的社会环境中的人们对平安、吉祥的盼望。吉祥为通俗词句，但该联作者把它同星象、云龙联系起来，使联意境更生动、形象、高远。

吉祥语在碉楼楼名、对联中占的比重也较多：如赤坎五堡乡旅美华侨谭华强于1930年所建的外观和内涵均佳的双子楼“性如别墅”和“六也居庐”。首先从楼名“性如”

“六也”看，我就觉得十分特别，后经了解，原来这是楼主的名字。尽管是以名字作楼名，但“六也”在古书中，也有“忠、孝、仁、爱、信、义”的意义。如果能从这些方面去理解和发挥，楼名的内涵也是奇妙和丰富的。再看看两楼的对联，分别是：“性情和厚，如意吉祥”“六和乡谊，也振家声”。主人果然借楼张扬了自己所崇尚的“吉祥”及“和”字。如果你觉得这还不够的话，走进他的厅堂里，我们还可见到谭华强、谭性如及其亲戚，为两楼所作的壁画题词。如谭华强在六也居庐壁上题写的：“正心，积善之基；节用，积财之基；修德，积福之基；勤俭，兴家之本；修身，齐家之本；读书，起家之本……”果然卓然出众。他们把家训写在墙上，要求儿女们做到“六记”，即：正心、节用、修德、勤俭、修身、读书，也可谓用心良苦。

赤坎塘美关勳振的振庐于1930年大厦落成之日，兄弟崇超、国齐写联致贺：“美洲商战数载，处世共和维时爱国兴家集族登堂随燕贺；丈夫志在四方，生财有道尔日还辕返旆趋庭受命创鸿图”，既写出了楼主在美经商赚了钱之后，“还辕返旆、趋庭受命”，建楼敬老的情景，也反映出家庭和睦，亲戚朋友登堂致贺的密切的亲邻关系。

百合儒南“学安”楼，楼名嵌入一“学”字，其联便顺理成章“学诗学礼，安国安家”，把孔孟之道和爱国爱家精神融入对联，挂在门前。此外，“炳灼”楼的对联“种德种福，居义居仁”，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百合茅溪“润南”楼的对联“行道有福，兴德为邻”，也在积极倡导“德”与“道”，教育儿孙们按此规范为人处世，才有福气，有朋友。

百合儒东“淦安”楼联“淦川环福地，安宅建康庄”。



李日明（右）在侨乡碉楼采访

活用了人名“淦（gan）”字，带出建安宅、康庄的心愿。

赤坎镇新联村的“悦和楼”，楼名已够和悦了，其门联“悦志高楼明月到，和光满室福星临”。不仅把楼名巧妙地嵌在联中，而且内容俗中有雅，贴切自然，是吉祥联中的佳作。

塘口昇平的“光荣”楼，名字似较俗气，但配以对联，又觉柳暗花明。“光争日月，荣耀华夷”，联语大气恢弘，惊天动地。

赤坎两堡“祥云”楼的门联“国强家富玉堂富贵，人寿年丰金屋年华”，其美语嘉言说到国家，说到个人，颇见全面。



双安楼

02

反映侨乡人温和 醇厚的道德民风

开平人受惯了“少小离家老大回”的感情磨难，思乡思家情感特别丰富。反映在楼名家族中，除“安”字号外，“和”字号、“家”字号、“亲”字号的楼名也十分普遍。特别是反映亲情的“慈安”“慈乐”“厚和”“侨安”“远安”“义安”“家谐”“仁和”“齐家”“和乐”“恋家”“爱亲”“叙伦”“孙怀”“佑康”等楼名，最能反映侨乡人人隔万里，两地相思的离愁别绪。透过它，我们同样可感受到我们的先侨们对人性、亲情文化的理解。

敬祖敬亲，爱家爱人。

塘口潭溪云眉村，共有居楼6座，二楼阳台处，地板相连，走廊相通，证明了这些楼关系的不寻常。在6座楼的楼额上，清一色写上同一个楼名“云眉”，据说，这是父亲的名字，是孩子们为孝敬自己的父亲，而统一以父名作楼名写上去的。大半个世纪过去了，看到这串楼名，就想到当时“孝道”何等的被重视，被自觉运用。立园里面的两座别墅“泮立”“泮文”楼，也是在谢维立、谢维文兄弟与父亲谢圣洋的名字中各取一个字合体而成，体现出父子连心的意味。

而更多的感情含蓄的楼主，则通过借喻、隐晦的手法，通过写楼名以表达尊敬之意。如“秩楼”“椿元”“椿萱”“寸草”“万福”等。古文中“椿萱”，喻父母；“棠棣”的“棣”通兄弟的“弟”；“寸草”，则出自孟郊的《游子吟》中“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之子女报父母恩之

意。以诗句联想，更有文化味。塘口龙和村龙蟠里吴龙宇、吴龙其兄弟建了一幢四层楼的居庐，取名“永福”楼，并在门前加添了对联作注脚，“永久帡幪如广厦，福常宠锡在本楼”。道出自己建楼可利己利人，有如杜甫“安得广厦，大庇寒士”之风，又希望新楼既立，能更得父母理解、恩宠，共建幸福家，永享天伦乐。

塘口镇龙和村旅美华侨陈以林于1921年归乡建了一座四层高的居楼，命名“居安”，并郑重其事地题了门联曰：

“居而求志，安以宅人”，把心迹挂在门前，希望楼房能给居者实现意志，使家人达到安逸。

百合镇儒北村均安里的“双安楼”，一个“双”字，其意深邃。其拟就的楹联是“行道有福，与德为邻”，上联好像是对出行人的忠告，下联则是对家里人的希冀。总之，侨梓双方互敬互勉，叫人肃然起敬。

塘口虾潮村的众人碉楼名被村人拟定为“群安楼”，其对联“群居自乐，安业同欢”，强调了“群”与“同”的关系，真有点陶渊明“童孺纵行歌，斑白欢游诣”的理想化社区的感觉。

塘口潭溪古中村月照楼，楼名已颇具诗意了，其联：“月生仁爱，照护康宁”，更有“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的味道。由月照而想起了仁爱，由思人而想到了康宁。在先侨的心底里，蕴含的全是善良和“爱”。

百合镇儒北仁和里之五层高的居楼“爱得我所”，其



门联“爰得我所，亦爱吾庐”“会承先哲，稽迪后人”。以诗句作楼名，内涵深厚，不同凡响，“爰得我所”句出《诗经·硕鼠》篇“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逝将去女，适彼乐土，爰得我所！”当楼主离开他谋生的异国，回到故乡，找回了属于他的乐土，建设了一座属于自己的居楼时，却以反问的句式提出了“爰得我所！”（哪里才是我的居所呢？）的感叹，内里的答案是，这才是我真正要寻找的乐土啊！把“故土”视为“乐土”，这是多少游子内心的表白呀！下联“亦爱吾庐”出自陶渊明诗句：“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

（《读山海经·其一》）这里与其说是爱庐，不如说是爱庐里的人，这更是深层次的、含蓄的表白了！

立园庚华村乐天楼，更以乐字命名，以联示意“乐郊乐土，天视天听”，道出了广大华侨的心声。“乐土”之喻，不知蘸含了多少华侨们的辛酸，爱恨离愁，寄之楼额，耐人寻味，铭感殊深。

说到把家乡看成乐土的，笔者还见到赤坎中庙田心里的闸门联“田园华实富饶乐土千秋美，心地光明厚德仁风万代传”，赤坎红溪长安里之村联：“龙威镇里门矗斯永振，溪源溢乐土瓜瓞常丝。”从爱人到爱家到爱乡，既是游子的情怀，也是当时侨乡民风纯朴之见证。

追求光明，追求理想。

百合儒北大兴村胡维让之“光让”楼，他希望建楼后能给自己带来

光耀，其门联是“光华日月，让德唐虞”。日月之光，是永恒不灭的，谁不希望太阳永远照着自家呢？陶，指尧陶唐氏，虞，指舜有虞氏，皆以揖让得天下，自古称为盛世，为人们所向往和崇尚。楼主由小到大，由近至远，气魄不凡，可敬！

赤坎芦阳永康村勳卫楼，其联虽然没有太多的文学修辞艺术，可贵的是直白：“唐虞盛世，天地长春。”理想得让人感到有些幼稚。

赤坎五龙毓秀里纪庐，其联“诚为世界，德道共和”，极言“诚”“德”对治理世界、拯救中国之重要。是否他就是孙氏的追随者呢？还有待考。

又如该村华桂里的复敬楼，联曰“馥郁琼林仁最美，敬香名室德为高”。道出立仁、修德乃人生处世之最美最高的修养，是家庭美满繁昌的基础。内容虽是老生常谈，但艺术手法还是很不错的。

百合儒北“蔼和”楼，楼名是很温馨，其联曰“蔼然集吉，和已成祥”，说出了为人处世“蔼”与“和”的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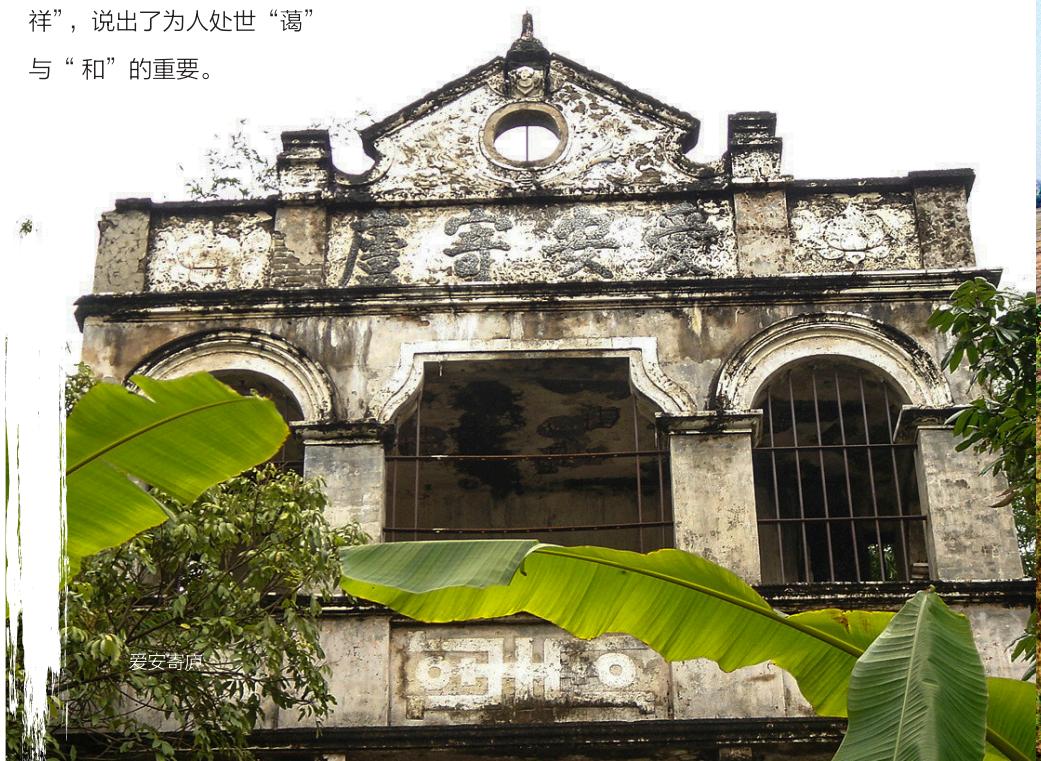
塘口李村和冈里“仲美”楼的两副联：“和平处世，忠厚持家”“忠信是上策，勤俭是良图”，通过写对联把处世之道尽情演绎。

同村的“炳堂居庐”：“四处风光，种和修德；三阳景象，由义居仁。”联语工整形象，以景寄情，看之令人拍案叫绝。

塘口宅群桑园村“永升”楼，联“永年福大，升世人安”。撰联者同样是位理想主义者。

马冈龙冈的“德宽”楼，其联“五湖立业，九族安家”，通过两个数词“五”和“九”把侨乡人四海“立业”，联族“安家”的实情吐露无遗。

月山镇大湾村是较典型的华侨村。村前鱼塘相隔，村后簕竹环护，村头楼式闸阁，村中近十座楼、庐各具风姿，其中最显眼的当数李嘉、李常炳两家。20世纪中这两家是出了名的华侨，购田建楼，各尽其美。村人编有民谣曰：“千家万家不及李



嘉，千顷万顷不及常炳”，可知其富有程度。这两老不但楼建得美，而且别出心裁地在家里开挖了水井和地下室、逃生道。在楼文化方面也在暗中比赛。其中李嘉居楼命名为“朗照别墅”，常炳楼则书“万福咸臻”。在这种赛美风气的感染下，村人也各有各的精彩，如楼名“安然别墅”“五权庐”等也有自己的新名字。民居挂对联的比例也显得特别多，共通的有“怀忠孝信义，喜博爱和平”“龙图启瑞、凤纪书元”“吉光久远、庐振书香”之类的门联。笔者当天与清华大学张复合教授等几位学者前往采访，村人乐为引导、启户，为我们提供方便，使我们感受到，在这里依然保留不少侨乡传统的博爱仁义之风！

赤坎虾村新村，是20世纪二三十

年代由旅居加拿大的关姓华侨兴建，故被人们称为“加拿大村”。村里除一座立于村东头的众人楼外，其余15座碉楼式的居庐各具风姿，其中最早前往加拿大并回乡带领村中兄弟外出闯世界的关国暖，将居楼建得如庄园一般华丽讲究，自命名为“如春楼”，如春，既有展望美好前途的意思，也有荣归故里，退隐田园享清福的味道。但这位老侨领依然怀有“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思想，在门口拟了副颇带政治色彩的对联：“国光勃发，民气苏昭”；祖先坛的对联为“先代治谋由德泽，后人继述在书香”。爱国爱家之情跃然纸上。

现在加拿大村的村民陆续移民到国外或进城了，唯一的一位住户森叔，也年近古稀，他人忠厚老实，早

年当过兵，还乡后固守着前辈留下的“洋楼”，成为村里最后的守护者。透过室内微弱的光线，我们发现森叔两个房门各挂着一副由麻竹刻制的对联，乌黑油亮，估计也上文物等级了。笔者敏感，用电筒照照联语，愣住了，对联不仅刻工精美，内容也是精品：“青山不墨千秋画，流水无弦万古琴”，漫不经心，深含哲理，青山绿水，翰墨鸣琴，满室生辉。另一副是“心田留一点，世事让三分”，也充满哲理。不错，为人处世，以和为贵，何为准则，一点、三分。森叔告诉笔者，这是祖宗的遗物，也是他几十年的为人准则。听到此，笔者似又有所悟，森叔固守的，不仅是“洋楼”，而是祖宗留下的忠厚与纯真。



赤坎加拿大村

03 蕴含深沉的历史文化

开平碉楼问世至今，已有数百年历史，今天我们所见到的最早的碉楼是建于赤坎镇芦阳村三门里的迎龙楼。据该地族谱记载，该楼约建于明嘉靖年间，倡建者为“圣徒祖阿婆”。占地150多平方米，红砖土木结构，墙厚93公分，楼高三层，初名“迓龙楼”。何谓“迓龙”，村人告诉笔者，该村位于罗汉山下游，一下大雨，就山洪暴发，村人就得收拾细软，携男带女往高处逃，圣徒祖阿婆见此，变卖首饰以首倡，并发动村人集资建了

“迓龙楼”。取名“迓龙”，其含意是，善待龙王，欢迎与它为友，使它莫再生洪水为害村民。事实上，“迓龙楼”建成后，天灾人祸依然不断，但它也真正担当起为村民消灾避祸的堡垒的作用。据《县志》记载：“迓龙楼在驼伏三门里……关圣徒建以避贼者。光绪甲申大潦，村人登楼全活。”这说明迓龙楼在防匪防潦方面是起过重要作用的。1919年，村人见楼体破烂，集资重修，拆三层用青砖重建，并顺潮流使用新文化更名“迎龙楼”，同时请村中有名的才子，写了首层和顶层各一副对联。顶层联曰：“迎龙卓拔，楼象巍峨”，首层联是“迎猫瑞稔，龙虎气雄”。两联似乎都不很工整，但好在有气势。可惜到了确定该楼作为申遗其中一个点后，视察人员发现首层对联的字迹早已脱落。为了复原重修，才叫人回忆敲定。

在回忆此联的过程中，一些人觉得“迎猫”一词费解，且过于低俗。但当地多数人都认为，“迎猫”确是原作。对于这个问题，作为摹写者的我，更显得慎重起来。为此我多次深入当地调查求证。在一家庭里，我听到了一位老者说，小时候有人问过这个问题，那才子说，“迎猫”是有点来头的。我顿时醒悟了，为何不回家翻翻书呢？于是笔者回家翻过几种字典，果然在《康熙字典》查到“迎猫”条目：“《礼郊特牲》迎猫为其食田鼠也。”治鼠保丰年，时人所愿，顺理成章。但此联也有另一说法，说这“猫”字应是个“貔”字。两种说法都有可能，都有意思。不愧出于当地才子手笔。但对于这个“猫”字，笔者一直耿耿于怀，一天我在赤坎乡村调研中，看到了距离三门里不远的一个村子兰馨里，宗祠前写着一副传统对联“田鼠皆伏，村犬无惊”，横批“更夜太平”，这又进一步从侧面说明，农耕社会，人们看待治鼠的重要和期望。兰馨里把“犬”写在村前都可以，那三门里把抓鼠更厉害的

“猫”写上去不是更有道理吗？自此我才增加了对“猫”字的可信度。

无独有偶，在现存的碉楼中，大沙镇大塘村也有一座同名的“迎龙楼”，该楼约建于清代同治年间，楼高三层，占地20多平方米，保存较为完好，可惜楼上字迹已剥落。村中一老先生告知，说大塘东面有座状元

山，龙是从山毛岗经水桶坳回状元山的。修此楼就希望把他迎来此处，歇歇脚，显显龙气。说也奇怪，自建了迎龙楼后，该村出过几位名人，其中陈鍾鑑、陈孝慈均是清末民初举子，陈鍾鑑曾任恩平县长，陈孝慈为民初警官。建楼之初，只有楼名而无对联，后陈鍾鑑回乡探亲，应托为楼起了两副对联，正门口联是“迎来门外双峰石，龙伏冈中百尺楼”。他用活了当地名胜“双峰石”（双石顶），巧喻“迎龙楼”为百尺楼，工整、贴切、浅近；后门联是“占凤门开迎瑞气，贪狼阁峙显文章”。这位县太爷，没有忘了卖文弄墨的本色，扔下了“占凤”“贪狼”这两个书包袋，让人们去翻书，据说这两词均为星象名，为好风水位之意。迎龙楼两联写罢，这位老夫子意犹未尽，又应族兄弟要求，为陈家自建的无名碉楼（石楼）起了个好名字——“继美楼”，且为这座美名楼题了联：“继晷焚膏追往哲，美人香草慕前贤。”陈鍾鑑通过写联，寄托自己以及村人对求学求仕，对古往前贤的追随和倾慕。陈鍾鑑改楼名题对联之事，为两座碉楼增色不少，一直为村人所传颂。

开平第三座迎龙楼坐落在水口镇开锋村委会钟边村，后枕红山，面对梁金山脉之飞鹅山。迎龙楼建于1927年间，楼高6层，占地面积30平方米，钢筋混凝土结构，为何定燕、何官燕、何源燕、何逢燕等四位同族兄弟

合建。

据说，迎龙楼的建设，起源于一次劫掠事件。一天，同村旅美同胞安叔回乡省亲，贼人得到线报，当天晚上结伙入村抢劫。谁知夜深天黑，贼人误入了定燕家中，硬将年仅11岁的

老六和7岁的老七强行掳走，何家几经周折，才以赎金数千元救回两孩。

此后定燕发动儿子三位堂兄弟，合建此楼。为何取名为“迎龙楼”。楼主后人分析，首先可能与该楼立于龙塘乡之西头，面朝梁金山，有迎龙归祖之意；其次建楼者有望子成龙之意；再次，龙塘历史上曾出过一位人龙，即明朝嘉靖皇帝的老师何宠，嘉靖皇帝曾追封他为“国相”，并赐“万世良相”牌匾，取楼名“迎龙楼”，当也有迎迓此人龙再现之意。

苍城楼田村的“接龙”楼，也有

一副很雅的对联：“接梯高上青云苑，龙势翻腾映月楼。”此楼不高，但作者通过写联把村人希望写得活灵活现。

大沙镇是开平最边远的山区镇之一，位于西水的竹莲塘村，更是山上加山。然而，在这个小村的村后，却巍然屹立着两座石垒的碉楼“竹莲楼”“竹称楼”。其中“竹称楼”最为壮美。何谓“竹称”，由于这个名称过于费解，我专访了该村。经过半天的穷追不舍，最后从一位80多岁的老人处寻到答案。据说，竹莲塘一带为恩平、新兴几县交界地，匪患严重。



椿萱庐



齐家楼

民国七年，村民自己动手，拾山石、烧石灰，垒起了四层高的碉楼，落成后，该取个什么楼名呢？这下可难倒村民了，大家七嘴八舌，议而不决，有人提议，村中“冰壶家塾”的馆仔先生很有学问，不如请他拟个名。第二天，“竹称楼”这个名字便定下来了，一些人觉得不好解，去请教于先生，先生摇着头说：“古书有云，‘竹称君子，松号大夫’。竹称，乃君子楼也。”哦，这位老朽竟然把古语劈开了两半，来了个歇后句式，留一半让人去遐想，去再创作，实在是高。想不到山村中一座土石楼竟然被这位才子冠了这么一个深奥斯文的“雅号”。然而，就是这座碉楼，在那个动荡年代，怎也斯文不起来，据史料记载，该村曾于1920年6月15日和1930年同是6月15日（大沙墟日）先后两次凭楼与土匪头“吴庚有”和“大眼海”交火，且使竹莲塘免于劫。曾为村人立过大功的两座石楼，如今已被风雨吹刷得伤痕累累，如果没有一点真君子的品质，早就倒了。

此外，赤坎镇的“南楼”还发生过七位民团壮士与日寇奋战七天七夜，最后壮烈牺牲的故事，成为当今历史的活教材和日本侵华的铁证；大沙镇联星村的“塘角”楼曾是1947年6月中共新兴县特派员罗明组织尖鹤人民救乡独立大队的大队部所在地。赤坎镇林屋村的惠基楼、北溪村的中庭楼、东山镇长塘村的茅坪众楼等，均为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地下党组织的秘密据点，为革命做出过贡献，留下不少感人的故事。



04

借楼寄意，把楼宇作为抒情对象加以发挥

塘口水边村中巷里“居安”楼，其联：“居高更上云龙气，安乐成富司马心”，巧用了“云龙”“司马”之双关词，喻其志气高远。

塘口李村松冈里之“潮安”楼，其联是“潮流可上，安处能敦”，反映出则进取，入则安然的处世态度。

百合上洞的“家靖”楼，其联“登黄鹤楼读赤壁赋，磨青铁砚歌白雪诗”，楼主引出多个历史人物故事，如唐著名诗人崔颢的《登黄鹤楼》、北宋大文豪苏轼的《赤壁赋》、历史珍贵砚台“青铁砚”、南北朝鲍照的《咏白雪诗》来抒发情感，敦促自己和家人要见贤思齐，做一个有文化、有影响、出人头地的人。

赤坎护龙“伟庐”的门联是：“门高通德，里著步仁”，把建楼安居与人的修德臻仁结合起来，以寄望子孙要立德立仁，光大门户。

长沙东乐“文田”楼主是旅菲律宾华侨周振卓于1921年建造，周振卓是位儒

商，爱舞文弄墨，6层的碉楼建成后，自拟了一副对联：“文史堪娱，琴书自适；田园入望，稻黍同丰”，寄托了自己功成名就，幽闲自适，盼望乡邻，丰衣足食，幸福美满的心情。但时隔20年后的1942年，日军占据开平，一天与游击队交战，日军怀疑游击队以“文田楼”为掩体，用钢炮两次袭击“文田楼”，其中一炮把楼顶角的水泥柱炸断，家人迅速逃跑，“文田楼”被日军占据。时至今天，被炸毁的那段楼柱子仍吊在空中，证明着过去与对联内容极不相称的那段历史。

水口镇书厦村金尊里有座五层高的碉楼称倚云楼，从楼名看，大概比喻该楼之高吧？2007年7月29日，本人前往调研，意想不到的是，这座楼竟是我多年的诗友、旅美诗人余育涓先生家族所建，发起人为余育涓的叔父余兆康。据说余兆康共有4个兄弟，其中育涓父亲居海外，兆康在家乡做点小生意。那时，因为治安不好，20世纪20年代中，由兆康发起建倚云楼。兄弟4人一致响应，楼建成后，兆康家族共享太平，其中兆康夫妇或许是因建楼积德，或是应了楼名的好意头吧，双双高福高寿。余兆康于1993年去世，享年96岁。兆康太太于当年104岁，还健在。

塘口强亚周文洽家所建的洽成楼，其联：“洽助小楼停倦足，成凭富阁可容身。”似乎对自己的艰难创业有了个交代，又完成了个人的夙愿，大可歇歇脚、松口气的意思。

赤坎石溪湘庐联为“文章似玉，气质如松”。把文为人的风骨气度与玉与松相比，自恃不凡。

三埠迳头龙盘里旅美华侨李成伦，青年时在美国唐人街是出了名的戏剧演员，人称“小生记”，可惜在一次演出中不慎得罪了权贵，遭人迫害，幸得被一西人保护，离美返乡，后将一生积蓄在家乡建了一幢4层高的洋楼，取名

楼。方文娴目睹时局纷乱，盗匪横行，一生中庸笃厚，不爱争强好胜的他，为碉楼取了个有点禅意的名号“云幻”，并在顶层门口写上横批“只谈风月”，门两侧用厚板刻上自己亲拟亲书的门联：“云龙风虎际会常怀怎奈壮志莫酬只赢得湖海生涯空山岁月；幻影昙花身世如梦何妨豪情自放无负此阳春烟景大块文章”，作者借楼发挥，感叹身世飘



振庐联

“素居庐”，并配上门联曰“盘溪甚水，农圃为家”。由失宠、惊怕到落叶归根、索居闲处，心头是一种解脱，一种释放，于是用楼名“素居”记之，其楼联更有点“归去来兮”的味道。

塘口自力村的“云幻楼”，是我国著名铁路建筑专家方伯梁的兄弟方文娴建的“私家碉楼”，方文娴年轻时在乡下教书为生，26岁远适马来西亚开办国货公司等，事业有成，曾任多个社团要职。1919年回乡为长子梓林结婚，见旧居平房，怕喊起贼来无处可躲，于是叫儿子夫妇回旗岭村之四方碉楼居住，以防贼掠人勒赎。为此，他于民国十年将积蓄在村后购地，建起了外观很美的碉

零、社会不安，大有看破红尘，情随谢公之意，是目前所见内容最长，最能反映楼主性情的碉楼对联。

在塘口四九村西角坊正对闸口，屹立着一座带小庭院的居庐，名为“翰苑”，对联是“翰留香墨，苑发奇葩”。字体刚劲有力，有点柳体的味道，楼名对联内容透露出自信和得意。经细问之，原来是民国期间，开平县参议、教育界名人潘翰屏的寓所，听说他教出好多个得意门生，都进了官界，于是他在当地算是个有身份有影响的人物。难怪楼要取主人名并配“苑”字以示其大。名如其人，字如其人，文更如其人，古今概如此。

楼庐命名的历史沧桑

——专访碉楼文化专家李日明

文 | 《华夏》记者 笛声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华侨归乡建楼的鼎盛时期，民间赛美、攀比之风也悄然兴起。不少华侨、家庭通过建楼来展示财富，表现自我，或借楼舞文弄墨，显露一手。在这种气氛下建设的开平碉楼，外观上个性突出，决不愿意与人相仿，以免被人们说成没钱、没本事、没文化。表现在碉楼的命名、对联文化方面，同样是奇招百出，千姿百态，异彩纷呈。

百合上洞旅美华侨周昂家，20世纪20年代初要回家建楼，按财力原设想建一座高楼，但其村中兄弟认为，按村规，新建的大楼不能高于或影响到后建的，除非迁到村最后或其他地方建。昂家不迁，只能建了三层。落成后，他很觉得受气，故将楼名改为“气庐”。

就楼庐命名那些有趣有意思的人和事，华夏记者专访了研究碉楼文化的专家李日明。



《华夏》：我们发现，百合镇中洞村之“焕福”“爱仁”、蚬冈镇东和村的“焕然”，水口新风村的“溢璋”楼等，均以楼主全名为楼名。以自己的名字作楼名，是为了体现自我和自信吗？

李日明：是的。但有一些楼主则觉得这样过于板滞，于是在自己名字中取一字，再加另一“安”或“庐”字等合成楼名，赤坎新联的“植庐”为司徒植所建，其门联便取种植的“植”字，意义曰：“植者立也，庐而居焉”。一语双关，意思是，种植的话，一定要挺立，也有此楼是名为“植”的所建、所居的意思。如百合茅溪古松里方守逸的“逸安寄庐”、莲溪村周家赏的“赏安楼”、恒北里关崇远的“信安”楼和“荣庐”“培庐”“灏庐”“禧庐”“煊养园”等。以人名组成的楼名，约占楼总数的30%。

《华夏》：在侨乡开平大建碉楼的年代，也有不少的村户或个人并不是那么富有，只能集资兴建。这种情形怎么命名呢？

李日明：以众人之名或集众人之意作楼名，以示公平、团结。为使大家名正言顺地拥有这座



永福居

尘封半个多世纪的历史终于揭开神秘的面纱

楼的权益，有的便在楼名上进行明晰化。如塘口镇魁岗村石滩里黄荣耀一家合资兴建的居楼称为“私和楼”，以避免日后与人争议。黄柱、黄荣春、黄荣南三父子共建的三层碉楼，定名为“三星楼”，名正言顺地说明三人所有。

塘口卫星村张容沛、张容照、张容会、张容旭四兄弟于1925年合资建了一幢居楼，由于共同合作，平均出资，故合商取名为“四份楼”，将内情交代得清清楚楚，免致日后争议，似乎有点从外国引进的AA制的形式。

赤坎灵源村委会的虾村新村，是出了名的“财主佬”村，为保护家园，1925年由旅加华侨关华德、关国安、关定俊、关涛四位富豪出资，请德国人设计，在村东头建了一座6层高的古堡式的碉楼，为赞赏这四位富豪的功绩，村人为这座楼更名为“四豪楼”。

此外，如群安、群秀、协群、

协益、合股、合和、合益、三和、共和、五权、同安、万福、大众、志众、昆仲等，都是众人楼普遍使用的名号。合资共用的这类碉楼，比较讲究实用，对联文字装饰较少，当然偶配有联语的则出自众人之手，质量都不错，如塘口龙和里的“合成楼”配了一副对联：“合楼颂吉，成里居仁。”内容大方得体，目的明确，从楼说到里，皆大欢喜。

塘口龙和村长安里的共和楼，东西门口都配有对联，分别是“坐为琴书显征经纬，乐在山水以观智仁”；

“树色鸟声南宫北苑，墨缘书味东壁西园”。联语工整，情景吻合，书卷味浓，在乡村的新楼里多了这类墨迹文化，其影响肯定是会震撼一时的。

赤坎德祥里关勳权兄弟等合建的众楼，取名“群安楼”，其门联是“群处和乐，安富尊荣”。寄托了建楼者对建楼后和睦相处，共享富贵荣华的

希冀。

塘口里村古中里谢美远所建的居楼取名“中肯”楼，其联：“中规中矩，肯构肯堂”，个性强，雅俗共赏。

赤坎五龙的众人楼“复敬”楼，其门联“馥郁琼林仁里美，繁香满室德为高”。道出了立仁修德在人生处世，安居立业中至为重要，是使人生美满、家庭繁昌的基础。

百合儒北关苍荣兄弟所建的三层居庐式的碉楼，被称为“兄弟寄庐”，既说出兄弟共同拥有的产权，也以楼证明兄弟的团结同心。

《华夏》：孙中山领导推翻清王朝，建立国民政府，是当时的世界大事。塘口四九村虾潮里吴淀海，在民国元年建的“淀海楼”，楼主以“民国”为题，以“鹤顶格”的形式为碉楼配了一副对联：“民权可贵，国体光荣”，有胆有色，令人敬畏。百合松荫煜光楼联“惠此中国，宏我汉京”。

这在当时是一种时尚吗？

李日明：是的，以时尚语作名、作对以示新颖、时髦。

塘口五星里的叶启焕，随后也以“民国”为内容，在自己的“镇庐”门口，写上了“民歌盛世，国际太平”，体现了楼主对国事、世事的期望。月山大湾的“五权”楼，则出自民国时期孙中山先生创立的《五权宪法》，废除封建帝制，倡导民主精神，很时尚。

蚬冈中兴里一位华侨竟在自己的大门上刻了一副对联：“事业惊人华盛顿，英雄盖世拿破仑”，以世界著名领袖、美国独立战争大陆军总司令、美国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1732—1799）以及法兰西帝国缔造者、卓越的军事家、政治家拿破仑（1769—1821）作比。洋为中用，气势磅礴，真个气魄惊人盖世！

1935年，塘口大安里陈耀煥、陈明煥昆仲，回乡建了一座碉楼，命名为“怡怡之居”，并在东西两门口配上了两副颇为入时的对联：“文明发达，世界维新”，“家齐物阜，国富民强”，真是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也！当然也有一些写得更现实的楼名，如塘口冈二南芬村旅居美国华侨杨绍简，1921年回乡购地建了碉楼，目睹国内军阀混战，平民百姓苦不堪言，居楼建成后便取名：“止戈为武”，同时选拟了一副门联“寄怀楚水吴山外，得意唐诗晋字间”，表达自己对战争、对和平安定的担忧和无奈。

赤坎沙溪东和里仲毫别墅联：“闲游芳草戏鹦鹉，笑倚雕栏摘斗牛”，反映出主人追求一种闲雅自由的生活境界。

百合儒南“缉安”楼，联“缉穆风规美，安怀气宇高”，体现了楼主的修穆高怀。

赤坎塘美村的司徒均把自己的四层碉楼命名为“披云耕月”，其得意和浪漫之情不言而喻，加上他所写的门联“四时花月寒暄里，一片湖山锦绣中”，写出了自己勤奋劳作所希望享有那平淡而富于人情味的家庭生活，同时又希望国家太平，江山一统，四时花香鸟语，繁花似锦。啊，生逢乱世，这种希冀和平，又何止楼主一人呢？

塘口潭溪古北里“琼荣”楼，其联“社会融和春气象，精神焕发日光华”横批是“世界升平”，也反映出楼主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及融合社会的期盼。

赤坎两堡焕庐，其联“人居寿宇，民乐春台”，反映主人对长寿、对人民安居乐业的向往。

赤坎石溪石仔冈村“联安寄庐”与上联异曲同工，互为借鉴，“联登寿宇，安步春台”。

赤坎两堡世兴里的振庐，其东西门联分别是：“山河依旧，世界维新”“和平处世，忠厚传家”，内外兼容，写得圆满公正。



合安楼

每一座碉楼，都有自己的故事



镇安楼

源远流长的华侨文化赋予开平丰富的人文景观



九畴楼

碉楼是侨乡独特的符号

**翰苑楼**

只有行走在碉楼中，才能感受其古朴之美

**汉光楼**

开平碉楼散发着独特的魅力

**世和楼**

在碉楼中守望乡愁

《华夏》：以典故、雅文作名、作对的好像也不少，学养深博，这方面您可以举一些例子吗？

李日明：百合镇松朗村的灯楼，建于三岔路口的小山上，却借用了刘备三顾卧龙岗诸葛亮庐求贤的故事为楼名，命名为“三顾”楼。让人觉得既有文化，又很实在。

百合镇厚山长安里黄树卓一家建了两幢碉楼，分别取名为“养性寄庐”“养和寄庐”，隐喻了要家人修心养性的意思。塘口镇一碉楼，取名“乍得人世”，楼主是否对老夫子“逝者如斯”句特有所悟？已无可考。此外还有一些楼名很特别，如“咸宣楼”“居得逸楼”“光天化日”“瞻室就日”“日月居楼”“养闲别墅”“康乐居庐”“岭南寄庐”“爰得我所”“华实东舍”“披云耕月”“边筹筑楼”“六也居庐”“未达敌楼”“西管子楼”“可以楼”“存德楼”“藏春庐”“逊志轩”“叠成庐”等，五花八门，标新立异，意趣盎然。

更有甚者，塘口强亚庙东里一方姓华侨为自己于1915年兴建的3层居楼命名为“危庐”，使人听之不寒而栗。我百思不得其解，初时以为楼主取“安危相易”之义，眼见危，实则转“安”之意；又想或者楼主取李白之“危乎高哉”句意，喻自建楼之“高”，但该楼仅二层半，此意也不成立。带此问题，笔者最终寻到楼主80多岁的儿媳妇，问之，这侨乡老人出语惊人：“我听老爷说过，‘危’是星宿之名，是长久光明的意思，不作危险解。”噢，回家翻开《辞海》，果见危目中有：

“二十八宿之一，共有三颗，一曰宝瓶……”的解法，真想不到，开平碉楼中有如此深奥的科学文化。

有些对联，以示楼主德行之高。如赤坎南楼的灏庐，其联是：灏怀梁老，庐慕陶公。这里的梁老，指东汉的梁鸿，家贫博学，后与妻孟光隐居齐鲁，相亲相爱，举案齐眉。陶公指晋朝的陶渊明，曾任彭泽令，因“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而隐居，以隐居诗闻名于世。庐主以“怀”和“慕”两位著名隐士入联，可见作者当时的思想取向，怀恋乡间清静隐逸生活。

赤坎龙冈里延禧大宅联：“爱庐莫笑陶元亮，地枕南山壮声势；居室当同滕子京，宅营东洛大规模”，更是以古人作比，强调了自己建庐的思想感情，渲染了“大宅”的气势。

赤坎沙溪雁湖的“挺秀”楼，其联“挺生宝树，秀贵嘉禾”，以古人视为瑞征的“宝树”“嘉禾”作喻，寄望建楼后会带来“吉祥”。

赤坎树溪村也有个“挺秀”楼，其对联是“蛟腾风起，桂馥兰芳”。好话连篇，俗中带雅。

塘口升平安塘里周崇祥建的碉楼式书室取名“五桂”，其联“丽日楼台春似海，清风故厦客如云”，因是书室，讲求人气，故带有点广告

的味道。

《华夏》：在开平碉楼这世界碉楼大观园中，楼名称得上是这个大观园中的一朵奇葩。我们看见一组奇妙的数字化的楼名：一枝楼、两宣楼、双安楼、三星楼、三祝楼、三多楼、四份楼、四豪楼、五福楼、五权楼、五德楼、六元楼、六角楼、六也居庐、七星楼、八角楼、九畴楼、九合楼、万兴楼、万福楼、十八万楼、添亿楼、千亿居庐等等。我们叹服昔人的胆色才智之余，也很想了解这些数字背后特殊的含义。

李日明：塘口魁冈新魁村村头屹立着一座6层高的碉楼，楼北墙爬满了寄生的流鼻花，给墙身披上绿衣，漂亮中带有几分沧桑感。该楼取名“一枝楼”。据说这是众人楼，所以取此名字，一是这座楼建得高，一枝独秀，其次是村人认为有了这座楼，今后“一乐也”了。于是一些好事者就顺意拟了副门联：“一劳永逸，枝寄常安”，啊，世上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呢？楼建成后，新魁里还是不能常安，走贼的事依然不断发生。

当然取数字为名，楼主也不忘记寓楼名以好意头。如塘口强亚村广陵村方富阡兴建的众人楼，取名“两宜楼”。其是否取白居易“明月好园三径夜，绿杨宜作两家春”，还是取苏轼的“淡妆浓抹总相宜”之义呢？三埠思始的“陶然楼”，是源自白居易的“更待菊黄家酿熟，与君一醉一陶然”诗句吧？此外还有“三多楼”以示多福、多寿、多子。“九畴”或喻多田多地，美满富足吧。

三埠思始乡新美里有座三层高的

居庐称六元楼，传说楼主旅居美国，凭6元起家，努力读书，成了医生，赚了钱，回家建了此楼，命名为“六元楼”，恰好他在家里也排行第六，故村人称余六公。他说，把楼命名为“六元楼”就是希望自己永不忘本。

百合上洞村有座楼称“十八万”楼，这十八万，指的肯定不是钱，那时的碉楼，花1.8万已非常厉害了。不知主人在传达什么信息呢？已无从考证。

塘口石滩村的黄柱，一家三口集资兴建的居楼，命名为“三星楼”，或许有“三星拱照”之意吧。赤水大津村于1919年集资兴建的众人楼，取名为“千亿居庐”，取人多力量大，志气高的意思吧？或希望取此大名，震慑土匪。谁知世事难料，1932年盘踞在沙栏的贼匪再次进村洗劫，幸得更夫发现得早，点燃火把通知邻村，合众力才将贼人击退。

《华夏》：那些无名、佚名楼后来都有绰号，这是怎么回事呢？

李日明：赤坎南楼联盛里，旅美华侨司徒俊锦于1928年回乡建了一座4层高的碉楼式居庐，人依他的名字称锦庐，他在楼顶的牌匾却写上了几个英文“SWSH”，未知如何解释。

在塘口镇，我们发现一座五层楼，楼名处塑一“A”字，楼顶上方写着建造时间草书阿拉伯数字“1898”，不知是什么意图。从表面看，这是清末作品，是否反映楼主刻意将侨居国的新鲜文化带回，展示给乡亲们知道呢？不可而知。我还发现一些楼只用

“1925”“1930”的建筑时间作楼名的。也有的免用文字表达，索性在

楼额上塑上金钱或花卉图案作罢，免得人家说三道四。这说明当时开平的碉楼居庐实在太多，楼名的好词都被人们用尽了，与其重复，不如标新立异，拿洋文或用美图代替。

在开平碉楼楼名中，约有5%的楼名都不是原名，是后人为方便记忆给起的或约定俗成留下来的，较多的如某某村楼，东、西、南、北楼等。苍城旺冈有座碉楼，因在历史上多次救过村人的命，人们便把它称为“救命楼”。在调研中，我也碰到过有那么两座“无名楼”。一是三埠迳头盘龙里一李姓的居楼，1935年回乡时叫人绘了图纸，做了五层楼的地基，建了首层就要去美国，他告诫家人，以后我年年回家，每年建一层，直到把它建好为止。第二年如期回乡建了第二层，谁知第三年准备回家时，抗日战争爆发，此后再没回过乡了。于是，该楼成了当地历史上最长时间的烂屋楼，一些人且叫它“无字楼”。另塘口上下屋村，一陈姓华侨，1898年回乡建楼时，钱被人骗走，因而停建，人们便叫它“烂楼”。元咀村关姓兄弟建的楼，因地基出现问题，楼体倾侧，事不如意，连楼名也懒得考虑，就叫做“斜楼”。一些楼，原有名称，由于种种原因而被人叫歪了名，如蚬冈镇的“边筹筑楼”，名字起得奇特，可建好后不久就斜了。久而久之，村里再也没人叫它原名了，只叫“斜楼”。后来，此楼越发倾侧，人们索性叫它“侧楼”。如此侧楼，我已亲见10余座了。

中国远征军的非常岁月

图片来源：《新一军印缅抗战史实图志》





02

01. 1945年3月，第五十师即将在乔梅与英军第三十六师会师之际，全国慰问劳总会派出慰问团飞抵新维，慰问团长于斌主教为第五十师官兵颁赠锦旗，表彰官兵们在缅北反攻中立下的卓著战功。图中前排左起第一人为师长潘裕昆，潘的左手边手持有“V”字锦旗的是副师长杨温。

02. 中美联合谢尔曼中型坦克车队清除公路上最后的日军路障。

03. 卫立煌（左三）、孙立人（左一）陪同索尔登（左二）检阅会师的部队。



03



04. 新维是腊戍以北的重要支撑点。1945年2月，军长孙立人以新三十师为主力，沿滇缅公路西侧进攻新维；以新三十八师第一一二团为右翼，自公路左侧经曼文一带高地，向新维推进，于20日克复新维。图为第5332旅的士兵与新三十师的士兵在战壕中准备战斗。



05. 第五十师与英军第36师在乔梅会师。图为第五十师的士兵与英军第36师的士兵热烈握手的温馨情景。

06. 新一军军官们视察南坎佛寺废墟的情景。

07. 1944年11月30日，郑洞国（背对镜头坐者）、孙立人（站立穿马靴者）、李鸿（孙的右边）在八莫前线指挥所与印缅战区司令官索尔登中将（右边坐者）商讨破日军防守的计划。



怀念那消失的凉亭

文 | 黄仁生



黄仁生

缅甸归侨，1945年生，1965年回国，入学于广州华侨补校，适逢文革，1968年当知青上山下乡海南岛五指山麓黎村苗寨历经13年，1981年被抽调回广州参加恢复组建省侨联工作，历任该单位副秘书长、经济部长、宣传部长等职，曾任省政协第七届委员。2005年退休后从事网络评论和写作，以曾经下乡的海南村落地名“三更罗”（黎语谐音，“一块小田”之意）为网名活跃于互联网。

仰光的“缅甸华侨中学”是我中学的母校，她曾是缅甸华侨的最高学府，于1919年由旅缅华侨筹建，特别是曾广庇先生于1920年捐赠别墅“广庇楼”一座、园地11英亩作校舍和校园。缅甸华侨中学于1921年正式招生开学。我在母校“缅甸华侨中学”度过的时间长达6年，那是我长知识和人生价值观形成的阶段，所以我对华中的岁月有一种特别的眷念。

想起母校，多数人的脑海里都会立即浮现那雄伟的钟楼，不错，华中的钟楼挺立在伊洛瓦底江畔近百年，在佛国诸多的建筑物中很是引人注目。直到现在，虽然学校已被当地政府收归国有50多年了，但那钟楼依然苍劲昂立，标志着华中之魂永存！



这是最近在网上找到的广庇楼和凉亭的全景图，非常珍贵的历史资料



每每想起华中钟楼的时候，我就会想念起另一座已经不存在的建筑：这就是校园中央“广庇楼”前的一座中国传统风格的凉亭。这座凉亭在20世纪50年代前还存在，好像到了60年代就没有了，我那张摄于1962年高中毕业的全班集体照片就是在那凉亭原址上照的，那时凉亭已不见了，已经变成一座喷水池。

究竟那座古老的凉亭是在哪一年给拆毁的呢？我的记忆里已没有任何印象了。根据现在可查到的相片推测，应该是在1958年到1962年之间三四年中给拆毁的。我那时正值初中升高中的阶段，思想单纯，对许多事物变迁的背景不具关注能力，现在回想起来非常遗憾。



这是最近在网上找到的华中高中第 11 届学长们在凉亭前的合影，那时是 1958 年，说明凉亭还在



1962 年本人所在的班级高中毕业时在广庇楼前的合影，凉亭已没有了



那时我家就住在华中附近，在没有考进华中时，我就经常溜进校园里玩耍，我至今记得很清楚，那座凉亭底座外墙上有一块碑文，上面刻有一段文字：“纪念中国远征军阵亡烈士”。当时才10岁的我，不知道“中国远征军”是什么，为什么在外国的地方建立起一座纪念中国军队的建筑？倒是对凉亭屋顶一组国画印象很深，共24幅，内容是讲二十四孝的故事，每一幅画表达一个孝的典故。到了高中，虽然课本和老师会讲到中国抗日战争历史，但是因为我们用的课本是香港左派背景出版的，只有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历史，而没有中国远征军的内容。我是从课外阅读中对中国远征军有了很粗略的认识，但已令我十分敬仰，因为知道这支军队里有许多为国捐躯的青年学生，他们投身抗日救国，受尽了战争年代艰苦卓绝的磨炼，不少



中国远征军



偉大的先賢曾媽庇
ကျော်မှင်ကြံး-ဦးချိန်ဇား
1850-1920

中華民族の勇士として、彼は常に國家と人民を守るために奮闘した。彼の崇徳と善行は、多くの人々に感動を与えた。

彼の死後、彼の名前は永遠に記憶に残る。彼の精神は、今もなお多くの人々の心に生きている。

曾廣庇の肖像

人甚至葬身异国。令我遗憾的是，当对中国远征军有点了解的时候，凉亭早已给拆毁了，再也看不到那碑文了。

中国远征军是1942年3月为保卫中国西南大后方和抗战“输血线——驼峰航线”而出征滇缅印、抗击日本的英雄部队，中国远征军在国外对日抗战中历尽了许多难以想象的艰苦磨难，如惨烈的仁安羌战役、孟拱战役、穿越野人山、西进印度、强渡怒江、血战高黎贡山等，都为中国军队谱写了光辉的历史一页。特别是远征军的一支队伍穿越野人山时粮尽弹绝，疾病流行，病死饿死大量官兵，昏倒的士兵在蚂蝗吸血，蚂蚁侵蚀，大雨冲刷下，很快就只留下一堆白骨，以至沿途尸骨遍野，前后相继，惨绝人寰，一支3万5千多人的队伍只剩3千多人，数万官兵牺牲殉国。中国远征军巨大的牺牲换取了自甲午战争以来中国军队首次征战的彻底胜利，对亚洲太平洋战场和整个世界的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为感谢中国军队解救被日军围困的英军，英皇曾向中国远征军新38师师长孙立人将军颁发了“帝国司令”勋章。

然而，纪念这支中国人可以引以为骄傲的中国



远征军墓地

远征军阵亡烈士的凉亭，竟然给拆毁了。每次想起这事，我心里总感到一阵悲凉。16年前，我重返离开30多年的缅甸，曾找机会成功进入已被当地政府收归国有的母校校园走了一圈，虽然许多建筑物都还在，但现在的占据者已将母校折腾得面目全非，雨盖操场和足球场都盖了平房住人，唯独大钟楼旧貌不改，傲立在异国疆土，此时适逢天空乌云密布，我似乎感到许多中国远征军的孤魂在钟楼上空漂浮，我想，那座消失的凉亭是不会重新出现的了，但是，当年拆毁这座凉亭的决策人和经手人应该还有人在世，他们会不会为自己的过错和罪责反省？让这些流落异国他乡的英烈忠魂得以安息呢！

不忘初心

——海外华人书法家协会 2017 新年献词

人之初，性本善。弘扬善美，付诸毫翰。这是海外华人书法家协会来自五大洲35个中国海外国家书法代表的心声。正值2017年元旦之际，我们手牵手，迎接新鲜的东方曙光，并祈颂全球华裔同胞和各民族仁人事业蒸蒸日上，万事如意吉祥。

海外华人书法家协会在2015年由各成员国书法界代表一致倡议下，于同年12月在雅加达宣告正式成立，并于2016年1月在雅加达合法注册。协会主席团成员由中国海外35个国家的书法组织的负责人、主要骨干、精英共同组成。

组成海外华人书法家协会的各国艺术代表及团体，在历年来举办了在世界各地具有深远影响的书法展览交流活动，早已成为当今世界书法艺林的支柱。由各国艺术团体组成的海外华人书法家协会大家庭，将以联合组织力量的姿态，阔步迈向新天。

经过充分的筹备，以“一带一路”为主题的海外华人书法家协会首届作品展，将于2017年举办。中国驻印尼大使谢锋先生、印尼教文部艺术主任恩棠女士、中国侨联主席林军先生、中国书协主席苏士澍先生等尊贵嘉宾，已为展览赐予献词及书法题词，对本会全体艺术同道寄予厚望。各国书法界代表的力作将汇聚展览，接受世界各国的检阅。

我们将以雄亮而稳健的步伐，同心同德，不忘初心，以书法为媒，架起传播美善、友谊、和平的彩墨虹桥。

海外华人书法家协会主席团

2017年1月1日

爱国归侨杨国贤的赤子情怀

文 | 《华夏》记者 赵阳欢

身为归国华侨，杨国贤对于华侨的历史非常感兴趣。他曾组织“和平之旅”小分队到新加坡、马来西亚进行调研，追思当年侨胞爱国之情。

第一次见到他时，很多人会惊讶，因为他个子不高，面容清瘦，也许因为生病的缘故，穿得较常人更厚重些。从他的外表，很难想象他曾经在耄耋之年做出了那样的成绩。然而，当他开口说话时，人们又会惊异于他的思维是那么的敏捷，言语之中又是那么的乐观积极，不由得让大家觉得可亲可敬。

他就是广东省南洋归侨联谊会会长、《南侨机工英名录》主编、水电物资公司退休党支部书记杨国贤。

心中向党赤子归

1934年5月，杨国贤出生于马来西亚一个普通的华人家庭，祖籍广东大埔。二战爆发后，马来西亚沦陷，年幼的他亲眼目睹日军入侵暴行，还曾因不肯对日军鞠躬而被日军在烈日下罚站，小小的心中从此埋下仇恨的种子。在学校，他受到进步教师的影响，偷偷和同学传阅中共、苏联的进步书刊，从此心系祖国，萌生了回报效祖国的强烈愿望。然而，慈祥的母亲不忍心看到年少的他孤身远离，无人照顾，便竭力劝阻，但母亲的眼泪，冷却不了他那一腔沸腾的热血。

1952年，18岁的杨国贤毅然告别马来西亚回到家乡，进入广州南方大学接受培训，三个月后又被选送到珠江水利工程总局水训班学习两年。由于表现突出，他于1953年光荣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5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忠诚事业历艰辛

杨国贤干起工作来“不要命”。1959年12月，杨国贤被调到省水利厅勘测设计院。在水利测量工作中，杨国贤担任过技术员、突击队长。他曾背负着沉重的仪器设备整天奔波在荒郊野外，行走在河流山川之间，顶烈日，冒严寒，足迹遍布珠江流域。艰苦的野外作业、长年累月的行走，导致他腿部患上静脉曲张，几十年来，他的下肢一直是水肿的。另外有一次，在野外勘测时，他劳累过度导致胃出血，被同事送入医院抢救。

杨国贤兢兢业业的工作赢得了上级部门的认可和鼓励。1973年，杨国贤调入省水电物资公司，历任政工科科长、人保科科长、经营部经理等职。历年来，他因工作表现突出多次受到表彰奖励，多次被评为“厅系统优秀政工干部”“厅机关优秀党员”“公司劳动竞赛先进个人”“省水利系统人事干部先进工作者”等荣誉称号。

在工作以外，杨国贤还是个不折不扣的“热心肠”。在20世纪50年代，全国上下掀起学习文化扫除文盲热潮，由于队里工农出身青年较多，文化程度较低，热心肠的杨国贤主动担任文化教员，利用工余时间，辅导工友学文化，增长知识。



老归侨杨国贤

在生活中，杨国贤对自己很“抠门”。为了支援社会主义建设，杨国贤曾将两年的工资全数用来购买公债，只靠出差补贴维持自己的基本生活。很多人说，姑娘们最不喜欢抠门的男人，然而，杨国贤不仅没有把身边的姑娘吓跑，反而赢得一位学医的大学生姑娘的青睐，最终两人建立了幸福美满的家庭。

老骥伏枥夕阳美

1994年7月，杨国贤光荣退休。本来可以在家享享清福的他，偏偏闲不住，不但担任水电物资公司退休党支部书记一职，还担任了广东省南洋归侨联谊会会长，为广大侨胞办了不少实实在在的事。

他为受冤屈的侨胞鸣不平，为深处贫困之中的侨胞争取应得的补助：杨国贤曾为帮助“文革”中受难的南侨机工落实政策而奔走呼号，排忧解难，也曾为了给在“文革”中被害，曾被何香凝和周恩来总理誉为“巾帼英雄”的南侨机工李月美的家庭解困而费尽周折；他为梅州受冤致死的南侨机工丘梦熊争取平反恢复名誉，还为多名南侨遗眷争取政府的生活补贴。

阳春马兰、留垌华侨农林场的历史遗留问题一直是个棘手的问题，他却毫不犹豫地接了过来，奔走呼吁，最后得到致公党广东省委员会的支持和接力，历经8年终于得以解决。此外，他还协助5名英德农场华侨及水电物资

公司抗日老战士、归侨董曼补领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和慰问金。

身为归国华侨，杨国贤对于华侨的历史非常感兴趣。他曾组织“和平之旅”小分队到新加坡、马来西亚进行调研，追思当年侨胞爱国之情。为了还原再现和歌颂南侨机工在抗战中的丰功伟绩，年事已高的他亲自带队跑云南、奔福建、下南洋，采集史料。他自己又出钱又出力，历时9年，编撰出包含4000名南侨机工、被誉为一部南侨机工专属人名词典的《南侨机工英名录》。另外，为加强与海外社团的联络与交流，配合马来西亚华侨社团开展华文教育筹募基金，他每年都派出艺术团，自费到当地义演。

然而，杨国贤的关注对象，远不止侨胞这一个群体。退休后，他还曾发动社会力量，建扶困基金会，帮助农村贫困家庭子女入学上百人次；为农村建教学楼，联合市侨联、白云街、市外国语学校、海外侨团帮助农村侨胞学校添置教学设备，改善教学条件，建教学楼，充实图书14万册。

杨国贤热心于侨务事业，奉献社会的事迹数不胜数。他的无私奉献精神得到了社会的高度认可和广泛赞誉。2003年，广州市归国华侨联合会授予杨国贤“从事侨联工作20年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2014年，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广东省归国华侨联合会授予杨国贤“归侨侨眷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当前，杨国贤仍在与病魔作斗争的同时，坚持继续为两位南侨机工的遗孀落实有关政策；继续争取五年前由他牵头联络全省20个华侨社团发起向省政府报告给予退休的归侨生活福利补贴问题的提案。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从意气风发的年少，到如今耄耋之年，已是82岁高龄的杨国贤，永远跟党走的决心从来没有动摇，乐于奉献的脚步始终没有停息，在很多次人生的转折中他都抱着坚定的理想信念，胸中总是洋溢着对国家的爱，对同志的情。他用他一辈子的光景诠释了一名归侨的赤子之心和一名党员干部的精神风采。

重返广州的沉重记忆

文 | 三更罗



我是下乡13年后才回城的。一般知青是三年、四年就回城了。当时知青回城都是靠招工、招生、顶职、病退等相关政策处理的，落实这些政策的前提就是要在广州有家庭和直系亲属。我们这些归侨知青，在广州没有家庭和亲人，这些政策都无法套用，好在中央出了一条可以让归侨和港澳知青出国出境和亲人团聚的政策。这项政策据说是通过海外某著名侨领向周恩来写信反映后才出台的。于是在广州知青回城的同时，许多归侨和港澳知青也出国了。

归侨知青中还有一部分是全家回国，但父母不在广州，而是在其他地方，多数是在各地华侨农场，这些知青既不适用广州知青回城的各种政策，也无法适用出国出境和亲人团聚的政策。为了解决这部分人的问题，省侨务部门就通过省政府批准，向省市各国营企业戴帽下达招工指标，专门招收这部分人，省侨办和省侨联还为此创办了企业，招收这些归侨知青，比如，省侨办的粤侨企业公司和省侨联的侨生印刷厂和海珠餐厅都是为招收归侨知青回城就业目的而创建

的。以上这些方方面面的政策基本上涵盖了下乡知青的各种类型，解决了大部分归侨知青的回城问题。

但仍然有极少数归侨知青还是遇到政策上的难题，令他们回城问题受阻。例如，有少数知青已经在兵团或农场提干，担任了干部职务，这些人无法按一般职工身份套用招工等政策回城，从人事组织部门角度也很难商调这些知青，因为干部人数受到严格的编制配额限制，在那个年代财政拨款比较紧，没有编制就没有工资。这类知青只有等大学复办后，早期是招收工农兵学员，靠推荐当工农兵学员升读大学；后来恢复了高考制度，就通过报名高考，录取后离开农场；再就是遇上省市一些单位有编制配额下来商调干部回城。显然，这些机会都不是很容易遇到的，特别是后一条。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正是结束“文革”进入改革开放的年代，一些在“文革”期间因受到冲击而瘫痪或取消的机构单位都需要重组和恢复，于是这方面新增的人员编制为解决干部身份的知青调动提供了机遇。



20世纪80年代初倪宏毅(右一)和他的学生

1981年初，我忘了是谁告诉我，说我们原来学校（广州华侨补习学校）的校长倪宏毅^[1]，下到海南来调干部，已到了我们农场所在的万宁县了。

他是从海南岛西线转过来的，跟他一起来的还有“省委一办”（安全厅的前身）的处长郭道果，“一办”也乘这机会跟随倪校长到海南物色人选，他们已经在西线物色了几个归侨知青，所以，这批调回广州的有的是去“一办”，有的是去“省侨联”。

倪校长本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华侨事务委员会（简称中侨委）的干

部，是研究制订华侨政策的处长。1965年，广州华侨补习学校校长陈子广（延安老干部）在“四清”运动中被整下台，由于我们学校是属于中央侨委直接管辖的，所以就派了倪宏毅下来接任校长。他上任不到一年，就遇上“文革”运动，学校解散，他也下台，全校学生则下海南当知青。“文革”结束落实政策时倪校长调到省政府外事办公室当处长。后来中央为恢复在“文革”中瘫痪解体的中侨委，组建了“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和“中华全国侨联”两个单位，当时有说法是，本来是要恢复“中侨委”的，但

因为台湾也有一个叫“中央侨委”的机构，于是就改成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和全国侨联两个单位，广东省也按此精神组建省侨办和省侨联，于是中共广东省委把倪宏毅从省外事办调出来，叫他负责组建广东省侨联。

倪校长接到这个任务后，首先就是要找一批熟悉侨务工作、对华侨有感情的人来参与省侨联的组建工作。他优先考虑的有两批人，一是他担任广州华侨补校时的学生，他到学校不久刚好是“文革”动乱时期，对一些学生的品质、水平、能力有一定的印象，这1000名左右已经下乡的学生中

^[1] 倪宏毅

1918年生于广东揭阳县新亨乡。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2—1944年在中山大学师范学院肄业。后组织派回揭阳任韩江纵队大队教导员。抗战胜利后转入地下坚持斗争。1946年10月转移到泰国曼谷，参与韩江纵队撤退人员的联络工作。1948年2月回国参加武装斗争。1949年5月任中共潮汕干部学校组教处主任。建国后先后在中南局、中侨委任科长、处长，1965年任广州华侨学生中等补习学校校长、支部书记，省侨委党组和广州市教育局党组成员。1973年在省侨办任处长、党组成员。1981—1988年任省侨联常务副主席、顾问，兼全国侨联常委，省第六届人大常委，省人大侨委会委员，兼任省华侨志编委会副主任。1988年12月离休。1990年被广东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聘为《广东志华侨志》主编。1993年10月于广州逝世。



农场场长陈名安（右）和作者

他可以挑选一些合适的人选到省里充实侨务干部队伍；另一批人是，在文革中由于中侨委瘫痪撤销，有的干部从北京下放到广东的山区，可以找回这些人归队，加上一些落实政策回来的广东省侨委老干部，一共不到20人，广东省侨联就是在一批老的侨务干部带着几名年轻的归侨知青共同努力下恢复组建起来的。这是1980年前后的历史了，我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回到广州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侨联，也就没有我后来的经历，回城后在这些省直单位的20多年经历是我人生最重要的阶段，因为这一阶段不同于下乡时期，是体现我的人生价值、人生意义和奠定人格尊严的重要阶段和最后阶段。

倪宏毅并不认识他从海南调来的我和另一名知青，我在学校里算是刚入校的新生，“文革”前默默无闻，和倪校长没有过任何接触，“文革”中我虽然成了一个活跃人物，但那时被打成“党内走资派”的倪校长只能在牛栏里劳动，或写检查材料，也不会主动接触任何一个红卫兵；另一位归侨知青和我同姓，名字发音也相近，经常给人搞混，但他不是补校学生，是在“文革”期间回国，学校已停办，滞留在学校“侨生接待站”，我们称之为“新侨生”。他在知青下乡浪潮中，曾带领一批“新侨生”到华侨农场搞调查研究，为“新侨生”的前途寻找方向和出路，成为一个知名人物，除此之外，我们两人并无其他任何背景，所以，我们两人的调动，既不是带名单的照顾，也不是和倪校长有任何私人关系。就从这点，现在有的人可能无法理解那个年代一些党内正直廉洁的干部作风，倪宏毅就是这种人。20多年前他病重入院，我在他病床前给他笔录口述遗嘱，才知道他献身革命一辈子，一名行政11级的高级干部，留下的财产只是活期存折里几千元存款和房间里满柜子的书籍，单位分配的宿舍当时尚未房改，产权还不属于他。

我庆幸回国后，在成长的路上能遇到几位决定我人生前途的上司和朋

友，这样的人好不在于多，而在于能否有这个机遇，有了这种机遇，能走上怎样的人生道路，就取决于自己的价值观和工作能力了。

在下乡的艰难岁月里，我遇到了兵团的刘政委，他带领我进入体制，走上一条体制内成长的道路；兵团撤走后，在农垦年代，我又遇上了农场的陈场长，他让我学会做一个有独立人格的人，帮助我进入人生的转折点；后来在回城的问题上，我很幸运地遇到了倪校长，他调我回城并进入省直单位，让我在较高的社会层次上了解和认识这个体制，让我面对事业上的许多挑战，在人生最后的阶段，留下了可以让自己安慰的足迹。刘政委、陈场长和倪校长，我一生都会记住这三位领导的知遇之恩！他们虽然分别在军队、地方和机关不同领域，但都有一个共同点：廉洁奉公，有思想，有个性，有独立人格。清贫、低调，与世无争的一生，也是光辉的一生。

“只有中国崛起了，华侨才有地位”

——越南归国华侨杨尚义和他的非凡年代

文 | 何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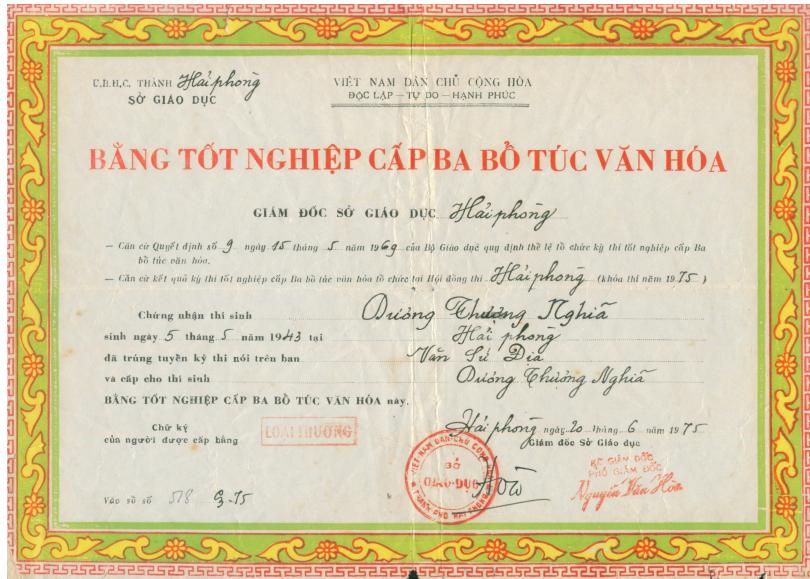
杨尚义参加2007年归国华侨作家联谊会

华侨农场，一个诞生于上世纪的名词。到今天，它和它的居民们已渐渐淡出视线，成为封存在历史里的记忆。但他们的经历，是中国历史进程中一段不可遗忘的中国故事。杨尚义便是这个故事的营造者，他越南华侨的经历，仿佛如烟的往事从历史深处向我们慢慢走来……

房地产商人的祖母

杨尚义祖籍福建省同安县，祖上是普通的农民。受当时环境和下南洋风潮的影响，民国初期，其祖父、祖母漂洋过海来到位于越南北部，距中越边境18公里的谅山市谋生。初来乍到，刚开始他们只是做一些小买卖，与当地越南人互通有无。渐渐地，他们聚集了一些资本有点实力的时

候，便买了房产，靠房屋租赁起家，其经营的“成合隆”商铺在谅山华人圈中小有名气。经过10多年的艰苦创业，勤奋拼搏，加上善于经营和管理，慢慢地建立起了自己的家业，过着富足的生活。可是这样的好日子没过几年，祖父因操劳过度遗憾离开了人世，祖母独自支撑起整个家业。祖母虽然目不识丁，但是个强者，六七十岁仍然坐着人力黄包车跑去督促工人维修房屋、催收房租。在经济最好的时候，祖母还寄钱给亲友在厦门中山路购置2000平方米的10幢楼房，又寄钱到同安故乡杨厝村建了一座200平方米的庙宇祈福，算是给家乡的一个交代。杨尚义说，他于1980年首次回故乡杨厝村，在村口的水井边打听，一说起祖母“魏氏要”的名字，全村人都奔走相告。虽然祖父、祖母几十年从



未回去过，但他们在海外的成就，是村里人的美谈。

1950年，法国军队败退轰炸谅山，整个市区成为废墟，祖母的房产也在战火中毁灭了。不得已，祖母带领全家20多口人迁徙到早已买有房产的海防市。海防市是越南重要的水路交通枢纽城市，规模仅次于河内市和胡志明市，祖母依靠海防的房产租金度日。而在厦门的房产，一直交给亲戚打理，让他们收取租金过日子。新中国成立后，身在法属越南的祖母，对厦门房产鞭长莫及。1963年房屋改造，祖母在厦门的房产被没收了9幢，只留下150平方米的房屋给居住，政府每月给予76元的人民币作定息补贴，相当于中级技工的月工资。但“文化大革命”后，定息被取消。

战争环境，时局动荡，家道中落，但祖母是一个坚强乐观的人，有着浓浓的爱国热情，时常说起梦回“唐山”。在抗日战争时期和国军1946年入越接受日本投降时，祖母购买了不少抗战公债和法币。杨尚义笑着说，那些崭新的法币最后不值钱，被孙辈们拿去折叠纸飞机玩。好在新中国还承认爱国公债，寄回国后还兑现了几百元人民币。当时杨尚义家的对面是国军第一方面军司令长官卢汉的司令部，那里的军官常来“借”东西，祖母出于对祖国亲人的好感，有求必应。最令杨尚义父母亲无奈的是，祖母连父母亲结婚用的绸缎棉被也拿出来借给国军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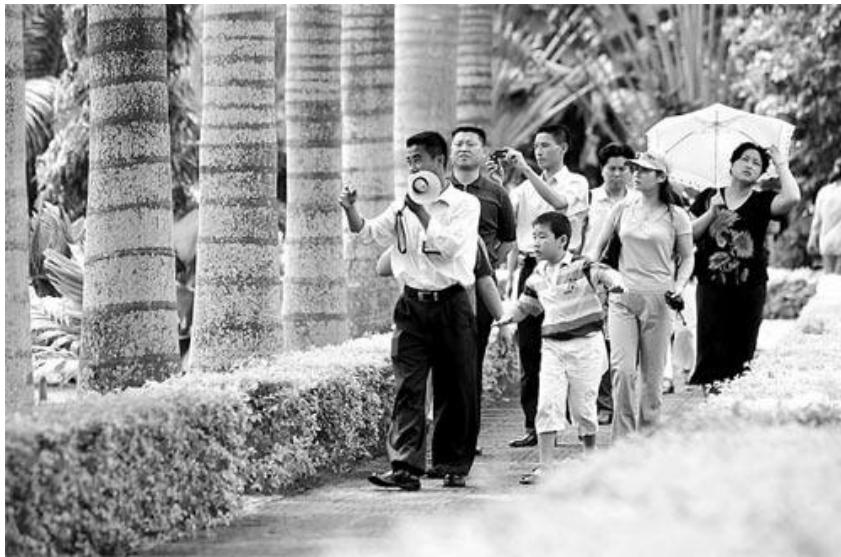
1975年6月，杨尚义的越南语高中毕业证书

杨尚义说：“祖母虽然没有文化，但对儿孙的教育十分重视，送四伯父去巴黎留学，送父亲去厦门集美中学读书。每年放暑假，祖母都亲自督促孙辈们的学习，每晚还带一个孙子去看国语片、粤语片，如《一江春水向东流》《诗礼传家》《新红搂梦》等，虽然对白似懂非懂，但祖母的兴趣不减。”有一年海防华侨足球队和法国驻军足球队进行足球比赛，祖母仍然带着孙子走进布满法军岗哨的球场观看，为华侨球队打气。杨尚义祖母就是这样一个敢于追求新鲜事物、重视儿孙教育成才、热爱中华文化、充满爱国热忱的人。在祖母的培养下，其外孙、内孙（包括孙婿）有11人是华侨教师，有4人是中越翻译，儿子和女婿都曾被邀请回国观光，参加1954年、1955年天安门国庆观礼和周恩来总理的国庆招待会。

直到20世纪70年代，杨尚义的祖母在西贡病逝，享年90岁。

天安门观礼的父亲

杨尚义的父亲杨敦厚出生于1919年的“五四”时期，从小生活富足，家中又是排行最小的一个，祖父母寄予厚望。从小就去法文学校攻读法文、越文，青少年时又被送回厦门集美中学学习中文，掌握三种语言，在当时的越南，也算是个人才了。母亲是海防福建商号“新福和”富商之女，由于家境好，杨敦厚不愁吃不愁穿，根本不用考虑工作养家糊口的事。杨敦厚曾受聘于越南的法国大公司做经纪人，月薪和津贴加起来有约2



随着华侨农场的改革，兴隆旅游区也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万元“东洋纸”（殖民地法币），是当时一般华侨教员的10倍。但他从不巴结洋行老板，有一次和洋行总经理坐车外出，汽车半路熄火，法方总经理示意让他下车搅动发动机，但他就是坐着不动，他想：“大家都是穿着笔挺西装讲究面子的人，凭什么要我下去？”法方总经理拗不过，只好自己下车去搅动发动机。

杨尚义说，他的父亲从一个纨绔子弟到追求思想进步的青年，是由于当时新中国成立后，越南华侨有渠道读到很多进步的书籍，学唱《义勇军进行曲》、观看《阿Q正传》，这对海外侨胞是一种莫大的鼓舞。1954年7月21日，《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签订后，越南被分割成吴庭艳政权的南越和胡志明政权的北越两个部分。杨尚义说：“当时家里也有思想斗争，需要做出选择是留在北越还是去南越。最后经过商议，祖母跟她的大女儿南迁西贡，我和父亲等人则留在北方，

相信社会主义会给人带来希望。”

1955年5月13日，正是凤凰花盛放的日子，当水厂那高昂的汽笛声响彻云霄时，海防解放了。不久，杨敦厚也当上了“大观戏院”的经理，管理戏院的事务，戏院每晚都有嘉宾票送出，那时候，杨尚义有机会看到很多新中国的电影，如《钢铁战士》《智取华山》《渡江侦察记》《奠边府战役》等。杨尚义的几个兄弟姐妹都进了由中国老师任教的华侨中学学习，他的父亲还订购了一些杂志，如《人民文学》《少年文艺》《儿童时代》等给一家人看。1955年10月，杨敦厚被选入海防华侨回国观光团到祖国参观游览三个月，并参加了天安门广场国庆观礼和周恩来总理的国庆招待会。杨尚义回忆父亲时说，游行完毕后，毛主席向两边的城楼走去，向观礼台的来宾挥手，能见到毛主席是大家最兴奋的时刻。晚上还观看了马连良的京剧表演，当时的全国侨联

主席何香凝女士还签名送给每个团员一幅她画的“狮子图”（印刷品）。观光团在祖国各地参观访问三个月，看到祖国的新变化，感受祖国日益强大，大家充满了自豪感。1957年，杨敦厚进入海防华侨小学职校当了总务主任，管理学校的各种事务。当时的校长是中国派来援越的张史廉，该校拥有六七十位教师、3000多个学生，下面设教务主任、教导主任和总务主任。因为过多的工作，忙碌的事务，加上过大的社会责任，没有过多的时间来照顾身体，1969年的秋天，杨敦厚积劳成疾，因病医治无效病故。杨敦厚的一生是在战乱几十年的越南度过的，从一个衣食无忧的富家子弟，到一个追求进步的工薪阶层，是越南华侨在社会变化中的一个缩影。

耕耘四十年的教师

杨尚义于1943年5月在越南谅山出生，那是他童年记忆模糊的地方。后来因为战争举家搬迁到海防后，他在那里逐渐成长。

1956年，杨尚义就读于海防华侨中学。祖国派很多教师支持华侨教育，他们大多数是华东、华南或北京师范学院的优秀教师，工作尽心尽力，教学质量一流。而课本、图书、实验器材、体育用具等设备也都是由中国运过去的，按国内重点中学的标准配置，可以说是当时海防市的名校，出了不少人才。杨尚义说：“在风华正茂的青少年，我们华侨学生有幸就读于这所环境优雅、师资一流的学校，让我们有机会在知识的海洋

里遨游，也让我认识了那么多的师生朋友，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感受到了社会对我们的期待和要求。”1960年，杨尚义考入河内华侨师范学校，语文教学仍然由中国专家上课，学习内容有毛主席诗词和鲁迅的作品等。师范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吉婆岛渔民子弟学校任教。位于下龙湾旁边的吉婆岛风景如诗如画，渔民子弟纯朴勤劳，1962—1968年，杨尚义在吉婆岛坚持了6年。这期间，他写了不少文章发表在《新越华报》上，还成了该报的通信员。

1964年北部湾事件，美机开始轰炸越南北方，吉婆岛是北方前哨、军事要地，更是美机轰炸的重点，有时每天10多次。在血与火的考验和疏散区的艰苦生活，使杨尚义从思想到写作都得到升华。特别是在疏散区，华侨教师们住的是用竹篾编成的房子，吃的是咸鱼煮青木瓜，偶尔才有一顿肉吃。晚上在山洞里点着油灯备课，洞口还要用毛毯挡住光线，以防美机的偷袭。尽管如此，杨尚义仍坚持厦门函授大学中文专修科的学习，作业常常得到优等，还经常在《新越华报》投稿。1965年，曾有一个团的中国志愿人员在岛上驻守和修筑军事工程，他们为越南的抗美救国事业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给岛上华越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期间，杨尚义又有机会接触到大量的中国书刊，看到很多中国电影，如《红色娘子军》《东方红》等大型舞蹈史诗剧，使他的思想认识和文化修养进一步得到提高。

1968年美机暂停轰炸北方，杨尚义调回海防市华侨小学任教，师生们格外珍惜这短暂的和平环境，学校的学习和生活气氛焕然一新。这时华侨学校开始也有很多越南教师任教，除汉语科外，师生开始大量使用越文。这段时间，杨尚义也经历了自己人生的重要时刻，开始和同校的女教师范源秀谈恋爱了。他们同教学同学习，杨尚义还利用越文学习作曲，其中有一首歌《越华学校的暑假》，虽然过去了几十年，当年的学生仍有不少唱起这首记录童年生活的歌曲、回忆当年珍贵时光，感慨万千。

1978年，越南当局开始公开排华，大批越南北方的华侨纷纷越境回国。越南政府开始时给了两个选择：要么加入越南国籍，要么回到中国。但在后期，则变成了驱赶。杨尚义经过认真思考后，决定离开越南。同年10月，杨

尚义坐国际联运列车经广西友谊关回国。在凭祥华侨接侨站，吃住免费，他待了两个月，一是做文化义务宣传员，二是静心等待分配工作。至年底，时局紧张，战争一触即发，华侨回国的速度加快。当时广东省有20多个华侨农场有安置任务，每次都会安排三四个农场去接人。因为在接侨站做宣传员，跟那站里的指导员比较熟，就向他推荐了条件比较好位于番禺县的广东省国营珠江华侨农场，被安排到新华中学任教，两年后调到位于红岭的珠江中学教高中语文。后来珠江中学搬迁到华侨农场中心区，他继续教高中语文并任语文科组长。

1998年9月在珠江中学退休后，杨尚义老师继续发挥余热，2000年在番禺郭兰英艺术学校工作3年，至此，教师生涯达40年之久，学生遍布美国、加拿大和中国广州地区。近些年来，杨尚义每年都参加校友会和学生的聚会，他说这是干教师工作的一种成就感和幸福感，来之不易。他还积极参加不少社会组织，是世界越南华侨联合总会顾问、广东省归侨作家联谊会会员、番禺区作家协会会员、南沙区作家协会会员、番禺区越南侨友会秘书长、番禺区公安局兼职越南语翻译员、越南华侨主办刊物《蒲公英》编委等。从2000年起的10多年来，他配合番禺区公安局处理了100多名越南非法入境者，解救了一些被拐、被骗到中国的越南妇女，两次获得番禺区公安局颁发的优秀翻译员奖。

在那不堪回首的年代，中国侨胞在越南经历了很多沧桑感人的故事，他们在越南艰苦创业，既繁荣了当地经济，也创办了华侨学校传承华埠文化，在他们身上流淌着中华文化的血液。杨尚义说：“在海外漂泊不容易，但华侨的经历让我们明白了一件事，无论在何时何地，祖国母亲是华侨的最大靠山，只有中国崛起了，华侨才会有地位，中国梦也是每位华侨最美的梦。”

归梦已随芳草绿 游子感恩南沙情

——越南归侨覃全益的故事

文 | 陈锡忠

每座山都有一段迷人神话。真是波伏倒影撩人爱，叠彩生辉醉客心，游客“不到下龙湾，不算到过越南”。



坐在我面前这位68岁、身高1.75米的老人名叫覃全益，现住在广州南沙，是1990年冬至从云南河口华侨农场转来的越南归侨。时乖运蹇，从他饱经风霜的稍为狭长的脸上可以读出岁月留给他的沧桑和苦难……

屈辱：寄人篱下三代人

1948年10月覃全益出生在越南广宁省下龙市溪音村。他在广西当农民的爷爷是在兵荒马乱的清末民初随逃难人流来到这异国他乡，生下两女三男共5个孩子，他的父亲为长子。覃全益的家乡离下龙湾不远。一提起广宁省下龙湾，曾去过那里游览的我，脑海中马上出现那被誉为“海上桂林”的世界八大奇观：下龙湾占地约10公顷，600多座小岛和

奇峰异石星罗棋布。造型各异的喀斯特石灰岩山峰峦叠翠，在海里的珊瑚礁、活水沼泽林、红树林若隐若现，宛如海上仙境。民间传说古时吉祥之龙从天而降，吐下珠宝玉器送给当地穷人。现在海面上露出的石头就是当年龙的尾巴。我观赏那凸出水面的小岛，或似香炉，或似斗鸡、天狗。每座山都有一段迷人神话。真是波伏倒影撩人爱，叠彩生辉醉客心，游客“不到下龙湾，不算到过越南”。

“你长年在这千岩竞秀、石壑争流，风景如画的地方生活一定很开心吧？”但覃全益的回答却令我大大出乎意料：“不！再美也不是自己的家乡！”

20世纪50年代的广宁地区，农民多种植水稻、玉米、椰菜、白菜，但因为缺少化肥，产量十分低。覃全益小时

候，常常是中午吃点饭（因为大人要下田），晚餐常喝粥。“我一个星期才能尝点肉，过年过节家里才宰只鸡拜神，吃得上点鸡肉。”为了改善伙食，小覃常和邻家孩子们到下龙湾捉鱼摸虾，在海风骀荡、莺飞草长的山河间留下了他为生活奔波的足迹。

覃全益所住的村子东临一望无垠的下龙湾，常常遭遇强台风袭击，凌厉的强台风一来，飞沙走石，地里的玉米、水稻等作物被连根拔起，这也是造成生活困难的原因之一。台风有时还把屋顶吹翻……他的讲述让我联想起在蚬港，我见到装饰法式圆弧窗和雕花栏杆的楼房屋顶上也堆压着沙包，几乎家家户户如此。防范的就是不期而至肆虐的强台风……

覃全益到了10岁仍没有读书，因为村子人不多，华人才30多户，开不了学校。一直到了11岁才去三四公里外越南人办的小学上学，念的是越南文，这是19世纪30年代，法国牧师达贝创制的用拉丁字母拼音的文字，不算太难学。中途因战乱他又辍学，断断续续念了9年书，但汉字认不了几个。至今还是越南文懂得比汉字多。

小时读书早上5点多便起床，准备一下功课或做作业，然后走三四公里山路去上学，中午回家吃点饭便下田劳作了。晚上回到家没有电灯，借着煤油灯微弱的光线埋头做作业。

即使是父亲、自己和三个儿子三代出生在越南，但从来没有感觉到那是自己的家乡，自己的祖国，如无根浮萍——无依无靠、寄人篱下的游子。

从小覃全益在家讲广府话，但在学校、在市场商店一定要讲越南话，

他对我说，越南话学起来不算难。在市场问“多少钱”？发音是“俺也”，想说“太贵了”就说“八卦”。“减点价吧”就说“包汁汁”。当然要注意嘴形，要不成了越南话的“老鼠”了。他这几句话我学得不像，但令我忍俊不禁，笑了起来……

小时候他不大明白为什么庙宇或过春节，家家户户门口的红对联都写着汉字。什么“百福尽随新岁至，千祥俱逐早春来”，什么“爆竹声声除旧，桃符代代更新”，等等。还有每年春节、清明、端午、中秋、重阳等佳节华人华侨都要过。

后来，覃全益才知道：从公元前214年，即秦始皇三十三年至唐末及五代（约公元931年）今越南中部以北地区曾是中国版图的一部分。“越南”的国名是清嘉庆八年（1803年）才出现的，以前叫“安南”。

覃全益与我交谈，不用“你”而是用“先生”。这也是保存传统华人的礼貌用语。当地人重礼貌，正如越南谚语所说：“即使门敞开着，也要敲敲再进去。”

恐惧：轰炸声中度时艰

覃全益从小渴望过上和平安宁的日子，可是这些年越南一直战云密布，轰炸不绝。1954年日内瓦协议后，美国取代法国干涉越南事务；1959年越南南方人民开展武装斗争……

1964年8月美国借口北部湾事件开始轰炸北越。翌年2月，美对北越实施全面轰炸，空袭一直到1973年1月27日交战各方在《巴黎协定》上签字为止。长达9年时间，覃全益家乡因靠

近煤矿基地和港口，断断续续遭受美机多次轰炸。覃全益记得很清楚，村子第一次遭受轰炸时他24岁，村里人都没有经验，吓得东奔西跑、六神无主，不少人受伤，民房工厂倒塌，真是“白骨成丘山，苍生竟何罪！”

经过几次空袭后，人们开始自救，家家户户都在山坡上挖防空洞。覃家挖了一个约3平方米的防空洞，见容不下全家7口，又再多挖一个。挖防空洞是强体力活，只靠一把锄头、两只手，一点一点地把石头泥土往外运，低头弯腰，汗流浃背，苦不堪言。全家白天下田劳作，晚上蜷身睡在防空洞。覃全益用“提心吊胆，没口好食”八个字来形容在战云笼罩下的那段悲惨生活。

美国发动“南打北炸”战争，非常残酷。仅1965年2月至1968年11月，美机在越投掷的炸弹就达258万吨，空袭10.77万次。越北方平均每平方公里落弹16吨，密度远远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战争。1965年4月越南政府请求中国援助，至此，一直到越南统一，中国投入了巨大的无偿的人力物力。这让覃全益在硝烟弥漫的日子里感受到祖国对越南的支持。他如今还清楚地记得当时越南领导人说过：越南一条线、一根针都是靠中国援助的。覃全益还会哼唱：“越南中国，山连山，水连水……”

在越华人华侨懂得越南一句谚语：“微风聚在一起，就会有台风的力量。”所以为打败美帝不但出钱、出力，还有不少年轻华人参军。覃全益的妻弟就上了前线，但不幸牺牲了，阵亡后好长时间才接到讣告，而



越南南方解放、全国统一30周年纪念日，越南在胡志明市举行隆重的庆祝活动

且没有任何补偿，正是“风萧萧兮江水寒，子弟一去兮不复还……”

西贡解放，南北越统一后，中越关系急转直下。

迫离：泪洒河口桥

从1977年春开始，越南风谲云诡，雨霾风障，当局驱逐华人。覃全益开始十分费解：我家三代都生于斯，长于斯，几十年来流汗流血为当地做出自己贡献，为什么还要赶走我们？

覃全益是在大家庭中首个逃离越南的，他的三妹后来去了在美国的女儿处落脚；四妹以难民身份去了加拿大；五弟后来也去了加拿大，在社会底层打工度日。因挣钱不易所以很少回来中国探亲。

1978年农历五月初五前夕是30岁的覃全益终生难忘的日子，他一家5口推着全家唯一的宝贝——一辆破旧的永久牌单车，背着行李先乘火车到几百公里的河内，又转火车到中越边境河口，从横跨红河的河口桥过境进入云南。

这条长约30多米的旧桥，这边是荷枪实弹的越军虎视眈眈，覃全益一家人刚走过分界线，桥那边的中国政府接待人员早已热情地迎上来，扶老携幼，引导他们过桥。覃全益望着桥头上方飘扬的五星红旗，不禁热泪盈眶。啊！游子终于回到祖国怀抱；战乱动荡30年，终于可以如出笼的鸟儿——展翅高飞了。

我曾问覃全益：“回国已30多年，今天还会回想起在越南那段峥嵘岁月吗？”他语气肯定地说：“不做异国人，

不知祖国亲。我现在已不多想那无情无义的伤心之地了。”

欣喜：苦尽甘来祖国亲

胡马依北风，越鸟朝南枝。走投无路的侨胞向往祖国啊！于是，数以万计侨胞如潮水般涌回祖国怀抱。在收容所的地铺临时睡了一个星期后，覃全益一家便被分配到芒市华侨农场，并分给他们一间40多平方米的房屋居住。

开始三四年是集体出勤和按劳分配。后来改革，便把田地分到各家各户。30岁出头的覃全益正当年富力强，精力旺盛，一心想靠勤劳的双手过上好日子。心里有渴望就会奔跑。他与妻子种了30多亩橡胶树、5亩茶树，从早忙到黑。

清明时节雨纷纷，是采茶大忙时候，稍一怠慢，茶季就过去了。茶是植物中的精灵，吸天地日月精华，享清风雨露滋润，正是一掬茶香擢心尘。采茶在人们心目中很浪漫，其实是重体力活。背着背篓走在崎岖不平的山路，小心翼翼，生怕抖落刚采摘的新茶。干了不一会儿，手上沾满黑色的茶叶汁。覃全益说采茶要讲究方法：每次要摘取顶部同一高度的嫩叶，一芽四五叶中过老的部分采下后丢弃。嫩芽和两片叶子的组合才是最好的茶叶。采下鲜叶保持完整，并尽快送去茶厂做干燥处理。

清明茶价较高，一般4月中旬采第一遍，不久又要再采摘第二遍，几乎没有歇息日子。

种橡胶也十分辛苦。橡胶树喜高温、高湿、静风。要求年平均温度 $20^{\circ}\text{C} \sim 30^{\circ}\text{C}$ 。橡胶怕寒风，所以在橡胶园劳作往往是汗流浃背。

而到了10月便是橡胶收割的苦战时刻。清晨时分，天刚蒙蒙亮，便要上山割胶，一直割到太阳升到中天……

夫妻俩的辛劳换来了盈宝花香，收入如芝麻开花节节高。那时开始已顿顿有饭吃，还常常杀鸡吃肉，过上了过去在越南30年来没过上的好日子。

在云南华侨农场的12年，覃全益多次被评为先进生产者，并出席总场表彰大会，当他戴上大红花，手捧奖状和奖品时，他无限感慨：海外游子终于在祖国过上丰衣足食的安稳生活了。生活如甘蔗皮编席子——甜蜜（蔑）。

感恩：南沙归根度晚年

覃全益父母当年落户在云南华侨农场，但因年迈无人

照料，根据当时华侨可投靠亲友的政策，覃全益一家人于1990年获准入户南沙华侨农场。云南的华侨农场按政策拨出一笔安家费。所以覃全益很快便分到一间占地71平方米、居住面积120平方米的两层房屋，又分到8亩土地种甘蔗，这里现属珠江街道同安泰社区。

来到广州南沙，交通、通讯等生活各方面都比云南时方便了，而且逢年过节，当地领导带上礼物上门慰问归侨，表示关怀。覃全益一家成了南沙4843位侨胞大家庭中的一员。

到南沙主要种植甘蔗，从没种植过甘蔗的覃全益明白，举斧得柴薪，张网得鱼虾。要闯出一片新天地必须有“而今迈步从头越”的精神。于是，他虚心请教当地有经验的农户，不怕挫折、不怕困难埋头苦干。农友们也十分耐心地教他。

覃全益是位务农好手，留意观察别人如何种甘蔗，较快掌握了种植方法，比如甘蔗长大后，若天气干燥，必须坚持多浇水，至泥土湿润为止。还要经常检查甘蔗有无病虫害。农友告诉他，甘蔗容易得白叶病、炭疽病、叶枯病。只要得病就很难有药去解决，只能整株拔掉、烧掉，以防止传染开来。所以他平时冒着日晒雨淋也要来回巡查蔗地。随着方法掌握到位，产量也逐年上升。

冬季收割时节是蔗农最喜悦也最辛苦的时候。冬天的南沙湿冷，在寒风冷雨中砍甘蔗，时间一长浑身湿透，冷得让人打寒战。虽然戴上长袖套，但带锯齿的蔗叶仍不时割得皮肤流血……一旦错过了收割季节，甘蔗

便会倒伏枯掉。

风起风落，日子不疾不徐如流水平静地过去……来南沙后的前13年，全家人其乐融融。覃全益对我说：“这是一家人最开心的日子，因为社会稳定，收入渐增，儿女一天天长大，夫妻恩爱，一齐下田种菜，共同下地种蔗。福自勤中得，家乡的土地胜过异国的黄金。”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不幸突然降临——

2003年10月1日晚上11时30分，这是覃全益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日子。他28岁的大儿子亚生独自开摩托车去会女友，当时天黑灯暗，在离村外半公里处的大路上，摩托车突然撞上了一条直径约50厘米粗的铁管。说时迟，那时快，亚生整个人被抛出车外几米远，而且头部先着地……那条半米粗铁管是一个工地用来抽喷砂用的，由于既没警示灯又没放置警示牌，安全意识薄弱，最终酿成大祸！

大儿子亚生在医院足足医治了8个月，做了大手术，最终定为“一级残疾”。至今头脑有时仍不清醒，右腿已跛，行走不便，失去了劳动能力。

在事故发生后的半个月，覃全益如灯盏无油——火烧心（芯），但又无法找到肇事工地的老板，当时好心邻居借相机给他，让他尽快完整拍下现场，又教他上诉。

10月15日正好是南沙区公安局局长接待日，覃全益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上诉。局长态度和蔼，问清事故情况后，当即叫他去找交警中队。到了交警中队，已是11点多了，接待民警和颜悦色安慰他：“虽然快到中午了，

但请你放心，我一定会录完你的口供才去吃饭的……”

后来覃全益按指引请律师，追究肇事单位责任。不久番禺县中级人民法院介入调解，经多次对话，终于以肇事方赔偿覃家12万元医药费、3万元护工费作结。

人生总有不幸，尤其是突如其来的大灾难，但不意味失去一切希望，正如暴风雨后还会有艳阳。对这场灾难的细节，覃全益记忆特别深，他认为南沙政府有关领导对归侨的关心不是停留在嘴巴上，而是尽力相助，真是“树要根好，官要心好”，归侨才有依靠。

勤劳的覃全益夫妇劳碌营役为了多点收入，除了种植喜日照和湿润的芥菜，还自家酿米酒、腌咸菜，不时有人上门收购。当听到别人赞美他酿的酒香醇，腌制的咸菜可口时，他连脸上的皱纹也乐得开了花。

覃全益退休已8年，妻子50岁时也退休了。两人每月退休金共有5000多元。几个孙子也读书了。花草感谢春风，桃李感谢阳光。他感恩地说：

“如果还在越南，农村华人何来有退休金呢？”

68年啊！短的是人生，长的是磨难。这辈子就如炒菜铲子——尝尽了甜酸苦辣咸，可现在已今非昔比！

是啊，我面前这位归侨，虽然平凡、普通，但是勤劳、坚韧、懂感恩，为当一个中国人而自豪。4000多位归侨就像那一棵棵挺拔的大树，是南沙的栋梁之材！

索引·汪氏家宴

文 | 黄咏梅

从扬州的高速路下来，到达高邮，已经是黄昏时分，只能看到落日的余光了。也许因为这天光的缘故，当地迎接我们的旅游局导游，几乎来不及过多寒暄，便快马加鞭，直接带我们驱车赶到运河的一个码头，坐上最近的一班渡轮，十分钟左右，横穿运河，登岸，又换乘一条小客船，突突突突地在两边芦苇密布的水面朝前开。陆路换水路，马不停蹄，我联想到高邮这个地方，就是秦时建的一个邮亭。当年披星戴月赶路的驿使，骑马，坐船，步行，时行25里，将信息传递出去。大概，总有一程是在我此刻所处的位置和时辰中吧。

“这里就是高邮湖。”因为这一程水路比较长，导游才有充裕的时间向我们介绍。高邮湖！我睁大眼睛望向船窗外。“黄昏了。湖上的蓝天渐渐变成浅黄，橘黄，又渐渐变成紫色，很深很深的紫色。这种紫色使人深深感动。我永远忘不了这样的紫色的长天。”这是作家汪曾祺先生笔下的高邮湖，记得读书时老师在课后布置《我的家乡》这篇散文做阅读作业的时候，特别将这一段画线，问：为什么说“这种紫色使人深深感动”？这是很多年前的一道作业题了，我已经忘记标准答案。死记硬背的作业，哪里会记得下？倒是汪先生的这一段话从记忆的深处冒了出来。我顾不上听导游



黄咏梅

文学硕士。现任浙江省文学院副院长。在《人民文学》《花城》《钟山》《收获》《十月》《诗刊》等杂志发表小说、诗歌百万余字。多篇被《小说月报》《小说选刊》等转载并收入多种选本。出版诗集《少女的憧憬》《寻找青鸟》，小说《一本正经》《把梦想喂肥》《隐身登录》《少爷威威》《走甜》。小说《负一层》进入2005年中国小说学会年度排行榜，并获得广东省第八届鲁迅文艺奖；小说《单双》进入2006年中国小说学会年度排行榜；小说《开发区》获广东省首届青年文学奖；小说《三皮》获首届都市文学双年奖；小说《小姨》获“《十月》文学奖”；小说《达人》获“《人民文学》新人奖”；小说《父亲的后视镜》进入2014年中国小说学会年度排行榜，并获首届“《钟山》文学奖”；小说《病鱼》获“第三届林斤澜短篇小说奖”。

的解说，兀自走出船舱外，可惜天色已晚，我几乎看不到什么，高邮湖的水面已经陷入一片昏暗，两边的芦苇成了一片片阴影。可是，当我望向天空，不禁激动起来，是的，就是那种“很深很深的紫色”。我这个过客，没法目睹湖上蓝天由浅黄到橘黄的渐变过程，但是，我最终与汪先生“永远忘不了的紫色的长天”遇见了。这是一种多么奇妙的印证。不是照片，不是绘画，是文字带着我留下了对高邮湖上这一刻“紫色长天”永生难忘的记忆。那一刻，我既感动于汪先生的描写，也感动于文学的魅力。

船向高邮湖的更深处开去，不知道行到了哪个水域开始，我就听到了一片聒噪之声。我们似乎是被这声音包围住了，而四处循声望去，却什么也看不到。导游告诉我，这是当地人放养的鸭子在叫。天黑了，这些鸭子回“巢”了。我哑然失笑，可不是嘛，高邮以出品咸鸭蛋著称，基本上，我们在超市能买到的，品质最高的咸鸭蛋都产自高邮，这些声音来自咸鸭蛋的“父母”。伴随这些此起彼伏的鸭叫声，船终于停靠在一个码头。晚饭就设在这个芦苇荡旅游景区，吃的是农家乐。主人是一对夫妇，因为要等我们吃饭，特意留在景区。饭菜已经准备好。我一眼就看到了一盘咸鸭蛋。每只都带壳切开了两半，花瓣一样拼摆在碟子上，蛋黄通红，一滴滴红油迫不及待地流到了碟面。在汪曾祺先生的笔下，高邮的咸鸭蛋不仅可以下饭，还可以空口吃，当然，蛋壳还是孩子们的玩具。我看着这盘咸鸭蛋不由得咧开嘴笑了，导游问我笑什么，我说，这咸鸭蛋太亲切了。导游似乎才醒过来我们是搞写作的，来这里就是为了看汪曾祺的故乡以及他笔下的高邮。于是，他指着那盘虾笑眯眯地对我说：“这就是呛虾，你懂的。”“那么说，这是白虾？”我们像对上暗号般会心一笑，所依据的全是汪曾祺先生笔下所提到的内容。我没想到，一个导游也熟读汪曾祺先生的文章。

主人指着一桌子农家菜，有点不好意思地说：“我们没什么好招待贵宾的，靠湖吃湖。桌上菜大部分都是高邮湖长的，虽然不珍贵，但我保证都是无公害。”我数了一下，有鱼有肉有虾有蟹，有藕片、菱角、莲子羹，果然大部分都是湖中物。鱼是白条和鳜鱼，肉就是刚才在高邮湖里只闻其声不见其形迹的著名的高邮麻鸭。我其实很怕鱼虾的腥，平时在城里买的那些鱼，不仅腥，还有一股煤油味。一个做水产生意的朋友曾经告诉我一个秘密，有些鱼贩子喜欢在鱼鳃里滴几滴煤油，这样，鱼即使死掉了，鱼鳃还能保持鲜红的颜色，看起来还是“新鲜”的。我趁机向主人求证，主人一脸迷茫。在高邮，吃湖鲜是家常便饭，通常是在湖边码头，被渔船捞上来还活蹦乱跳的时候，就被当地人买走了。这里的人嘴巴刁了，他们甚至能吃得出筷子里的那块鱼距离它被捞上来有多长时间。当然这大概是当地人夸张了。但是，高邮湖鲜是真正的鲜，清蒸白条、鳜鱼，除了盐巴和那几根为了好看而装饰进去的葱段，几乎没任何佐料，蒸熟就上桌，足见主人对食材的自信。果然，一入口，清甜无比，仿佛啖下的是高邮湖的汁液，清正、清澈。主人说，这是他今天上午在湖里打窝，捉到的其中几种鱼。还有一种鱼，做在了豆腐汤里。我用勺子一舀，果然捞到一条头扁嘴阔的无鳞鱼。哈，昂刺鱼，我认识它。主人告诉我，这种鱼在其他地方的确叫昂刺鱼，得名于它背上那条特殊的长骨刺，因为汪曾祺老先生在文章里将这种鱼改叫为“昂嗤鱼”，所以这里的人也都开始这么叫了。是的，我记得汪曾祺先生在《故乡的食物》写到，因为这种鱼背上的骨刺，一旦被捏，那鱼就会发出“昂嗤昂嗤”的声音，因此他称为“昂嗤鱼”。他还提到，昂嗤鱼汆汤最好，汤白如牛乳，称为“奶汤”。汪先生对故乡的食物一直深研，加上感情丰沛，他笔下所描写的味道再精到不过。我便一直在他文字的引导下，咀嚼、体味着……

一顿饭吃下来，我了解到，高邮人已经将汪曾祺笔下所描写的故乡食事做成了一围宴席——汪氏家宴，与高邮的“少游宴”“珠湖鱼宴”“全鸭宴”“孟城驿宴”“少游虾宴”“清真宴”一起成为七大名宴。我当即向导游提出明天希望去吃“汪氏家宴”。面对导游犯难的脸色，我狐疑自己提出了一个非分之想。虽然说是“家宴”，但是，一旦成为名宴，再打上汪先生的名号，一定价格不菲，这类事情在旅游景点并不少见。没想到，导游犹豫地对我说：“这个汪氏家宴，其实就是普通的家宴，太普通了，我们明天准备了高档些的菜给你们品尝，如果要改，还得请向厨师征求意见。”我的心顿时放下一大半。不是太贵而是太便宜，那就简单了。我态度立刻变得强硬起来，一定要吃汪氏家宴。我曾经在一本书上看到过汪曾祺先生扎着围裙举着锅铲的家庭照片，这个可爱的老头，是一枚地道的“吃货”，尤其钟爱家常菜，能用平常、家常、正常的食材烧出异常好吃的菜肴，如同他用精炼、精准、精辟的文字写出了经典的作品。如果“汪氏家宴”变成一桌高档的珍馐，可大大违背了汪先生生前的“烧菜精神”。

在我的强烈要求下，第二天，我们真真实实地吃到了汪先生笔下所写到的“故乡食物”：咸菜慈姑汤，咸咸酸酸，慈姑爽脆，喝下两勺，体味到汪先生为什么每次吃到就会想念高邮的雪，只不过，这雪是热的，如同记忆里的故乡。炒米炖蛋，用炒米的粗糙衬托炖蛋的鲜嫩，又用炒米的脆香中和炖蛋的温吞，一口下去，既有嚼劲又有细腻的缓冲，实在是一种奇妙的口感。虎头鲨是整条上的，不大，由于这种鱼的脑袋奇大无比，因此，细腻的鱼肉吃几口就没了，并不腻人的，恰到好处。让我感到幸运的是，还能吃到汪先生细心考证的一种当地野味——鸝。这是一种水鸟，从它几乎与身体同长的尖细嘴巴能看出，它应该是高邮湖上的抓捕能手，加上身型娇小，行动敏捷，一定是上天下水的运动健将。这种鸝据说过去很多，但现在几乎都是养殖，大概由于这是“汪氏家宴”的一道特别的菜，缺它不成宴，因此，养殖的人还不少。虽然对这个精灵多少有点于心不忍，但我还是吃了两口，肉质比鸡肉结实，味道有点像广东的红烧乳鸽。

而最让我吃得感慨万分的就是那道“油条揣斩肉”，也是我最期盼吃到的，因为它是汪曾祺先生首创，天下没有任

而最让我吃得感慨万分的就是那道“油条揣斩肉”，
也是我最期盼吃到的，因为它是汪曾祺先生首创，天下
没有任何一个菜谱有记载

任何一个菜谱有记载，就像每一位作家都有自己代表作一样，这道菜对于我来说，就是“汪氏家宴”的代表菜。果真如汪先生所描写，肉馅塞进油条里回锅炸，一口下去，外脆内酥，肉汁盈腔，别有一番滋味。这道菜再普通不过了，仿佛某个街道转角处，随意支起一个摊档就能买到，它大众，却别出心裁，油条与肉馅和谐包容，共生滋味。就像汪先生一贯的文学主张：“我追求的是和谐，希望容奇崛于平淡，纳外来于传统，能把它们揉在一起。”汪曾祺先生为人平和、随意却不乏个性，为文简朴、冲淡却不乏精神，我不禁想起在汪曾祺纪念馆里，迎头两根顶梁柱上贴着一副对联，出自他的好友、著名作家林斤澜先生之手：“我行我素小葱拌豆腐，若即若离下笔如有神。”

作为一名写作后辈，一位汪曾祺热爱者，我沿着先生的文字，索引着他的故乡和故乡的味道。面对这一桌名副其实的“汪氏家宴”，我再次理解记忆给予文学的那些五味杂陈的感受。文字也许记录的只是寻常人普通事，但在某一个地方，某一个时刻，你与这些文字和记忆相遇、印证，你会忽然感到，时间——停止了。时间真的停止了，我看到了他，沿着护城河一直走，不时低下头来“拣选平薄的瓦片打水瓢”，一跳、二跳、三跳、四跳……

1

我是2008年开始做编辑的，在这之前，我跟很多离开家乡的人一样，在书写家乡的文字中，更愿意用些溢美之词。但我忽略了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我笔下美不胜收的家乡，也曾是我竭尽所能想要离开的地方。

做编辑之后，我有了一个批量阅读此类文字的机会。我发现全国有那么多人和我一样，用饱蘸情感的笔墨，全面肯定的文字，书写自己早已经逃离的故乡。

故乡，这是一个每次提起都让人怦然心动的词。可以说，故乡是绝大多数人精神血脉的源头，也是许多写作者永远的母题。从福楼拜、福克纳、马尔克斯，到萧红、贾平凹、莫言、迟子建，这些优秀作家的笔几乎都在自己的故乡终生流连。

2

毫无疑问，我也会写家乡，写我的老家，华北平原一个叫东光的地方。我迟迟不写，是因为觉得自己笔力不够，还承载不了东光这片土地辽阔的写作资源。但我从来没有忘记尝试。1998年，我在《诗神》刊登长诗《长庚》，其中一章的名字就叫“东光”。鲁迅文学奖获得者、著名诗人大解说：



王秀云

中国作协会员，著有长篇小说《出局》《飞奔的口红》、诗集《长庚》等。作品散见《北京文学》《人民文学》《十月》《散文》《江南》《滇池》。

故乡， 胜似归处 不是归处

文 | 王秀云

他有一次从华北平原过，想，这里离王秀云的东光远吗？那是我用诗歌第一次写下我的故乡。我的博客第一篇文章就是《东光的微笑》，尽管很短，但一个写作者从面对纸媒到新媒体，是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我愿意让家乡在我人生的这个阶段在场。

我的家是东光县的一个小镇，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灯明寺。没有什么悬念，这里确实原本有寺院，只不过和很多同类建筑一样，在那个特殊历史时期，被平掉。我小的时候寺院旧址用来放电影，十几年就那几部电影，看了很多遍，但每次看依然津津有味。现在，那里兴建起很多民房，那座寺院只留在少数人才闻之动容的传说里。

灯明寺到县城18公里，我第一次去还是因为中耳炎，去看病，顺便去看了火车。绿皮，悠长，开过来的时候，我脚下的大地在动。我当时有些害怕，感觉像是巨大的长虫。后来读铁凝主席《哦，香雪》，就想起那一幕。

我还徒步走过一次，陪着老父亲。我小时的梦想除了解放全人类、当作家之外，就是让父亲在镇上能扬眉吐气地活着。我父亲一辈子不会骑自行车，我想给父亲买辆电驴子，当时我们那里就是这么称呼摩托车的，但那些年我经济上不宽裕，这个梦想一直没有实现。2003年的春天，我决定给父亲买辆三轮车。

镇上的三轮车质量不好，我们坐车到县城，买了一辆好一点的。特别有意思的是，不会骑自行车的父亲，推过三轮车就骑得很熟练，好像骑了一辈子一样。父亲信心满满，觉得骑回去没问题，我也兴致勃勃，真以为骑了三轮车之后，将近20公里的路程就是小菜一碟。真上路就惨了，越骑越累，只好推着三轮车步行，我们爷俩走了一天，回家之后，父亲累得一头栽倒在床上，晚饭都没吃。

那时候的灯明寺还是土路，原来两边有水塘，面积很大，夏天的时候能淹了两个邻村之间的道路。秋天水褪去一些，长出大片苘麻，开着嫩嫩的黄花，果实像现在人们经常秀的小杯子，是我们那时很喜欢的零食之一。苘麻皮会被大人剥下来，在水里泡，然后搓成绳子，捆绑麦秸和高粱秆。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水塘开始变小，现在已经荡然无存。我们也不知道水都去了哪里。甚至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人们已经把水塘填满，在上面盖起了门脸和房屋。水塘和那个寺院一样，不但从大地上消失，最终将从人们的记忆中也消散殆尽，倒是灯明寺的路，经历了从土路到砖修路，再到油漆路的几番折腾，还是留在原来的位置上，不曾迁移。

这些年，学习工作多次需要填表，几乎每次都要填写籍贯，灯明寺三个字，是我身份的一部分，从没有分离。但我从精神深处意识到，灯明寺对我意味着什么，却是近些年。

有一天傍晚，我路过北京大学百年讲堂，看见售票处在卖京剧《玉堂春》门票，20块钱，便宜，于是就买

票进剧场。本是为了打发时间，没想到却看得如醉如痴，以至于我把后来几天的戏都看了，而且买的都是前排票，80元一张。《锁麟囊》《四郎探母》《大登殿》《打渔杀家》，这些因为慢慢悠悠的唱腔和动作而让曾经的我没有耐心看进去的所谓老戏，这一次竟让我欲罢不能，看上瘾了。

又一天，我看到一位朋友在微信上晒出自己的书法，喜欢，于是自己也买了笔墨纸砚，试着开始涂涂抹抹，美其名曰学书法和国画。而我在高中就读期间，因字太丑，曾被一直对我很好的班主任孙维忠先生严厉批评过。为了能让我练好字，孙老师把我的作业本挂在黑板上示众，以让我知耻而后勇，激发我练好字的决心。但是，没用，我始终觉得字就是表达工具，把字弄成书法，美其名曰艺术，实际有些矫情。而现在，我每天都要写一点，写字成了一种享受。

听京剧，练书法，甚至弄一个老院子，在曾经的我心里，属于老朽之事，而我少小就心高意大，总是千方百计了解更广阔、更辽远的世界和未来。我既不肯留在地理意义的家乡，也不愿意在传统文化中驻留。我读西方文学，看西方电影，总是用挑剔的目光看传承已久的中国艺术。

这些年，我的确走了不少地方，做了很多事，写了大量文字，所有这一切，说到底也是在找精神归宿。我根本没有想到，当我人到中年，那颗一直跃跃欲试走南闯北的心，还会晃晃悠悠回到东光，回到灯明寺。会有人感慨说：这是老了。而我自己的理解是，我懂了。

灯明寺是我出发的地方。这个地方很小，小到只是地图上一个难以寻觅的小点，小到直到70年代末期才有电灯，小到三里长街没有一家电影院，小到留不住有梦的年轻人……离开灯明寺30年，我几乎走遍了全中国，尝试了各种交通工具，飞机、轮船、高铁，骑马，甚至有一次爬山还被邀请坐了一次人力轿子。我走了很多路，走了很多路才发现，灯明寺并不小，那些地方有的，灯明寺有；那些地方没有的，灯明寺也有。家乡，我曾逃离的地方，似乎从未离开。

3

写自己的故乡，几乎是每一位写作者最发自肺腑的愿望和最终的写作归宿。但用什么样的文字写故乡却是一个复杂的命题。

就我多年的阅读经验看，写故乡的作家有两类，一类是倾情歌颂型，这类作家笔下的故乡几乎都山清水秀，民风淳朴，父慈母爱，好像每个人的来处都是世外桃源。我不太喜欢这类作家的原因是，这些写作者，多数都是和我一样，是故乡的逃离者，通过考学、参军、打工、出国等诸多途径，奔赴具有更大发展前景和更好生存质量的远方。我们曾经远离的故乡，如果真如我们笔下描述的那样，我们当初为什么要离开？

我甚至不喜欢有些城里生活的人一到山乡农村就惊呼：“太美了！空气太新鲜了！我真希望将来在这里定居……”我听到这类表达，常因为觉得做作而如芒在背。真如此，那些下乡知

青的悲愤从何而来？我们这些离开故乡的人为什么不肯回去？

我的意思是，写故乡，要用真情，而真情从来不是单向的。并不是昧着良心一味赞美才是爱故乡。我个人更喜欢第二类写故乡的方式，我自己命名为真情面对型。莫言笔下的故乡又穷又丑，不但故乡丑，奶奶丑，母亲丑，他的《愤怒的蒜台》，甚至直指当地政府的丑，而今天，他让整个世界记住了山东高密。据说，莫言家门口的胡萝卜被参观的人拔光了，那个他曾逃离，甚至曾威胁过他的故乡，今天以他为荣。如果莫言像第一类写作者那样，用小情小调写高密的田野乡路，你觉得有出路吗？世界文学的巅峰会承认那样矫情的文字吗？

真情，包涵着对复杂人性和现实的承认。其实，我直到今年才真正意识到，《包法利夫人》是一篇乡村题材小说。包法利夫人是法国乡下女人，看了几本小说，参加了一次上流社会的社交活动，于是就不安分了，她爱慕虚荣，背叛丈夫，最终因背负高额债务而自杀。福楼拜还原了现实中人性的多面性，让这样一个普通女人成了世界文学史上不可或缺的经典形象。

类似这样的人物，还有高加林。有一天我参加一个文学活动，有位著名评论家说：我们有知青文学，但农村青年到城里又回到乡下的文学形象，目前还没有。怎么没有呢？路遥的《人生》就塑造了这样一个农村青年。他抛弃乡下的恋人，离开故乡，奔赴城市，最终又是故乡在他最屈辱的时刻收留了他。试想，高加林如果是一个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对刘巧珍不离不弃的高大

全形象，他还有这么持久的文学魅力吗？

写作，要有勇气打开自己。因为能打开自己，我们的老乡王蒙先生才会有《活动变人形》这样经久不衰的经典，铁凝才能写出《大浴女》这样的名作，曹雪芹才会把感天动地的辛酸泪写成世界文学史上无以替代的《红楼梦》。写故乡，更需要勇气，不但要打开自己，还要敢于打开故乡。像莫言看高密、贾平凹看丹凤县、陈忠实看白鹿原、萧红看呼兰河一样，看到故乡不可替代的美，看到精神血液中那条唯一的情感纽带，也要看到故乡承载的苦难，甚至是缺陷。唯有如此，才是真爱。

4

其实，我的处女作就发在《东光文艺》上，我年轻时的照片曾在东光文化馆悬挂过，那时候我还是一个中学生。东光不光是我人生的起点，也是我文学出发的地方。我最近看东光县志，百代风云，千秋功业，东光的一草一木记录着历史更迭的烟云。东光的历史远比我看到的要复杂得多。我还看到80年代有一位刑满释放人员杀死了弟弟的一双儿女，这么淳朴的民风也不能避免恶意，这才是人世，人世就是五味杂陈、良莠并存的。长树也长花，有兽也有禽。去年，我以《一合相》为题，把这个故事写成了一篇中篇小说，在《江南》刊登后，受到了一些读者的好评。

无论你走到哪里，无论你走多远，故乡其实是每个人的精神原乡。有一次我在单位看稿子，看得特别入迷，有人突然跟我说话，我一着急，满嘴口

音，把对方吓一跳。乡音是心灵深处的种子，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能开出花来。乡情是隐形的精神密码，在人群中，彼此看一眼，笑一笑，就有不是外人的踏实、亲近。一个和家乡有关的电话、一条跟家乡有关的微博微信，都会让远离家乡的人屏息凝气，倍加关注。

最近发生了一件事情，越想越有意思。我少小立下离家理想，并且得偿所愿，早早离开了我不喜欢的那些鼻息相对的熟人、每天见面得打招呼的邻居、总是来我们家拿东西的穷亲戚。我离开家乡后，一门心思让自己的亲人也能过上远离熟人社会的幸福生活。所以先让妹妹上学留在了城里，姑家的两个表弟中专毕业，也留在我身边，成了城里人。邻居叔叔对我父亲不错，为了报恩，他的一双儿女在我的操持下，女儿做了城里学校的老师，儿子是一位优秀的汽车经销商。今年过年的时候，大家在城里聚会，我惊讶地发现，我曾试图逃离的人，几十年后从乡下一起聚到了城里。最有意思的是，我刚搬家，邻居叔叔家的儿子，也就是我的堂弟，也买了新房，一问，我们住到了一个小区，他在一号楼，我在四号楼。几十年后，我们还是邻居。

家乡，不只是土地，一方水土，一条可以几十年不再踏上的道路，而是与你血肉相连的亲情，是左右你言行的文化基因，是你生命中永不能解脱的牵绊，是记忆，更是未来，不是归处，胜似归处。



留在县城的痕迹

文 | 安 庆

常常想起和一个县城的关系，想起曾经留在县城的痕迹。

青春是和文学的梦想连在一起的。那是我的小青年时代，一个不安分的乡下孩子，奔波在从乡下到小城的路上，去书店，图书馆，见在小城诗会上偶然结识的文友，羡慕地看着县城曲径通幽的街道，浏览着一座小城的繁华，以为这已经是一个很大的世界……后来，我去得最多的是邮政局的一个文友那儿，他现在已经是一个局的局长。他当时所干的工作，是把报纸杂志投放到壁柜的一个个框子里，投递员再从框子里把这些报纸杂志带走。《人民文学》《收获》《当代》《十

月》《散文》《读书》等，我都是在这里第一次见到，那时我才知道，写出来的东西原来还有这样的刊物可以发表。在分拣室，我读得匆忙又如饥似渴。因为同样的爱好，他对我格外照顾，每次去，他把已经分好的文学杂志又抽出来，让我先睹为快。我在那儿

获得的信息为我以后的创作打开了一扇窗口，避免了一个乡下孩子的过分闭塞。

分拣室是阶段性工作，当天的分完了，他骑车带我去见城里的文友，有几次，聊得晚了，还住在了他家。他家后来承包了一家报刊亭，他夜里要去报刊亭值班。掌握了他值班

的规律，我多次傍晚骑车几十里地去报刊亭和他见面，再走几十里的夜路回家，实际上是为了在报刊亭里看更多的文学杂志。我带着笔，记下了喜欢的诗歌和杂志的地址，那个时候我已经悄悄地投稿了，虽然都是石沉大海。

邮政局的斜对面是县城里最大的书店，我对读书和写作的痴爱应该就是从这条街道开始，也是这条街道满足了我当时读书的欲望，甚至影响了一个乡下少年人生的方向。回忆最初对县城的感觉，那种感觉里潜藏了动力、惊讶、新鲜、羡慕、茫然、酸涩、自卑、畏诺、惊慌失措、无所适从，像一只野兔进入陌生地界的不安和胆怯。之后，我总在寻找机会能去一次书店，去那条街道上走走，那条街道上的书店成为乡村少年的另一个野地、另一处港湾，让我最初的心在这里找到了安静。我在这片野地里发呆，流连忘返。我开始打工，跟着建筑班干活，我要靠自己的挣来的钱买书。

我陆续在书店买到了唐诗、宋词；艾青、杨牧、北岛、昌耀、杨炼、舒婷的诗集；沈从文、钱钟书、张承志、张炜，张一弓的小说……我记得第一次在这条街道上的迷茫，法桐上的阳光，街道上的自行车、三轮车，不时冒出的小车，让我傻子样目不暇接，不知道自己的脚该走在那一个方向。也许这就是一个城市的繁华，我听见了叮叮当当的铁器声，声音来自一家铁器坊，白铁皮上晃动着城市的阳光，太阳在那里重新镀上了一层颜色；铁器坊旁边是一家帘子铺，靠近帘子铺是一家布坊，花红柳绿的布上印着花朵和小鸟，门口站着手里握着尺子的女人。百货大楼，照相馆、银行、酒店、澡堂等都分布在这条街上，但这些和我无关，我手里偶然得到的一些小钱就是去书店换一本书回来，对我来说这已经奢侈。我也曾坐在县城的一条湖边，看着湖中的芦苇、岸边的房子和湖边的垂钓者，听着身后的自行车铃声，幻想着什么时候我也能住到这个城市，可以有更多的机会到书店去，买更多的书。百货楼往北，是一条小吃街，偶然在县城的午饭大都在那里解决……这就是我最早对县城的感觉，城市像我们的一个远房亲戚，相遇和见面的回数很少。

其实，我和县城最早的关系是因为母亲住院。一段时

跟着建筑班干活，我要靠自己的挣来的钱买书。
我在这片野地里痴呆，流连忘返。我开始打工，

间，我天天守在母亲的病床边，深夜，当母亲睡着了，我独自走上县城的大街，一个人羡慕地望着小城的路灯，看骑过城市夜色的自行车、偶尔驶过的车辆，听着城市的夜风，想着我不可能再继续的学业，对以后的路内心充满了迷茫。我知道，这个城市的生活和我无关！又一个深夜，我沿着小城的大街一直走，独自静静地走过几条街道，站在一条河流边，我想起我们村外的小河。我忘记了时间，当我回到病房时，母亲正艰难地下床。我马上搀住母亲，母亲说：“孩子，你去了哪儿？是不是在医院待烦了？”我说没有。母亲说：“我知道，娘连累了你。”我非常愧疚，从此，我不敢再在外面多待。

但母亲住院的一个多月里，我还是一次次熟悉了县城，熟悉了县城的一些街道；医院附近的一家小书店我抽空



安 庆

本名司玉亮。中国作协会员，河南文学院签约作家。小说多次被各类选刊转载，入选小说排行榜和多种选本，获第三届“河南省文学奖”、第二届“杜甫文学奖”等。河南“中原小说八金刚”之一。

去了多次，看到了我喜欢的书。夜深人静，病房的灯关了，我便拿着书坐在走廊里读，并记下我的心得和创作的片段。

我想起常到病房里来看望她姐姐的那个女孩。可能是我看书的习惯让她产生了好感，有一天，她主动和我搭讪，让我看她画的画，也拿起我的书看。她有时留下来陪护姐姐，我们就有更多的时间交谈。可是不久，她姐姐出院了，病房里有了更大的空间，却也更加孤寂。一天凌晨，当我醒来时，母亲告诉我，那个女孩来过，看我睡得很死，就留下东西走了。我赶忙看她送来的东西：一盒檀香、四个石榴、几支铅笔、一个硬皮的笔记本(那是我人生中第一个硬皮笔记本)。我慌忙朝大街奔去，接近黎明，小城格外寂静。我站在大街上，十分茫然，面前是一条南北大道，不远处有两个路口，我不知道她会从哪个路口回家？凭感觉我往向北的方向走了一段，然后失望地回到病房。她送我的东西我放了好长时间，那几个石榴直到风干，有了更多的皱褶我都不舍得剥开。后来，我找到过县城的一个石榴巷，看着满街爬过墙头的石榴花，渴望能与她邂逅。但她住在这条街道吗？我不知道，我只是凭着街道的名字而来。我们从此没有见过，多少年过去了，即使现在我们走个对面，恐怕谁也不会认识谁了。我真的想过能再见那个女孩儿，我说不清当时的感觉，也许那是在我孤独的日子里，对一个女孩感情的萌动或者感激吧。

一年后，母亲还是离开了人世。那时候，我恨医院没有治好母亲的病，恨

我们贫穷，我们家的状况如果可以让母亲在医院多住一段时间，也许母亲可以康复，可以维持更长的时间。

这是我更早留在县城的痕迹。

几年前，县城文学圈中的一位老大哥去了，他才50出头，我们几个文友悲痛不已。曾经的那几年，在县城，除了分拣室，他工作的单位，甚至他家是我和文友相会的又一个聚点，是我每次进县城可以落脚的地方。每次我去了他那儿，他总是约另外的文友过来，一块儿谈看书的体会、写作的状态和对生活的理解。记得一次，在他那儿，几个文友谈到了卧轨自杀的海子，他起身朗读海子的《麦地》和《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引来一屋子的沉默。有几次，谈着谈着，忘记了时间，天色暗淡，我骑车回家，他坚持骑车把我送到城外。想起那段时光，依然有怀恋的温馨，只是故人已去，怀恋里加进了疼痛。

他的英年早逝，让我每次回到小城陡添了一层孤独。

“当初的愿望实现了吗？事到如今只好祭奠吗……”这是筷子兄弟的歌，每一次听，我都有一种痛感。一个人一生，或许都在为实现愿望的路上走着。回望来路，当年分拣室的场景不再，文学早已成为边缘，我在写作的路上有时走得孤单。十多年前，我离开工作了十几年的地方，投奔到如今生活的城市，靠编一本文学内刊每月很少的编辑补贴维持我在一个城市的生计，我对个人的前景不敢奢望，唯望能坚守我的理想，用精神上的充足填补我生活上的拮据。

我想念已逝的那位兄长，想念多年前在分拣室里我阅读的时光，想念在一个中

秋的晚上，在县城外的一汪小湖边，我们几个文友就着月光对诗，想念我深夜带着文学的温暖骑车几十里地回到村庄的往昔，想念我在乡村的灯光下贪婪地阅读……

我在这个城市里寻找着像他们一样的朋友。我最初在这个城市是孤独的，工作之余我疯狂地读书，去图书馆、书店，度过我一个人寂寞的时光。夜晚，透过星群和城市的霓虹，遥望着县城的方向，遥望着离县城几十里之外我们的村庄，我更加发奋地写作，我知道，梦想还在奋斗的路上！峰回路转，我在这个城市真正落脚生存的问题终于解决，说起来还要感谢文学，是我坚守的创作，那些带着温度、带着孤独和坚守的文字和获得的奖项为我提供了调动的可能，那些帮助我的贵人才有为我说话的理由，大气的领导才在我的报告上签字。当初的愿望实现了吗？没有！文学，永远有走不完的路途！写作，永远都在路上！正如筷子兄弟的歌中所唱：

“事到如今只好祭奠了吗？任岁月风干理想再也找不回真的我，抬头仰望满天星河，那时候陪伴我的那颗，这里的故事你是否还记得。”

难道只剩下对青春的祭奠了吗？不！我们依然走在为理想的路上，永远记得青春里的向往，留在一个县城的痕迹。我不想祭奠，我想前行，我的笔还很青春。如果说祭奠，最应该祭奠的是早逝的那位兄长。我们留下的不是痕迹，是必然要经过的路程。

海边一棵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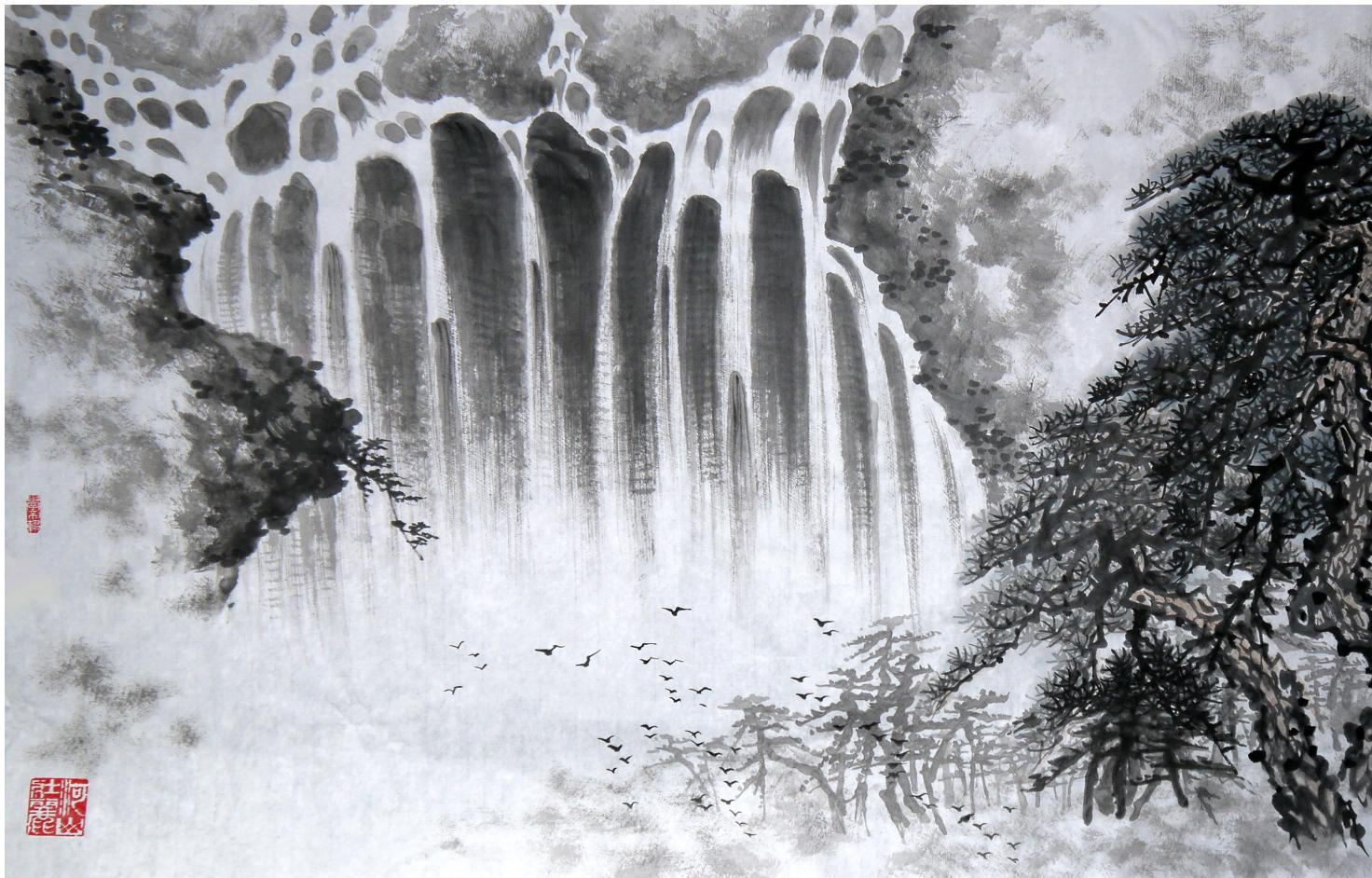
文 | 王月鹏

他在自家院落栽下那棵幼槐，已是若干年前的事情了。在这座工业新城边缘，黄沙漫漫，海风寂寥，没有人留意一棵树在某个院落的成长。几年过去了，这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高楼林立，人气越来越旺，特别是夏日夜晚，海边栈桥成为这个城市的休闲之地。他把那棵幼槐从自家院落移至海边，栽在距离栈桥不远的地方。移栽当天，他举办了郑重的仪式，我是后来从录像资料中看到当时的情景，隔着时间和屏幕，依然能强烈感受到他的虔敬。这是一个心有敬畏的人，他以这样一种方式表达对于这片土地的深爱。在蓝天与大地之间，在海边，这是一个人的仪式。那天一只喜鹊停留在树梢上久久不肯离去，像是被眼前这个简朴的仪式所感动。幼槐的周围，是护墙。他没有把一棵树直接推向海边，而是选择在远离人群的地方，在对风浪有所遮挡的地方，让一棵树安心地扎根成长。成长是一件具体的事情，需要经风历雨也需要关爱呵护，他默默关注这棵树，每天早晨都要去看一看它，绕着树走几圈，在同一个位置亲手给它拍一张照片，不管如何忙碌，这成为他每天的必修课。他不仅仅种下了一棵树，而且每天都牵挂和惦念着这棵树的成长，每天都去看一看它，记录这棵树每一天的成长与变化。我时常在想，在繁忙的现实冗务中，他对一棵树的惦念一定赋予了信仰意味，他的心里一定有某种东西在伴随那棵树一起成长，每天迎着朝阳走向海边，去看望一棵树，他在行走的过程中，精神越发明亮起来。他远远地打量那棵树，有时候走近了抚摸树的枝叶，心里有说不出的感动，海浪声中，他甚至能听到树在拔节的声音，像是与他的心灵对话。他听懂了。一棵树，与大海朝夕相伴，他听到树的身体内部的潮汐，那是生命生生不息的召唤。大海的浪花与树的绿叶遥相呼应，一如他与大海彼岸遥遥相望，这种最沉默的语言，可以诠释世间最浪漫的事。日本诗人谷川俊太郎曾经说过，因为自然的某种状态而唤起的感动，是他创作诗歌最重要的内核，每天早晨他都会到院子里散步，曾经有一整年他在早晨同样时间、同样的位置，以院子中央的一棵枫树为中心，拍摄院子里的风景，300多张照片做成一个相册，记录下院子里的每一个清晨。作为诗人的谷川俊太郎，在他的取景框里以一棵



王月鹏

1974年出生，山东海阳人。中国作协会员，山东省作协签约作家。著有散文集《血脉与回望》《空间》《怀着怕和爱》《镜像山水》《文化的力量》等，作品100余篇入选各类全国年度选本、年鉴和排行榜。曾获泰山文艺奖、在场主义散文奖新锐奖、2015年度华文最佳散文奖等奖项。现居烟台。



枫树为参照，对周边风景做出取舍和判断。这也让我想到身在海边的他，对一棵槐树的移栽和关注，他不仅仅是在培植风景，他在关注生命本身，以生命关注生命，在一个人与一棵树之间，存有某种隐秘的精神关联。那棵槐树一天天拔高，渐渐超越围挡，露出葱郁的树冠。它看到了大海，看到永不疲倦的潮汐声的来处。作为一棵树，它的根已经足够扎实，可以独自应对来自大海的所有风暴，它将见证大海所见证的，细密的年轮将会刻满这个区域成长演变的密码。一棵树，以年轮的方式，留存成长的记忆，刻下关于风雨和梦想的印痕。他在这棵树的身上寄予了一种期望，让

这种期望在缓慢的成长过程中渐渐实现，这样的寄托方式显然不符合当下急功近利的风气，大家早已习惯了速成，习惯了拔苗助长，恨不得一下子省却所有的过程。他拒绝这样，在一棵树的缓慢成长中渐渐走近心中的梦想。缓慢让他心安，一个懂得速度的人，也深切体会到慢下来的真谛。他注视一棵树，注视它的缓慢成长，这是一种价值观，一种对于社会和人生的独特理解。他并不期望所谓理解。他只是在做着，按照自己的方式，他相信当这棵树葳蕤蓬勃的那一天，将是他最感欣慰的日子。立村必先植槐，他在这里扎根，把大海当作故乡。他忘不掉故乡村头的大槐树，

那是整个童年的记忆，在大槐树的护佑下，他一天天长大。如今村庄的树木越来越少，到处都在上演大树进城的当代寓言，他栽下一棵幼槐，在自家院落，在海边，在异乡，体味整个成长的过程。他把这片居住地当作自己的故乡，亲手栽植一棵槐树，向遥远的故土致意，在日新月异的生活里，这份记挂传统的朴素情怀有着最动人的力量。他是一个沉潜的人，一个对生活对生命有敬畏心的人。这世上，很多的人在忙碌着，很多的人有着这样或那样的想法和抱负，但是心怀敬畏的人委实不多。关于一棵槐树的林林总总，我是在偶然的交谈中获知的，一个人如此郑重地对待



《水边古树》(国画)
陈松祥 / 作

一棵树，这让我感动。每次散步路经栈桥，我都会特意走过去看望那棵槐树，在它的身边默默站一会。它天天依旧。在天天依旧的状态里，突然有一天，我发现它长高长粗了。成长是一个缓慢的不可逾越的过程，明白这个过程，并且懂得体味这个过程，才算是彻悟了人生。

我并不懂得人生。我只是一个对生活有追求也有抗拒的人。

我们去参观的规划展览馆被誉为那个江南城市的会客厅。以客人的身份进入会客厅，我被不安感深深攫住，高科技堆积出的幻觉，还有大地上发生的一些事情，完全被虚拟化了。我的眼前所

看到的一切，隔着一层说不清的什么，小心翼翼地走在展厅，生怕脚底下一脚踩空。向前三十年，向后三十年，半个世纪的时光浓缩并展览在这个空间，我有一种想要逃离的念头。那些冰冷的数字化表达方式，它们切割你，将你分成若干份，每一份都有你的影子，每一份都已经看不出一个原本的你。我想回避它们。它们拒绝回避。

从展览馆出来，感觉自己像是从另一个世界回来，恍若隔世，现实的世界不再清晰。南方的冬日并不寒冷，阳光淡淡地照在身上，有些冷意。我在展览馆门前的空旷地带踱步，漫不经心地走来走去，很快就留意到两棵被包围在脚手架里的老树。是两棵香樟树，在这个城市街头随处可见的树种，只是这两棵树看上去更苍老。许是“主人”对树的造型不太满意，他们围着树冠搭起了脚手架，树的枝权被捆绑固定在冰冷的钢管框架里，像颓然的囚徒。那些钢管在树身周围密密地交织着，像是对一棵老树的不放心，又像在别出心裁地托举和矫正着某些枝干的形态。我恍然明白，这是两棵被绑架的树，他们希望这两棵树按照他们的设计和要求去成长，最终

符合更多人的观赏眼光。远远打量这棵被囚禁的树，冰冷的脚手架让人恍然觉得进入了一个建筑工地，这类建筑工地正在遍地开花。两棵香樟树，被移植到了这个广场的展览馆门前，就像平地拔起的钢筋混凝土建筑物，是冰冷的，没有丝毫温情。

两棵被展览的树。

两棵被绑架的树。

脚手架的存在，是为了让树木按照他们的预设来成长，这让我感到无限悲凉。这样对待一棵树，即使再光鲜再标致又有何用？倘若缺少对生命的起码尊重，所有言行都是经不住追问的。我回过头来，重新打量矗立在眼前的展览馆，它是静默的，在阳光下闪着耀眼的光。

当地的朋友问我：“你喜欢这两棵香樟树？”

我摇头，不语。我不喜欢被展览、被绑架的树。我所关心的，是一棵树的命运。这些命运被谁决定，凭什么就这样被决定？一棵树也是有生命有尊严的。从一棵树上，我看到了人类的影子。一棵经风历雨的树，自然懂得季节的意义，懂得顺其自然的意味，在常人目力不及之处，它看到了人的未来样子。

后来，我在安徒生童话中，读到了关于树精的描写。安徒生在一百多年前，就预言了当下正在发生的事情，他在《树精》中写道：“我们的时代是一个童话的时代。”

这样一个童话时代，总在上演一些真实的故事。

一个依附于栗树的树精，梦想着到豪华富贵的环境中去，每天黄昏，她都朝着巴黎的方向望去。这棵梦想去巴黎的树，终于有一天告别自己脚下的土地，向着日思夜想的城市而去。一个

声音，像末日的号角一样响起：“你将到那个迷人的城市里去，你将在那儿生根，你将会接触到那儿潺潺的流水、空气和阳光。但是你的生命将会缩短。你在这儿旷野中所能享受到的一连串的岁月，将会缩短为短短的几个季节。可怜的树精啊，这将会是你的灭亡。你的向往将会不断地增大，你的渴望将会一天一天地变得强烈。这棵树将会成为你的一个监牢。你将会离开你的住处，你将会改变你的性格，你将会飞走，跟人类混在一起。那时你的寿命将会缩短，缩短得只有蜉蝣的半生那么长——只能活一夜。你的生命的火焰将会熄灭，这树的叶子将会凋零和被风吹走，永远不再回来。”

这是对树精的忠告。这个声音在空中回响，丝毫没能改变树精对城市的渴望。作为一棵有根的树，她希望自己像漂浮的云块一样，可以远行到谁也不知道的地方去。许多人带着铁锹来了。这棵树被连根挖起，装到马车上，向巴黎运去。这是快乐的旅程。这是期盼已久的旅程。这棵树的枝叶忍不住颤抖起来。她并不知道，自己爱上了一个虚无。

她被栽到了城市广场上。这里曾经站立过一棵树，一棵被煤烟、炊烟和城里一切足以致命的气味所杀死了的老树，当树精被运抵广场的时候，那棵老树刚被装在马车上拖走了。树精并没有意识到，她所目睹的这一幕，正是自己接下来的命运。

泉水，微风，甚至清新的空气，都离她远去。工业文明像一个蓄谋已久的伤害，等待一棵远道而来的树。钢筋混凝土的世界，以冷漠的方式接纳了这棵树。

“一切跟我所盼望的是一样的，但也不完全跟我所盼望的是一样的！”树精陷入了矛盾，一种不曾有过的想法开始折磨她。在她的梦想中，既有对人的生活的向往，又有对云块的羡慕。云块是自由的，也是虚无的。树精不得不面对的，是一个被改造的真实世界。回归的不可能，以及生命的枯萎，成为一件注定的事情。“上帝给你一块土地生下根，但你的要求和渴望却使你拔去了你的根。可怜的树精啊，这促使你灭亡。”风琴的调子在空中盘旋着，用歌声说出了这样的话。

十年前，我曾为自己的一本散文集命名《远行之树》。我想象一棵树，既得扎根，又要远行，这是它只能直面的命运，也是它无法解脱的生存悖论。这里面有着一个人的犹疑和抗争。我把这些难以言说的情怀，托付给了一棵远行之

自己爱上了一个虚无。
这棵树的枝叶忍不住颤抖起来。她并不知道，

树。那时我不曾想到，在若干年后的城市化浪潮中，树的远行会成为一个普遍现实。一双看不见的手，把大树从深山移植到了城里，在钢筋混凝土之间，一座座没有年轮的城市正在迅速成长。大树进城，大树的枝叶上蓬勃生长着的，是人的急功近利。被移植到城里的大树，在城市天空下支撑起另一片天空，这是正在被创造的所谓奇迹，是“拔苗助长”的当代版本。

树的渴望与人的欲望，在漫长时光中交汇成为一个点。这个点逐渐地扩大，逐渐地有了光环，逐渐地被更多的目光关注，被更多的人提起，成为这个时代的热闹景象。

云块是在高处的一个虚渺存在。树精对云块的向往，让她最终成为地上的一朵残花，被人类的脚踩成尘土。我的那份曾经寄望于远行之树的遥远情怀，已成为某些人急功近利的一个注释。那些风尘仆仆的赶路，究竟是要去往哪里？

有生命的事物，是不该仅仅成为装饰品的。一棵经风历雨的树，被移植在钢筋混凝土之间，成为当代城市的一种点缀。这棵树的枯萎枝叶，把城市天空的倒影分割成了若干碎片。

如今，城市建设者纷纷把目光投向大树，依靠大树进城，快速营造城市的历史感。这是对自然规律的强行改变，是人的急功近利的最真实的表现。一个没有年轮的城市，一个无根的城市，所谓繁茂的枝叶，都不过是短暂假象。季节交替，当风霜雨雪走过，这个城市显露本来的荒凉面相，将是一件必然的事情。

那年冬天，我时常去郊区看望那棵古槐。她的树干已经枯朽，谁也不知道她在村头究竟站了多少年。村庄正在拆除，她依然站在那里，像是一个对世界放心不下，心中怀有牵挂的老人。她站在那里，看着村里的人走出去，看着村外的人走进来，她已经没有可以迎风摇曳的树叶，失去了最真切的语言。她无声地看着眼前的这个村子，这个小小的村子，就是她的整个世界。她的整个世界就要消逝了……

我看到一个老人，站在古槐下，形单影只，像是从古槐身上折下来的一截枯枝。

这棵古槐，对这个村子是有恩泽的。我轻抚她的枯朽的树身，就像握住时光的苍凉的手。那一瞬，我是一个被时光遗弃的人，比古槐更苍老。

总有一些故事，曾与这棵树发生关联。树是见证者，见证了一些在时光中流逝的事物。

一如此刻的我，是此刻的唯一见证者。

站在山顶俯瞰这个城市，我的心中涌起阵阵疼痛。那些苍茫的岁月，变得如此切近和清晰，我说不出这座城市之于我，以及我之于这座城市，究竟有着怎样的一种关联？我的牵挂，我的悲悯，我的无言的爱，消失在冰冷的钢筋混凝土之间。

做一个有着正常体温的人，如此艰难。

曾经读到某位作家写他如何在树叶上写诗的文章。在树叶上写诗，然后收集飘落的树叶，这究竟是浪漫还是矫情？即使作为对生活的一种理解方式，

消失在冰冷的钢筋混凝土之间。
我的牵挂，我的悲悯，我的无言的爱，

我也不相信它在现实中的可能性。我更愿意相信的是，一棵站在风雨中的树，它将风雨的洗礼，以及对风雨的理解，内化为生命的年轮，沉积到了根部。这种内在的力量，是一棵树坦然面对成长的资本。那对民工兄弟唱的《春天里》，我在网上一遍又一遍地听，忍不住热泪盈眶。所谓艺术，在此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对这个世界的理解与热爱，是他们以歌唱的方式呈现出来的一颗心。他们勾起了我对青春岁月的记忆，对当下被遗忘被忽略的现实的关注。我也曾经告别故乡，一个人在城市流浪，心怀梦想，对这个世界付出真诚与热爱。如今麻木多了，看起来我已把生活打理妥当，已经不必再有什么忧虑与牵挂，沉浸在自己情感里，不再拥有更为宽广的情怀。日常生活成了一个巨大的战场，我与若干个我作战，难分胜负，似乎战争才是唯一的选择，缺少一种更大的力，超越和掌控这样一个已经沦为日常的战场。

当我看到大海与广场连为一体，心底涌起一种悲怆感。空间如此辽阔，却不知该把一颗心放在何处？大海不合适，广场也不合适，我是一个海边的流浪者，大海和广场都不能让我停步。我走着，却不知将要走向何处，大海和广场也不知道。抗拒被裹挟，需要多倍的定力。我的方向在脚下，就像扎根，朝着大地的深处挺进；而枝叶，是朝着天空舒展的。

在天空与大地之间，一棵树正在远行。

我所要抵达的，其实仅仅是我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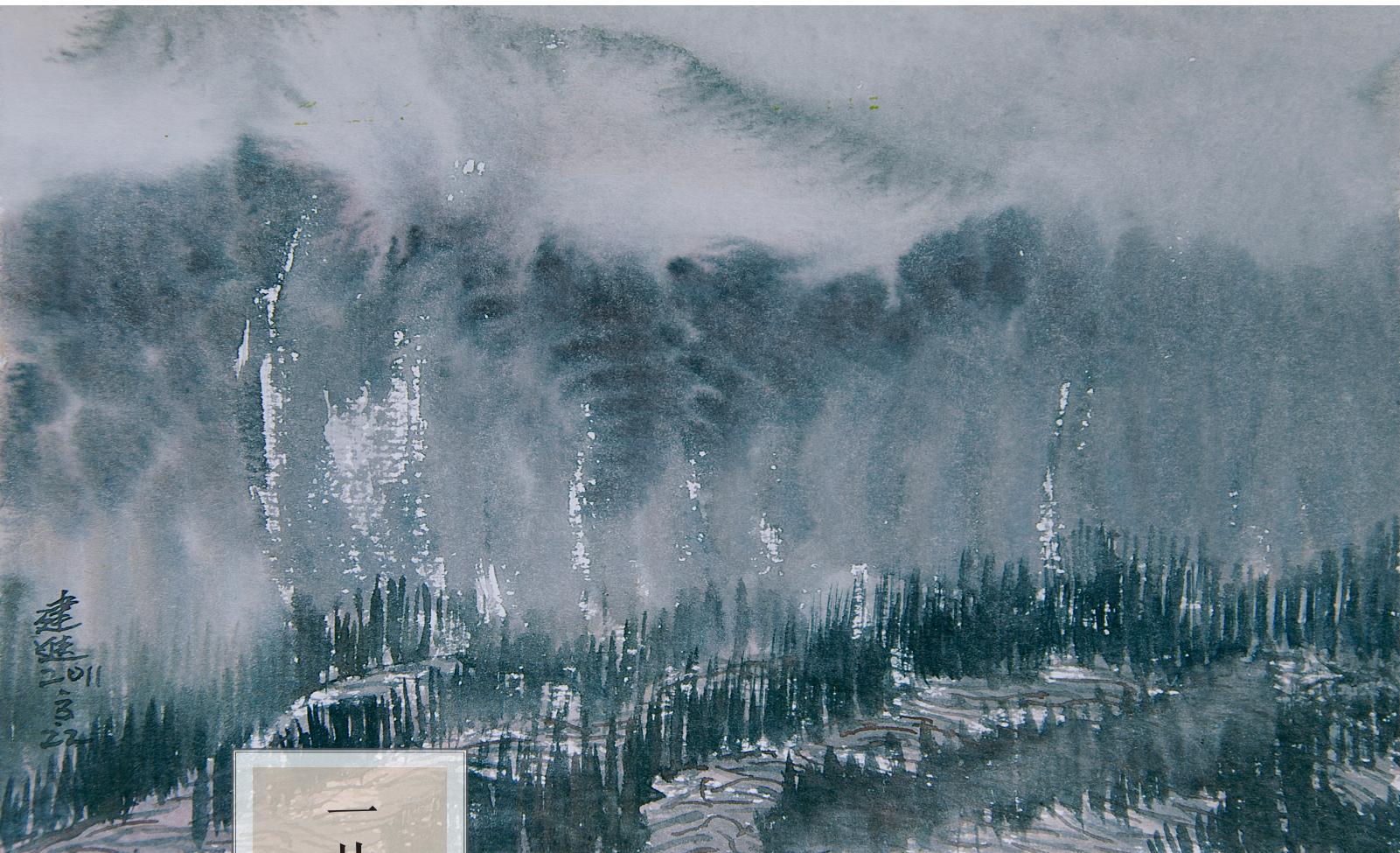
如果一种刻痕，不能给我彻骨的疼痛记忆，当岁月的风沙袭来，我会茫然不知所措。直到有一天，我似乎理解了，他从自家院落移植到海边的一棵槐树，是他在苍茫岁月里的刻舟求剑，他在关注成长本身，遵循自然的规律，摒弃那些所谓的效率和效益，留下生命最真实的刻度。在城市化浪潮中，这个人在用心做着最纯粹的一件事情，一棵树承载他的梦想，迎着风与浪，一天天成长。当有一天，太阳从大槐树繁茂的枝叶背后升起，那样的一个瞬间，作为见证者的大海也将被打动。

我走向你，在一个白雾迷蒙的早晨。我沿着海边一步步走去，看不到栈桥，看不到那些熟悉的建筑群，眼前唯有一片白雾。我走向你，已经不再奢望白雾散尽，我所能做的，就是在太阳升起之前，一个人穿越迷雾，走到栈桥的跟前。在栈桥旁边，有一棵被惦念的成长中的树。

建进 2011.3.22

一片空寂的村庄

文 | 何立文



《静静的山林》(水彩) 朱建进 / 作

去年秋天，西村的老祠堂在烟熏火燎中支撑了半个多世纪后，终于在空心村改造仪式的鞭炮声中寿终正寝。

那时候，村民齐聚在老祠堂的大柱子前，热烈地无限憧憬地讨论即将到来的小康村壮丽图景。村长的详细规划使这次村民大会获得空前成功。“房子一律做成两层半，安装自来水和不锈钢小型锅炉，还有固定电话、闭路电视、环村公路……”

一个冬日，细雨敲打我的“天堂”牌自动伞。站在数排整齐划一的小洋楼前，我仿佛置身于梦境。当我意识到从前的村庄业已遁入时光的悠长隧道中时，老祠堂雄浑的咳嗽还是固执地在我耳畔响起。

两根粗壮圆滚的柱子将整个村庄的门面撑得雄壮而威武。跨过中间一道高约60公分的门槛，一面牛皮大鼓巍然屹立于天井右侧有些歪斜的木架上。这面泛着白光的牛皮鼓，一年中的大部分时光做了一个哑者，仿佛一个富裕的财主，时常腆着肚子坐在太师椅上打盹。唯有婚丧嫁娶时，它才吼叫一阵，为新人入村高歌助兴，为逝者出殡掩面悲泣。

迎亲队伍载着粉面含羞的新娘凯旋，两支铜唢呐一路播下无数欢快的花朵。老祠堂内，鞭炮与鼓声齐鸣。那个擂鼓的后生，起伏有致的肱二头肌犹如两只健硕的老鼠在粮仓里奔突。新娘跨过装有柏枝的脸盆后，照例由梳着小髻，迈着一双小脚的长辈搀扶，直至送入她的新家——公公、婆婆和七姑八姨，还有左邻右舍都已恭候多时。姑娘们挤成一堆，谈论新娘的服饰与嫁妆；小伙子早已争抢着将崭新的棉被、散发油漆味的衣柜、镶有圆镜的梳妆台、精巧的洗脸架子……一一抬进溢满喜气的新房。

村庄里有人走了（去世），站在谁家门口，听见的都是一片“某某修得好，放心走了”的叹喟。

棺材早已备好，一身黑漆，安放在老祠堂的第一进。出殡那天，男女老少都站在天井以北第二进的空地上。人们絮絮叨叨，饶有兴趣地打捞着关于死者的陈年往事，仔细辨认几个伏在棺材上痛哭流涕的女眷，低声争论着女儿的真孝心和某个儿媳的假号丧。眼尖的小孩果然察出端倪，说：“快看，某某媳妇往眼眶上抹口水呢……”旋即招致一声断喝——别吵！抬头再看时，两个负责举白旗的小孩正在为彼此头上白布的长短争论不休。白旗上书一副对联：日落西山常见面，水流东海永不回。

忽然，一声炮仗巨响，送葬的队伍在女眷们一浪高过一浪的悲泣声中秩序井然地退出祠堂，径直向村庄北面的山坡去了。

剩下部分上了年纪的人，凝视天井旁那块“辞旧迎新”的轮回之地，久久

不愿离去。

雨停了。

我收拢雨伞，一股冷风裹着一丝寒气，钻进棉袄里。我使劲跺了几脚，小洋楼的外墙砖闪烁着清冷的光，在我眼前晃动。

我深知，我正踩着一根村庄的肋骨。一根老旧的肋骨，和披着碧绿苔藓的水沟一样，早已被钢筋水泥围困，最终掩埋。

瓦与小巷是西村的灵魂。

遥远模糊的岁月深处，烟雨笼罩下的黑瓦和尖锐粗粝的屋脊，像一尾尾翻腾着细浪的青鱼，游走在群山的脚趾下。贴着墙根行走，侧耳聆听——北风的唿哨撞击陈旧的土砖，大地在冬天的淫威之下日渐萎缩。

那些纵横交错、迷宫式的小巷，最适宜滋生神狐鬼怪的传说与汁液香浓的家长里短。

82岁的伯父老态龙钟。他经常引

以为荣的是年轻时的胆大。当年，为了与村人赌一碗清汤挂面，18岁的伯父扛一把锄头在村南的蛇行里（一处人人谈之色变的众鬼乐园）度过了一个惊心动魄的秋夜。“我刚想坐下来吃一筒黄烟，哪晓得前面坟堆里爆出一阵嚎叫。我使劲跺脚、咳嗽，那声音反而更响更急！我汗毛都竖起来了，后背一阵发凉，只好把锄头扔过去。锄头碰着石板，‘咚’的一声响，嚎叫声才止住了……”伯父的故事恐怖惊悚，年少的我听了以后常常缩在被窝里不敢入睡。

现在要寻找那些镀了一层薄苔藓，散发麻味与涩味、冰凉如玉的瓦，不是一件易事。除非小孩子玩过家家，为了寻找锅盆，偶尔从墙根下翻出一两块瓦角。从村口望过去，占据村庄外围的是几幢装修精美的楼房，有人屋顶上赫然安装墨绿色的太阳能热水器。灰白水泥与光滑如镜的瓷砖，装点着这个村庄的中产阶级。为了展示村庄的富裕，公路两旁的良田里都矗立起一排排楼房。原先吸着雨水疯长的庄稼，悉数惨遭厄运——被混凝土搅拌机的轰鸣和泥瓦匠们的吆喝剔除得一干二净。

小巷子的阴凉也随之消失在记忆之外。眼前的村庄仿佛茫茫人海里擦肩而过的生人，唯留下他的行色匆匆。

几只觅食的母鸡自信地忙碌着，在屋前的空地上。幼牛甩着细小的尾巴，轻声呼唤母亲。几个小孩蹲在屋檐下挖泥巴，其中一个因为弄疼了手指号啕大哭。

除此，村庄一片空寂。

西村在这个城市的地图上只占据位于西北角的一个小圆点。它坐落在一个



何立文

生于 70 年代，作品散见《文艺报》《散文》《山花》《作品》《四川文学》等报刊，著有散文集《水妖的歌声》《时间深处的背影》。现居江西新余。

盆地的中央，三面环山，只有东面有一条弯弯曲曲的公路向外延伸，连接六公里外的集镇。四季常有山风，一路呼啸着翻墙入院，将外出寻觅家禽的妇女的叫喊声一并卷走，送到远处稻田中央。

我不知道村庄名称的来历，或许就是因为它的地理位置？像一名终年戍边的士兵，生活在粗犷的号角声中。

村庄北部，靠近山脚下的土坡上繁衍着一片杂树林。一棵壮硕的樟树，盘根错节，枝耸入云。水牛、黄牛，公牛、母牛、牛犊，悠闲自在地待在树荫里，或立或卧。偶有发情的公牛，鼻子凑近母牛私处，母牛偏将屁股一扭，公牛便肆无忌惮地大笑起来。一棵楠树竟然并生两根巨大的树干，比肩耸立，傲视苍穹。可惜如今它惨遭雷电袭击，枝枯叶黄，风华不再。

自从离开村庄外出求学，不知不觉中，我已成了一个过客。留在我脑中的只有荡漾着薄荷味的杂树林了。

粗通文脉的父亲是村里的先生，村里除了外地迁入的刘、赖、曾姓各一户，其余均姓何。每年春节，父亲都会毕恭毕敬地写下一副对联：源发庐江郡，派分苦竹塘。尔后吩咐几个后生，整整齐齐地贴在祠堂最里一进柱子上。

“我们何氏的发源地在安徽庐江郡……何氏乃战国时之韩姓，当时，祖公击杀秦始皇未果，始皇下令诛灭韩氏九族。为避追杀，祖公隐身于河边一舟中，士兵盘查甚急，问姓氏，祖公惊惧，手指河水。士兵以为祖公姓何

（河、何谐音），遂放行。后隐居安徽庐江，改姓何，繁衍子孙……”未曾料到，我的姓氏居然有一段如此离奇的来历。

“我们的根在安徽庐江。什么时候，我们组织一班人马去寻根问祖呢？”父亲抽着烟，陷入无尽的沉思与怀想中。

村庄背倚一段刚健雄奇的山坡。风水先生据此推断，村史上一定出过一些大人物。从父辈口中探知，明朝时，村里出了一个远近闻名的才子，年方十二即被皇帝御赐进士出身，宗祠里悬有“岁进士”横匾一块（“文革”后已经散失）。祠堂大门两侧有上马石、下马石一对，大小官员途经此地必下马，以示恭敬。民国初期，有才高八斗的师爷庞元先生，为村庄的山界划分立下了汗马功劳。当时，前来争地的上高县师爷气势汹汹，刚下轿，细读庞元先生搭在椅子上的对联，不禁为他的才气所服，赶紧弓着身子向前和解。解放前夕，有一苏联留学生。某年春节，村中后生齐聚祠堂比试跳桌子（一种以双手为支撑的跨越游戏）。用于擂鼓的桌子高约四尺，尽管掌声雷动，却无人能跳过。喧哗间，留学生手持书卷，翩然踱入。他微微一笑说：“我来试试”，将书递给旁边一小孩，助跑几米，“唰”地一声，羚羊般越过桌子，气定神闲地掸掸袖口的灰尘。人群中顿时爆出一阵喝彩，留学生早已不见踪影。

打工潮波及村庄以后，青壮年劳力大部分像种子一样撒播在广东、福建、浙江、上海等地。他们是一群候鸟，临近年关才挤上回乡的列车；春节刚过，又背起行囊踏上淘金的征途。一年之中，绝大部分时间，整个村庄只有老人与小孩固守一份宁静。

春节的鞭炮格外响亮，小孩子穿着簇新的衣服跳来跳去，空气中回荡着一股浓浓的硝烟味。候鸟们飞回来了，却终日围坐在牌桌边。听说很多人一夜之间将一年的血汗钱悉数输光，年后出去的路费都没了着落。我不知道，他们除了在牌桌上放纵自己，还能否找到其他抚慰灵魂的方式。这群候鸟飞走以后，西村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仿佛一个老者，默默坐在旷野中央，任光阴悄悄流逝。

苍穹。可惜如今它惨遭雷电袭击，枝枯叶黄，风华不再。
一棵楠树竟然并生两根巨大的树干，比肩耸立，傲视



是不是一个巨大的悖论呢？正是最黑暗的中世纪，孕育了人类历史上最为璀璨的精神文化：殿堂、陵寝、雕塑、绘图，以及音乐的礼赞诗章——生命的绝唱，让一切世俗的风情或声响在此自惭形秽，那是一种与天堂共享的超尘绝俗的心灵对话。

然而，中世纪是没有文学的，因为那是不需要思想也不允许思想的世纪。教皇一世格里哥利的一句名言，至今没有过时：不学无术是虔诚的信仰之母。

信仰是要崇拜的，科学是要讨论的，法律是要执行的。不崇拜的信仰，不讨论的科学，不执行的法律，不管有多少个理由为此粉饰说项，都是无耻的谎言与彻底的伪化。

是人生的旅程抑或也是受时代所囿吧，我自以为是一个有信仰的信徒，寸楮尺素凝聚着我那可怜的精诚，才对冼星海如此上心。冼星海，震撼中外乐坛的音乐家，影响了整整一个时代。华彩的空灵本是艺术巅峰上的天籁之响，可一旦附上世俗的物欲，也就被穿上了“雅”“俗”的号衣，即便是东方古之鼻祖师旷、师涓，也不能因之免俗。在那个崇尚红色与革命的时代，冼星海就是东方的红色贝多芬、柴可夫斯基，是革命的阿炳，是那个理想与灾难明暗交叠的年代站在历史顶端青年精英的峰值点上的星光，让我们今天也情不能忍地仰止、行止。

我对冼星海如此痴迷、痴情，在这里一个字一个字地结茧成章，如前所述，某种意义上说，仅仅是因为所谓的信仰吧——是我对冼星海那个时代不能释怀的殷殷眷注。啊，延安，“回延安”……我从来没有怀疑过诗人们当时近乎童真般的激情与忠诚，就像我不会怀疑我自己的愚笨和守拙一样……西方人对延安的交口称赞、《新华日报》的文章如雷贯耳，死气沉沉、万马齐喑的东方历史数千年来一个新生命的哇哇啼叫，总让我一想起来就血脉偾张，不能自己。

尽管冼星海的同龄人——胡风、田汉、丁玲、贺绿汀等巨子后来的命运令



刘迪生

鲁迅文学院第22届中青年作家高研班学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广东省作家协会报告文学创作委员会副主任、广东文学院签约作家、广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广东省青年联合会委员。

著有长篇小说《东方红月亮》，诗集《南方四重奏》，长篇散文《广裕祠》《温泉出谷》，长篇纪实文学《点亮生命：赵广军和他的志愿事业》《钢铁生命：国家一级荣誉军人张祖坤的非凡人生》《南国高原：徐克成和他的医学世界》《超越新闻》《浇铸彩虹：陈建华与从化村道》《横琴天籁：澳门大学新校区建设纪实》《大河之魂：冼星海和他的非常岁月》等。

获全国“百种优秀青春读物”奖、“全国书刊优秀畅销品种”奖、广东省文艺精品奖、广东省“五个一工程”奖、广东省报告文学奖、广东省青年文学奖，广州文艺奖。

曾供职于南风窗杂志社，现任《华夏》杂志主编。



《黄河图》(国画) 涂鉴明 / 作

人唏嘘，但是，他们用自己的生命燃烧的东方灿烂的早霞，她的美丽在今天看来，是另一种耸入云天的恢宏博大的精神建筑，让多少脆弱的神经不敢仰视！不管是篡改、蔑视，或是屏蔽、冷藏乃至格式化那一段不可疏忘的历史，对一个共产党人来说，窃想都是有意无意的背叛。

宝塔山，20世纪人类奇迹的东方的政治地标……

那一段史事，太让人神往了。英国史学家爱德华·吉本说过，所谓历史，不过是对发生过的政治事件的忠实记录而已。没有政治事件真相的历史，无疑是伪史。

“真相”，永远是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汲汲追寻，正是对真相无穷的追

寻，才让哲学、历史学如此博博渊深。但我，想做一个芒履蓑笠、孤舟挂帆的远行者，走近星海，不过是为了走近延安，走近那一段我的梦中的岁月。

我在这里重彩“红色”，很可能取魏收之诟，但我绝不是为口腹所累：新中国一路走来，若是洗星海健在，以他那傲骨凛凛的书生气节，窃想处境会比他的同侪们还要不堪。然而，童年乃至青少年的那一段美丽，会是长在心头的一粒瘊子，伴人终生；亦如懵懂初恋的卵石，在岁月河床的打磨下愈加璀璨晶莹。

中国，苦难的中国，积弱、积垢、积朽……的中国，西风东渐，百舸争流。

翻开古世界史，是两张版图：圆

于时代的局限，东、西方的古代精英们一样的无知与狂妄。东方自以为河洛乃天下中心：中土、中州、中原、中国……有趣的是，古代日本也曾自称

“中国”(苇原中国)，以冈山、广岛、山口等地为国家中心。只不过开化太晚，在隋、唐疆域与文化面前相形见绌，不敢自以为“天下中心”罢了，却留下抬眼可及的“中国银行”“中国新闻”“中国山脉”等汉字，让来自中原的过客们莫名其妙。而欧洲人则以为地中海是天下中心，以为亚历山大、奥斯古都的罗马帝国的疆域，就是整个“世界”。

当西方告别渔猎、农业文明，进入城邦“民主”社会体制，开始了古希腊古罗马的辉煌——其实那是奴隶们

创造历史的辉煌，我们却成了东方的僵尸：文化因素的先天残缺，东方体制久久地停留在“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桃花源”自耕农理想境界。意识形态的儒经教化，即便是再英明的君主，这片土地上也只能是“外战外行内战内行”“一盘散沙”的“东亚病夫”们的自我狂欢与陶醉。

爱尔兰哲学家威廉·勒基在《欧洲伦理史》中指出的，正是奴隶制大田庄取代了自耕农经济、自由民无须支付报酬就能从政府那里得到粮食这种情况，才导致了罗马人的尚武精神……

一个总人口仅仅三十多万、参战军人仅仅数万的“少数民族”，铁蹄所至，摧枯拉朽，如入无人之境，竟然让数以十万计、百万计的明军望风披靡，是很令人深思的。同样，曾经骁勇善战的千万八旗健儿在数百八国联军面前不堪一击，让表象繁华的农业天朝尊严扫地，颜面尽失。

元朝、清朝扫荡和击碎的是勒基笔下的牧歌式的农耕文明——貌似庞大实则精神文化上萎缩封闭而阴柔内敛的小国寡民。

人类史没有温情可言。第二次世界大战改变的不仅仅是世界版图。对我们中华民族来说，福耶祸耶，洗星海和他(我)们的胜出，苏联模式的学步，不管我们犯了多大的错误、怀旧或失落的士子们遗民般如何积怨含愤，她一路走来的国力膨胀，让西方世界触目惊心。人类史的历史阶段不管如何划分，审视东方大宋亡于蒙元、大明亡于清朝的史鉴，我们不能不意识到，那是一群自视颇高、顾盼自雄的贵族骑士对“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民自耕农社会的残酷剿杀——说是野蛮对文明的颠覆，我真的不敢苟同。

请读者不要误会，我没有政治家们的潇洒襟怀，也不是丛林法则的鼓吹者。塔斯马尼亚人灭绝于一群十恶不赦的罪犯，是上帝瞎了眼？抑或本来就是“主”的意旨？

一个人的愚昧，是基因缺陷的愚昧；一群上人者——顶层精英集团的愚昧，则是一个种群、种族、一个文化板块羸弱灾难的愚昧，上帝也无可奈何，无能为力，无言以对。

尽管庶民的命运与庙堂的枯荣无关，国亦是国，家也是家，仅在于朝廷的清明与腐朽罢了，但兵燹的灾难与凌辱，是躲不过去的浩劫。

塔斯马尼亚人如是，古埃及如是，印加帝国也如是……

元朝、清朝扫荡和击碎的是勒基笔下的牧歌式的农耕文明——貌似庞大实则精神文化上萎缩封闭而阴柔内敛的小国寡民。

2000多年了，尽管我们有过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轰轰烈烈，只不过“城头变幻大王旗”而已，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没有挪动过跬步。是以，在19世纪德国著名哲学家黑格尔的眼里，中国是没有历史的。

历史没有捷径可言：我们连古希腊的城邦社会——奴隶创造历史的恢宏壮举——都必须重新走过！

面对我们今天的经济成就，不管怎么定位“城邦”之外、没有城市户口的“农民工”，我从内心深处对他们充满了深深的敬意。我们所深为自信的，并不仅仅是西方老祖宗传给我们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和社会主义先进制度，更是我们十三亿人口大国的无限张力——让神经脆弱的西方政客们望而生畏的创造者、劳动者的巨大张力——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革命的经典理论在这里找到了最为经典的注脚——将自己的人民(选民)当成负担和累赘，应该是人类近代史上最无廉耻的政治笑话！

大约到了这个时候，中国才终于结束了让黑格尔扼腕的“没有历史”的历史。

这便是鄙人的“红色”情结吧：也是甘愿如牛负重、努力笔耕的自我选择。

冼星海，这个最应该享受革命盛宴的红色信徒，没有能看到东方的黎明。不管幸与不幸，他决然而去，走得那么匆忙、那么唐突……他的背影在黄河的波峰浪涌与落日的余晖中浩浩远去。但是，他与奔流不息的黄河同在……

于是，我想通过这个可当悲喜剧

来写的人物故事，书写中国的那一段非凡的历史，说革命先驱和英雄形象也罢，说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也罢。

他的名字镌刻在战祸连绵的历史故事的彩页，也就与那一段血与火的历史一样炽烈与厚重。

我，像撬动玄武岩般艰难地掀动那些熔岩冷却后的碎片，力图与读者分享那段多艰也辉煌到了极致的岁月，却多有惶悚之感！那是因为，我和时下的青年们一样，对宝塔山之高、延河水之清、延安窑洞之瑰丽，知道得太少了。

如果说安泰不过是大地之子，非凡的时代则是天才的摇篮。冼星海生长在一个特殊的时代。巨人时代是巨人们的时代。那个时代遗传给后人的，即便是血清里的基因，也有蜕化的可能，犹如恐龙之于两栖类爬虫。怀旧情结的可怕，是因为谁都不会以茹毛饮血的古猿为羞。

非凡的人生不过是非凡的故事罢了。乱世的英雄未必是杀人如麻的将军：荷马行吟的歌谣，竟然是血肉横飞、惊天动地的争战——烟消云散之后，只有他，才是伊利亚特那场绝杀中唯一的永远的幸存。

延安。哦，延安！如果说有革命的图腾，窃想就在这里吧。她，在我的心灵里，是我的麦加，我的耶路撒冷，我的布达拉宫……

如果说一言可以兴邦，历史深处的那一部“交响”，可谓震撼华夏的雷鸣，至今余音袅袅，弥于长天。

感谢一场短暂的美丽的相遇。我的目光随着他就要离开延安了，我却并没能看清延安的真正面目：真实的历史



冼星海汉白玉雕像坐落于中山大学康乐园东湖畔，为香港岭南大学校友捐建，由曹崇恩、廖蕙兰雕塑，1984年落成 金凤 / 摄

的故事，像夜空的星星一样遥远，即便是亲眼所见，也未必真实——看那多少星辰熠熠闪烁，其实它们多是亿万年死亡了的恒星，投过来的余光而已。

一个人的生命体积仅在于他的精神高度抑或给人间留下的文化遗产，与时间的长短没有丝毫的关系。西行的旅次，匆匆行色的一行脚印，是如歌的行板与华彩的壮丽篇章，与莫斯科的红场和黄河的涛声同在……

冼星海1945年10月30日在莫斯科溘然而去。5个多月前，5月9日，莫斯科红场为纪念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举行了红色世界最为雄浑壮阔的大阅兵；两个多月前，8月14日，日本军国主义精神领袖裕仁天皇颁布停战诏书，接受

《波茨坦公告》；第二天，裕仁天皇通过广播向全日本臣民诏告投降，全面终战；9月2日，在美军“密苏里”号巡洋舰上，日本政府代表签署投降书；9月3日，中国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举国沸腾……这一切的一个接一个惊天动地的故事，只在重病中的冼星海枯黄清瘦的脸上，掠过一丝丝的慰藉的稍纵即逝的笑颜……他，像一位难产中耗尽余力的母亲，在新生儿欢快抑或痛苦的啼叫声中，安然睡去。

交响乐，精神世界的语言，本与山野尘情的世俗无关。然而，那个特殊的岁月、非凡的时代，也是胎教般的东方文化的遗传吧，让冼星海这位音乐巨子，融合着黄河的涛声，将一个民族情怀的悲壮意识，谱写成史诗般的命运长歌，也正是那个极致苦难的时代和黄河文化的浪涌，成就了这位音乐天才的巨响吧。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莫斯科，社会主义的大本营，工农红军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红色首都，倾倒了那一整代共产党

冼星海于1918年起先后在岭南大学义学、附中、预科学习，曾任岭南大学音乐教师。

1921年，冼星海进入岭南大学附中求学。因出生于贫寒的渔民家庭，每天抽出两小时在格兰堂书楼工作，售卖书籍纸笔等物，同时加入岭南银乐队吹奏直箫。他就是靠这两项工作来交膳学费。他担任《惺社》社刊美术主任，该刊物的封面由他设计。他还喜欢研究书法，曾于1923年7月出版的《惺社》上发表《中国书学略谈》一文。

1926年起，冼星海赴北京、上海、法国巴黎学习音乐。1938年赴延安，任鲁迅艺术音乐学院音乐系主任。1945年病逝于莫斯科。

人。刚进不惑、青春正富的冼星海在这里沉沉睡去，有如躺在母亲的怀抱里，窃想他非常惬意，了无憾情。不管健忘的后人们如何狂猜疯想，窃以为都是在管窥蠡测或是矫饰伪化那个钢铁般生冷存在的时代。

黄河没有断流，没有枯竭，涛声依旧；莫斯科的红场依然红色，依然美丽，魅力如前……

冼星海走了。那个时代，那段历史，那些岁月……也随他而去。为了永远的纪念吧，我还是忍不住怀旧与仰慕的情结，捕风捉影般地要将冼星海这位饱学巴黎襟满“西风”、投在东方大地上的影子，乐山大佛般地定格在我自己的臆想王国。

伴随着海水咸湿的气息，冼星海诞生于这个再普通不过的清贫的疍民之家。并没有过多的资料去渲染失去父爱对冼星海有着怎样的影响，或许，对于父亲没有记忆的冼星海，影响只是心底的，外人虽万言不能描状其一二，正如之后冼星海那坎坷的命运和不屈的求艺之路一样，个中艰辛，我们只能猜想，无法从本质上体会，更无法对感觉进行一种准确的表达。然而，父爱的缺失显然增加了母亲的辛苦。一个女人，在和平的时代中，独自抚养子女都是一件非常不易之事，何况在风雨飘摇的年代，世风并没有如今天这么开放包容的年代。但这些不为人知的辛酸，都被冼星海的母亲，大海的女儿，靠着母爱的天性以及对生存之渴望的坚忍的力量，凭着岭南人特有的勤劳务实的精神，带着尚在襁褓之中的幼儿，在岁月的洗礼中愈发坚强，如墙角寒梅，暗自芬芳。

温润柔软的岭南风土人情，对于冼星海的审美趋势以及创作风格有着潜在的影响。在中国近代史上，岭南地大物博环境之下人民的敦厚贤淳不仅孕育着梁启超、孙中山等思想家、政治家，更为许多艺术家诸如萧友梅、马思聪、青主等提供着源源不断的文化底蕴。岭南文化的多样性与包容性使得这片土地愈发显得多情多思，正是孕育触觉敏感的艺术家的绝佳的温床。在外公家寄居的日子里，虽然没有

优渥的物质生存条件，但海边渔民之家，大海般博大、宽容、静谧而又深沉的地理环境，在养育冼星海的同时，也奠定了他性格里的那份坚强与隐忍，对于逆境的抗压能力，这或许是生活对于冼星海坎坷人生际遇在另一方面的馈赠或是补偿。在今天留存不多的照片中，我们看到的冼星海，脸上找不到任何对命运不公而抱怨、愤恨的痕迹，相反，他的脸上始终挂着一种悲悯的浅笑，一脸平和，眼神之中虽藏着淡淡的忧郁却笃定地望着前方。

生命之旅是一种告别，长久和短暂的真实，是美丽的挣扎，花朵的信念，让灵魂的使者，引领我们步入永恒，音乐艺术让他永远活在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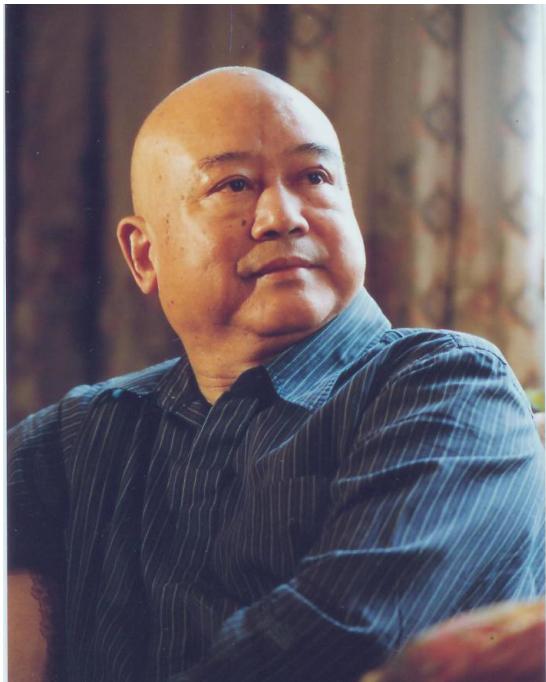
《黄河大合唱》，一阙血与火的时代乐章。那一声声时代的怒吼，是黄河咆哮的声音，是世界反法西斯的声音，无可阻挡，无坚不摧，不可战胜……

一个音乐家能被加冕为“人民的音乐家”，何其罕见，而冼星海当之无愧。冼星海为音乐而生。冼星海是那个特殊时代的歌者，他的作品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激荡。

啊，有如《国际歌》里唱的那样，“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劳动者永远是伟大的，人类的公平正义是不可战胜的，为穷苦人的呐喊与呼号，永远是历史的最强音，马克思、列宁的无产者解放与耶稣的平民拯救同在，才让马克思列宁主义有幸成为东方乃至世界上最大的信仰，拥有着人类史上最大群体的信众，堪称人类伦理史的绝笔与奇观。

文艺批评家黄树森的家国情怀

文 | 程学源(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广东省政协常委,广东省侨联党组书记、主席)



黄树森

湖北省武汉市人。文学评论家。1959年毕业于广州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历任《作品》编辑组长、编委,《现代人报》副主编,文学理论刊物《当代文坛报》副主编、主编,《文化生活》周刊总编辑、编审。

黄树森是著名的文艺批评家、岭南文化学者,长期关注广东文化、涉足岭南文坛。《黄说》一书,以60年为经,以文化、社会、经济为纬,辑录了黄树森60载批评文字的精华,回顾了他与文坛风风雨雨的一甲子,彰显了他笔下的家国情怀。而《说黄》,则是从他者的角度尝试“丰满”黄树森的形象。正如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说黄》主编郭小东评价的:“经由朋友们一面面镜子的映照,通过更多细节、段子和故事,黄树森的形象更为鲜活、生猛和好玩了;朋友们对黄树森的‘阅读与理解’,也有了更加立体、厚实和深入的呈现。”

恰逢黄树森老师80华诞,《黄说》与《说黄》同时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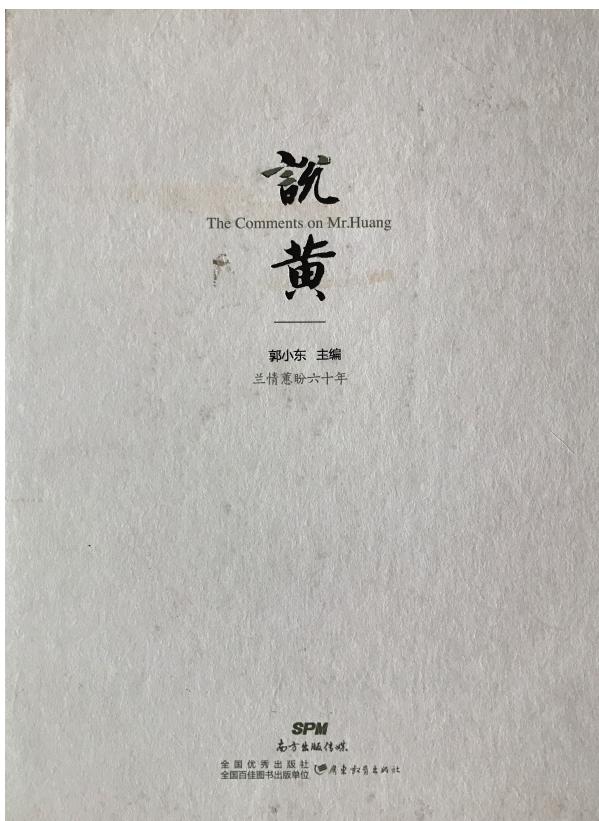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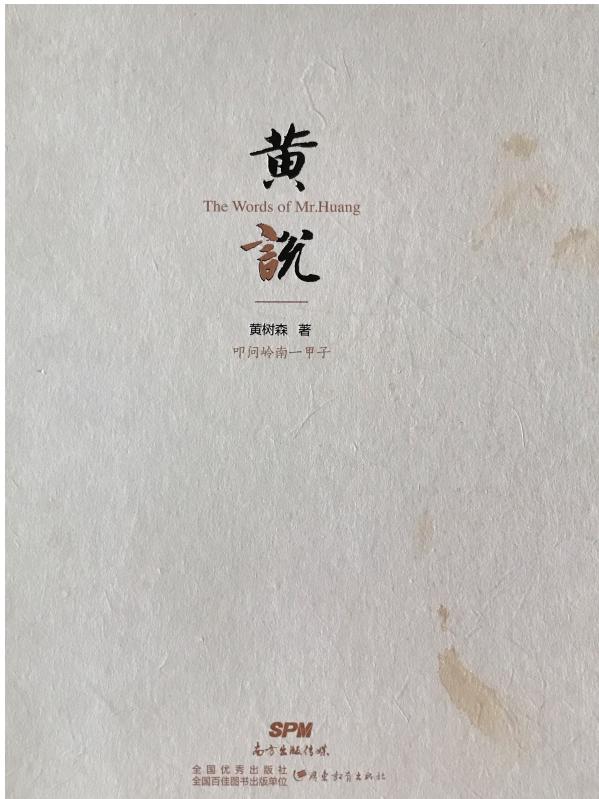
我与黄树森老师相识交往20余年,受邀出席了他的生日晚宴,并与数十位文化界知名人士见证了这两部围绕黄树森老师文海宦浮60年的鸿篇巨著的首发。

黄树森老师60载的文坛细节与故事,宛如银河中璀璨的繁星点点,数不胜数,“一面面镜子”的映照难免会遗漏一二。其中,关于那段被遗漏的黄树森参与策划的《百年期待》长篇史诗的艰辛和辉煌岁月,同时作为此事件亲历者之一的我觉得有责任说说。

缘结深圳,为改革开放鼓与呼

故事得要从深圳改革开放说起。

1980年8月26日,深圳经济特区正式宣布成立,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颗种子在这片试验田里开始萌芽。



新生事物的成长总是伴随着争议与阵痛。1982年，深圳以刚厉的经济强势出现，争议变得愈发激烈，同时对深圳文化的误解也悄悄萌生。此刻的深圳，改革探索面临着种种舆论批判，举步维艰。而文人黄树森却主动跳出“解围”，为深圳《特区文学》创刊创作文章，发表于1982年7月7日《南方日报》上，为深圳的改革者呐喊助威，声援深圳文学。后来，这篇文章还在深圳市委常委会上被人朗读。深圳当时历经超极限的心理弹压，急需哪怕片言只语的精神支持和客观评判，于此可见一斑。

而这一充满“政治色彩”的事件，就是黄树森与深圳文学结缘的开始。

后来，他渐渐地深入这座城市，结交深圳文坛本土“三星”林雨纯、刘学强、廖虹雷和深圳诗坛“四小名旦”关飞、林晓东、程学源、赖伟宣等朋友，并密切关注深圳文坛动向。他曾坦言：“我的灵动而具体的开放意识，正是从林雨纯深圳中学旁旧居的‘电视机+生力包夹花生酱’而萌生、蓬发，并开始长途跋涉的。”（程学源诗集《心灵风景线》序）

深圳的“启智、开愚、补偏、救弊”唤醒了黄树森内心家国情怀的天性和文艺批评家的锐气，为香港电视辩护、为恭喜发财正名、引进台湾武侠小说等，开创了广东文艺批评的新锐风气，并收获了文艺界给予他的“咬破小孔”文化奇人的雅称。

黄树森与深圳的缘分继续发酵，因为他喜欢这座城市。

2008年10月，黄树森主编的《深圳九章》，继《广东九章》和《东莞九章》之后隆重出版，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方面面，通过“风气之先、风浪之巅、观念之变、岁月之痕、文化之脉、时代之子、移民之城、深港之间、未来之路”9章对深圳这座年

轻移民城市进行全新解读，堪称关于深圳历史文化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历史最权威的读本之一。至此，黄树森希图在学术与大众勾连，历史与新闻贯通，编辑与时尚联动，在学术独立性与人文情怀、世俗关怀的《九章》系列，又多了一个厚重的篇章。

2010年，他再次为深圳文学“鼓与呼”，认为“深圳有潜力成为像英国爱丁堡那样的文学城市”（《羊城晚报》2010年7月9日）。时任广东省政府参事的他还曾用近一年的调查研究论证，写就《关于深圳申请“文学之城”的建议》。他在建议中写道，“深圳是中国低层民众释放出最具创造力、想象力的文学之地，是广东改革开放文化和中国梦的集中体现之地。”建议于2012年获得广东省政府批示。当然，深圳要实现“文学之城”的梦想，未来的路还很长、很长。

策划长诗，《百年期待》颂回归

而我与黄树森老师的交集，正是因为深圳。

1995年的春天，在深圳福田区，我与黄树森老师第一次相见。

其实，我在广州中山大学读书时就耳闻黄树森老师的大名，神交已久。当时黄树森老师因创办并主编《当代文坛报》而名声大振于中国文坛。尽管十分仰慕他的才华，但因我对文学评论天生迟钝，没有机会与他真正接触。直至毕业，我来到深圳工作，才有缘与这位“师叔”成为莫逆之交。

在深圳工作期间，业余时间写写诗是我的爱好。20世纪90年代中，承蒙黄树森老师和诗坛同行错爱，我与关飞、林晓东、赖伟宣被戏称为深圳诗坛的“四小名旦”。其时，国内各界人士都在为即将迎来的香港“九七”回归

未来的路还很长、很长。
深圳要实现「文学之城」的梦想，

而欢欣鼓舞。与香港一衣带水、情深意长的深圳，该如何才能向香港回归表达出独特的喜悦与欢迎。这个论题一直萦绕在黄树森老师的心头，他反复念叨，深圳在这个伟大时刻，有怎么样的一种表达呢？

出生于1935年的黄树森老师，百年中国的耻辱与荣光、动荡与安稳、沉沦与复兴，与他休戚与共，在他的人生轨迹里深刻地烙印下每一段历史巨变的痕迹。香港“九七”回归，这段中华民族百年史上的重大事件，黄树森老师也赶上了。

在深圳福田区一餐馆，黄树森老师约上了时任深圳市作协主席林雨纯，林雨纯约上了我和《深圳特区报》文艺版主任关飞、深圳市作协秘书长林晓东和深圳天虹商场副总经理赖伟宣相聚一堂，为深圳迎接香港“九七”回归“开题”。

文人相聚，煮酒谈风雨论家国。香港“九七”回归，一个沉淀了百年的期待，毗邻香港的深圳该如何迎接这位游子的归来。点燃烟斗，渊博而敏锐的黄树森老师提出从深圳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出发，创作一首迎接香港回归的政治抒情万行长诗《百年期待》的策划方向。

就这样，《百年期待》在黄树森

和刘斯奋、林雨纯的策划下，选择了我和关飞、林晓东、赖伟宣(晓籁)等四名深圳经济特区改革开放的参与者、建设者和见证者合作创作，并在广东省委宣传部领导的肯定和支持下，开始了谋篇布局。

自此，黄树森老师坐着“灰狗”(长途客车)频繁地奔忙于广州和深圳两地，指导我们查阅香港百年历史资料，引导我们结合历史的沧桑和即将回归的喜悦拿捏好诗文中的艺术品质和民族情绪。

一次次的碰头会，两鬓染霜的黄树森老师从不缺席，一件格子夹克，一杆烟斗，搭上巴士“灰狗”，总是如约出现在碰面的餐厅。对于餐厅的档次、宴席的菜式，他从不挑剔，满脑子里只有《百年期待》的诗歌创作。一杯可乐，或者一杯啤酒，大家就开始畅谈起来，文字推敲、谋篇布局、篇幅分工、各部串联，在黄树森老师的吞云吐雾间运筹帷幄。有时候，大家还会为诗里行间的一个词，甚至是一个标点琢磨上一两个小时。探讨酣畅时，黄树森老师指间的香烟一根接一根，左手习惯性地摸摸有点儿秃顶的光脑袋，反复地细细推敲和斟酌着诗文情意。似乎让稀疏的几根霜白银丝在吞云吐雾间激发灵光，有

我以此文为《说黄》之外的“说黄”，致敬黄树森老师，为他对深圳文学的贡献，更为他的时代担当和家国情怀。

一次甚至熬夜讨论直至天亮，大家沐浴着朝阳各自散去，黄树森老师悠然地点燃了烟斗，洒脱地挥手打车，追赶回广州的大巴“灰狗”去了。

如斯“头脑风暴”诗文引饮，有时每周两三次，直至《百年期待》付印，持续了八九个月。终于，这部长达近9000多行的政治抒情长诗《百年期待》在黄树森、林雨纯等卓有成效的策划下横空出世，叙事、议论、抒情浑然一体，记述了民族沧桑的历史长卷，礼赞了挣脱了噩梦的东方雄狮，敲响了庆祝香港回归的锣鼓。

《百年期待》是迄今为止中国最长的政治抒情诗，作为改革开放前沿阵地的广东、深圳文坛，为迎接香港回归献出了一份颇有分量的贺礼，也填补了万行长诗的空白，并且获得广东省第六届鲁迅文学奖和广东省青年文学奖，成为广东、深圳文学史上一座耀眼的里程碑。

时光荏苒如白驹过隙，当年意气风发的黄树森老师已步入耄耋之年。然而，纵使两鬓斑白，他依旧深耕文坛，著巨作《黄说》追忆他的“千磨万击还坚劲”的人生体验和诉说他的“苟利国家生死以”的家国情怀，激荡起我胸臆之中的干云豪气。

为此，我以此文为《说黄》之外的“说黄”，致敬黄树森老师，为他对深圳文学的贡献，更为他的时代担当和家国情怀。



文 | 东方莎莎

一

曹雪芹是制造爱情的高手，更是制香高手。在《红楼梦》里，他把熏香、香茗、佳酿都玩到了最高境界。

话说第五回宝玉梦游太虚幻境，闻一缕幽香，不知所焚何物。警幻仙姑告知他，此香非尘世之物：

“乃系诸名山胜景内初生异卉之精，合各种宝林珠树之油所制，名‘群芳髓’。”

仔细研究，这个“群芳髓”和我研究的香水倒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因为一款香水，在初调、中调和尾调中，都要选用几十种或者上百种花草树木和动物香来配。这“群芳髓”可以算是用来焚烧闻香的固体香水。

紧接着，警幻仙姑又介绍小丫鬟端来的散发奇香的清茶：

“此茶出在放春山遣香洞，又以仙花灵叶上所带之宿露而烹，此茶名曰‘千红一窟’。”

也就是说，除了茶叶本身，泡茶的水也很有讲究，那夜宿在各种仙草上的露水也沾染着各种花草的香味呢。可不是吗？我们中国的茶道，对水历来有要求，山泉水为上，井水为中，江河水为下。曹雪芹又升华了一下：仙草上的露水为上上品。

随后，警幻仙姑又描述那叫做“万艳同杯”的酒：

“此酒乃以百花之蕊，万木之汁，加以麟髓之醅、凤乳之麴酿成。”

百花之蕊和万木之汁好理解，但这个麟髓之醅、凤



东方莎莎

第七届全国冰心散文奖得主。
国家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粤海散文》常务副主编，广东省旅游文化传播委员会副会长，广东潮汕文学院特聘专家。
著有散文集《闻香识花妖》《猫眼看世界》，长篇小说《谁也不知道，爱情和明天哪个先到》，中篇小说集《别跟我提爱情》，青少年文化读物《至好景——岭南胜景》等。



阴阳香水

乳之麌却要靠想象了。麒麟和凤凰是我们中华民族图腾的吉祥物，游走于我们的精神世界中，但动物之香在现实中确实存在，如龙涎香、麝香、灵猫香等。

那麟髓之醅、凤乳之麌显然是曹雪芹杜撰的，但他肯定了解一些动物香料的来历和使用方法，因为我国中医界使用动物香料已经有很长的历史，比如《本草纲目》中就收入蜂蜜、麝香等。曹雪芹制造的太虚幻境其实并不完全虚幻，就这些芳香之物的形成，也是他从现实世界移植的，只不过又加了一些想象进去。

曹雪芹把所有的香美醇都给了太虚幻境，也表现了他对这个肮脏尘世的厌恶。“你们东府里除了那两个石头狮子干净，只怕连猫儿狗儿都不干净。……”柳湘莲的话，也代表了曹雪芹的心声。

二

《红楼梦》中曹雪芹除了借警幻仙姑之手制造奇异的香、茶、酒，还借薛宝钗之口制作了异香异气的海上方“冷香丸”。它需要春天开的白牡丹花蕊十二两，夏天开的白荷花蕊十二两，秋天的白芙蓉蕊十二两，冬天的白梅花蕊十二两；又要雨水这日的雨水十二钱，白露这日的露水十二钱，霜降这日的霜十二钱，小雪这日的雪十二钱；再加十二钱蜂蜜和十二钱白糖，做成龙眼大的丸子，盛在旧瓷坛内，埋在花根底下。若发了咳嗽病时，拿出来吃一丸，用十二分黄柏煎汤送下。

这绝非曹雪芹故弄玄虚，花蕊类是属于寒性物质，那些大自然的雨霜露雪等也是寒性物质，加之那黄柏，更是一味清热解毒祛湿毒的良药。再说这药还要埋在树根底下，地下更是阴冷之地。可见这薛宝钗的火气之重。她的咳嗽是属于热咳类，所以要用清热解毒去燥的材料来中和。花蕊、黄柏都是芳香之物，吃了冷香的植物，自然口腔或者身体飘出一种

“凉森森甜丝丝的幽香”。为什么都是白色的花呢？我想是曹雪芹需要制造冷白的效果吧，因为白色在色彩中属于冷色调。

还有一种香文化也是曹雪芹独创的，在这一处花柳繁华地，他借林黛玉和贾宝玉之手完成，那就是葬花。

从古至今，人们采香、制香、闻香、吃香、熏香……都有各种手

法，可是送这些香魂最后一程，却是曹雪芹的创举。宝玉黛玉这天造的一对：一个不忍践踏花儿，就想到把花儿水葬；一个觉得水有可能被污染不干净，早就挖了专门的花冢，给花儿们绢袋裹身来个土葬，质本洁来还洁去，一抔净土掩风流。

我们爱花爱香，但很少会注意那些残花、灰烬的归属。曹雪芹却创造了一对真正惜香的璧人，用葬花的方式道尽人生的残酷：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

三

香道在我国作为一种文化，肇始于春秋，成长于汉，完备于唐。而

到了宋代，爱香人士已经到了亲力亲为、痴迷无限的地步。

亲自上阵制香是中产阶级生活的必修课。赠香品、香方，既是锦上添花，也是雪中送炭。品香和互相探讨制香心得，更是文人雅士必须的生活场景。

在台北故宫博物馆里，珍藏着一幅《制婴香方帖》，是制香高手黄庭坚当时凭记忆为朋友录写的一个制香的配方。生前与苏轼齐名的黄庭坚，不仅是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盛极一时的江西诗派的开山之祖，还在制香方面做出过很多贡献。那时，不管是听琴、赏画、写诗，还是安神、醒酒、解乏，都需要焚香。室外需要焚香，室内需要焚香。而且，这焚香因生活内容不同香料也不同。

北宋末年和南宋初年，与张孝祥一起号称“词坛双璧”的另一位承前启后的重要词人张元干，他在《浣溪沙》一

首词中
有

“花气蒸浓古鼎烟，水沉春透露华鲜”，讲的就是宋人最喜欢、最流行、最科学的“花熏香”法蒸成的合香。其具体方法是，用沉香片或者檀香片为花骨，上面一层层铺以带露水的各种鲜花，如梅花、栀子花、茉莉、素馨、橙花、橘花，蒸透之后，树木香沾染着花香，形成了奇妙的复合香料。需要的时候入炉焚烧，四季花香缓缓从各种古铜鼎的烟孔中袅袅升腾，不管是阴天、雨天或者雪天，都可与花园约会。宋人陈敬在《陈氏香谱》中对各种“花熏香”的制作都有详尽的介绍。

除了花香型的合香，复合果香的制作也很巧妙，把喜欢的果子，比如梨子、温桲挖去果核，放入沉香末、檀香木、苏合香末等一起蒸制，然后把这些东西打成粉制成香饼子、香丸子阴干后入鼎焚烧。

宋代的底层人士也用香。制作合香的材料是可以根据经济能力而有所选择的，用荔枝皮、甘蔗渣、橘子皮和一些随处可见的鲜花一起也可以制作出不错的焚香。

历代典籍中提到香道的文字颇多，除了上面提到的《陈氏香谱》，还有宋人洪刍写的《香谱》，它是迄今为止最详尽、保存得最完整的香药谱录类著作。据说他写成了五卷，只保存下来两卷。其中对于历代用香史料、用香方法以及各种合香配方，均广而录之。洪刍虽然没有他那“制香用香达人”的舅父黄庭坚那么有名气，但他在《香谱》中首创香之品、香

香榭丽舍大道香水



之异、香之事、香之法等四大用香类别，成为其后各家香谱的依据。黄庭坚的很多香道经验，给了外甥洪刍第一手资料。耳濡目染，洪刍也成了制香高手。

可惜的是，由于蒙古大军大肆进军中原，南宋灭亡，十万人悲壮跳海，许多优秀的文化、习俗也随之葬入大海。当时北方游牧民族的部分粗鄙习俗代替了宋代的高雅艺术。虽然后来明朝有所复兴，但光是香道这一脉就再也无法和宋代相比。明清基本是用单一香品或者拼凑香，文人雅士也再无兴趣制作复合香了。

在《红楼梦》的许多章回中，可谓是香气四溢，但这些香最多也就是拼凑起来的香。当然，就这样的现实，曹雪芹还是让其中许多人物都成了用香的行家。

在第五回里，这样描述：

“……大家来至秦氏房中。刚至房门，便有一股细细的甜香袭人而来。宝玉觉得眼饧骨软，连说：‘好香！’”

后来秦可卿自己也说：“我这屋子大约神仙也可住得了。”这是对自己屋子的品位、格调的自信。这其中就有香气带来的底气。虽然我们并不知道这细细的甜香是熏香还是鲜切花，但一定是精心用了香的。这也为宝玉眼饧骨软进入太虚幻境作了铺陈，才有之后梦里和可卿的柔情缱绻，那岂不是更加让他眼饧骨软之事？

在第六回，话说刘姥姥被周瑞家的引来见王熙凤：

“上了正房台矶，小丫头打起

猩红毡帘，才入堂屋，只闻一阵香扑了脸来，竟不辨是何气味，身子如在云端里一般。”

这和秦可卿处的香不一样，那里是细细的甜香，这里却是扑来的一阵香，让人如坐云端。这香气也如凤姐一般泼辣热烈。

可以肯定凤姐这里用的是熏香，因为在第十三回里的开篇这样写道：

“这日夜间，正和平儿灯下拥炉倦绣，早命浓熏绣被，二人睡下，屈指算行程改到何处，不知不觉已交三鼓。”

因丈夫贾琏送黛玉去扬州看望身染重疾的林如海，凤姐觉得无趣，早睡也难以入眠，把被子熏出浓浓的香气，也是一种思念的转移大法吧。

第十八回，元宵之际，为迎接贾元春回来省亲：

“园内各处，帐舞蟠龙，帘飞彩凤，金银焕彩，珠宝争辉，鼎焚百合之香，瓶插长春之蕊，静悄无人咳嗽。”

之后元春游园，又有“鼎飘麝脑之香，屏列雉尾之扇”的描写。总之就是香烟缭绕，久久不散。

这“百合香”在《红楼梦》里不止一处出现，比如在第四十一回结尾，刘姥姥喝多了误入宝玉房中，并醉卧床榻，袭人没死活地推醒她：

“忙将鼎内贮了三四把百合香，仍用罩子罩上。”

一把一把地往鼎中添香以熏走酒气，可见这香是常用之香，并不算昂贵。

而那“麝脑之香”，可能是以龙

脑香为主加了麝香成分的香制木。

还有一点可以证实贵妃们是用麝香和冰片一类芳香药的。在第二十四回里，贾芸为谋差事，要给凤姐送礼，先是找开香料铺的母舅卜世仁各賒四两冰片和麝香，卜世仁装穷不賒。后来遇到专放重利债的近邻倪二，倪二意外豪爽地借给他十五两多银子，他这才买了冰片和麝香给凤姐送去：

“……往年间，我还见婶子大包的银子买这些东西呢。别说今年贵妃宫中，就是这个端午节下，不用说这些香料自然是比往常加上十倍去的……”

凤姐正是要办端阳的节礼，采买香料药饵的时节，忽见贾芸如此一来，听这一篇话，心下又是得意又是欢喜……”

看来，各个节日，不管是贵妃宫中，还是荣宁二府，都是离不开麝香和龙脑香的。毕竟是顶级的香料、身份的象征呢。

我国从古至今的用香都代表着一种健康、一种优雅、一种品味、一种信仰、一种美好。这些香料最初都是防病治病用，后来才发展成精神生活的必需品。

四

翻开《红楼梦》，处处都离不开香。

比如第三十七回：探春开社作诗：

“迎春又令丫鬟炷了一只‘梦

甜香’。原来这‘梦甜香’只有三寸来长，有灯草粗细，以其易燃，故以此燃为限，如香燃未成便罚。”

第四十三回，宝玉为了祭奠因他而死的金钏，在金钏生日这天，和茗烟一口气骑马跑了七八里路，他问：

“这里可有卖香的？”茗烟道：“香倒有，不知是哪一样？”宝玉想道：“别的香不好，须得檀、芸、降三样。”

檀香，众所周知是名贵香料。芸香，别名七里香、芸香草，不仅有特殊的香味，而且还是珍贵的药材。降，即降真香，也叫紫藤香、鸡骨香，刚开始烧的时候不觉得有香味，但和其他香一起烧，则芳香无比。李时珍说它是治疗刀伤出血、痈疽恶毒的良药。

比如第五十三回，为迎除夕，荣国府“当地火盆内焚着松柏香、百合草”。

到了大年十五之夜，“这边贾母花厅之上共摆了十来席。每一席旁边设一几，几上设炉瓶三事，焚着御赐百合宫香。又有八寸来长四五寸宽二三寸高的点着山石布满青苔的小盆景，俱是新鲜花卉。”

这“炉瓶三事”即插香几中间放一个香炉，或瓷，或玉，或铜；两旁放有装香匙火铲等用具的箸瓶，也有铜、漆、瓷之分；还有一个香盒子，用来存放香块、香屑或香面。

这荣宁二府是用香的大府，花在香料上的银子也是一大笔开销。

在第五十六回，为了给府里创收，想着香料有市场，荣府大奶奶——长孙媳李纨和探春合计在怡红院等地种玫瑰、蔷薇、月季、宝相、金银藤，收了晒干卖到茶叶铺、药铺去，因为它们比别的利润更高。

第八十八回中，鸳鸯叫小丫头把小绢包打开，拿出来道：“这素纸一扎是写《心经》的。”又拿了一儿子藏香道：“这是叫写经时点着写的。”惜春都应了。

替贾母抄写佛教的《心经》，要点藏香，很有仪式感。这藏香的来历可不一般，据诸佛菩萨密续经典记载，藏香是加入了心之良药肉豆蔻、肾之良药草豆蔻、肺之良药竹黄、肝之良药藏红花、命脉良药丁香、脾之良药砂仁，以及麝香、红白檀香、黑香、冰片、当归等数十种中药草，并且更加入珍贵天珠、金、银、铜、珍珠、珊瑚及喜马拉雅山圣地之高山药材，其中部分香更加入各种加持甘露丸，实在是弥足珍贵。

《红楼梦》中还有一种香不能忽视，那就是静静的木香。它们不用熏，不用点，只与空气和时光一道，散发着它们经年不变的气味。这荣宁二府的枯与荣、繁与败，清与浊，它们都尽收眼底。

第三回中，有这样的描述：

“林黛玉扶着婆子的手，进了垂花门，两边是抄手游廊，当中是穿堂，当地放着一个紫檀架子大理石的大插屏。”

紫檀，第一次出现在书中。这种主要产于我国台湾、广东和云南南部的珍贵树种，不仅因为木质坚硬，是建筑和家具的最好材料，还是一味香料和中药。《本草纲目》里这样记载：

“紫檀，味咸，性微寒，无毒，可摩涂突发皮肤瘙痒，起丘疹或脉浮，赤烂蜕皮。刮末能敷刀伤，止血止痛，可消肿毒，治金疮。”我国是最早认识和开发紫檀的国家，也由于开发挖掘过度，现在紫檀濒临灭绝。唐朝诗人王建“黄金捍拨紫檀槽，弦索初张调更高”的名句，给这种帝王之木画了很准确的肖像。

接下来，还是这第三回，黛玉进入荣国府，到了正经正内室的堂屋：

“大紫檀雕螭案上，设着三尺来高青绿古铜鼎，……地下两溜十六张楠木交椅，又有一副对联，乃乌木联牌，……”

短短几句描写，紫檀、楠木、乌木都齐全了。

据《博物要览》载：“楠木有三种，一曰香楠，又名紫楠；二曰金丝楠；三曰水楠。南方者多香楠，木微紫而清香，纹美。金丝者出川涧中，木纹有金丝。楠木之至美者，向阳处或结成人物山水之纹。”我自己有一个祖传的金丝楠手镯，在阳光下，木纹里金色的丝线与阳光一会面，立即闪烁出道道金光。那种清雅的香味传染到包过它的手帕以及装过它的盒子，香气多年不散。而楠木也是中药，《本草纲目》中说它可以治疗聤耳出脓、心胀腹痛、足部水肿。

而真正的乌木，就是阴沉木，是楠木、红椿、麻柳等多种树木因自然灾害，如地震、洪水、泥石流等埋入淤泥中，在缺氧、高压状态下，经长达数千年以上的碳化过程形成的，尤以金丝楠阴沉木最为昂贵。乌木兼



以宝格丽绿茶为首的宝格丽群香

备木的古雅和石的神韵，有“东方神木”之称。古人云：“家有乌木半方，胜过财宝一箱。”

在第四十回中，凤姐、刘姥姥一行人来到探春房中，探春素喜阔朗，三间屋子不曾隔断。

“当地放着一张花梨大理石大案，案上累着各种名人法帖，并数十方宝砚，各色笔筒，笔海内插的笔如树林一般。”

这几句话就把探春的男儿性格写出来了。此时，花梨木也出现了，这种珍贵树种有甜甜的木质香，并夹杂着淡淡的花香，还能够抗菌、利脑、安神。花梨木的最高等级的品种当属海南黄花梨，几乎到了绝迹边缘，所以现在冒牌货居多。

《红楼梦》不但囊括了最高等级的花香，也把珍贵的木香和动物香一并介绍了。

此外，还有多个场合说到“香”

的：有薛蟠生日，古董行的程日兴为他寻来了“暹罗国进贡的灵柏香薰的暹猪”；有贾珍为儿媳秦可卿选的棺材檣木板，“纹若槟榔，味若檀麝”；有菊花叶儿桂花蕊熏的绿豆面子，合欢花浸泡的酒；有宝玉向平儿推荐的

“不是铅粉，这是用紫茉莉花种，研碎了兑上香料制的”脂粉和“上好的胭脂拧出汁子来，淘澄净了渣滓，配了花露蒸叠成的”胭脂膏；更有那史湘云，枕着一包芍药花瓣，盖了一身芍药花瓣，在石凳上“香梦沉酣”，等等。

不断往香炉添香是丫鬟们一天的常态，平时烧的是素香，节日烧的是馥郁名香御香。这也是为了烘托荣宁二府乃至大观园的奢华之风，用刘姥姥的话说，是一顿花二十多两银子，够庄稼人过上一年，和之后被抄家引起的家道败落的景象形成强烈反差。

明末清初的戏剧家李渔认为：“此

（指焚香）非僮仆之事，皆必主人自为之。”那这样看来，《红楼梦》中关于香道文化的描写便有了一点缺憾：包括宝玉和黛玉在内的公子小姐们，还大都不具备这个层面上的香道性灵双修，一是因为他们只把香作为背景，凡是遇到点香焚香之时，皆叫丫鬟们完成。二是他们结诗社、赛诗、品花、赏雪，却偏偏没有品香、交流制香心得和互换自制香饼的雅趣，这也侧面反映出在曹雪芹所在的清朝中末期，这种香道文化已经不再流行。

黄庭坚在其《品香四德》中说：中国文人雅士以香席的形式，静心契到、品评审美、励志翰文、调和身心。

这四德就现在也很适合我们的心境。不过，宋人那些花木共蒸的制香雅事，今人终是无法再重新拾起。一声长叹。

弹幕文化文本特征分析

文 | 李倩倩

当豆瓣阅读、电视电影、微信、出版领域纷纷开启弹幕之时，弹幕就不再是仅属于“二次元”的小众文化，而开始向主流文化方向发展，本文结合媒介与大众文化研究理论，分析梳理了弹幕文本的几大重要特征，为更好地理解和运用弹幕文化提供支点。

关键词

弹幕文化

文本特征

生产者式文本

信息流文本

数据库文本

关于媒介对社会文化的影响，尼尔·波兹曼在马歇尔·麦克卢汉那句著名的“媒介即讯息”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他的媒介技术决定论，认为媒介形式改变了话语的结构方式，从而决定了文化，而技术发展又促进了媒介生态和文化形式的转变。他在《娱乐至死》一书中提到：“媒介的形式偏好某些特殊的内容，从而能最终控制文化。”这就好比，原始的烽火传烟方式决定了它不可能表达出唐诗宋词的意境，而甲骨文时代和简帛时代也不可能出现如今这般动辄几百万字的网络小说。

从某种意义上来看，波兹曼的技术垄断论带着某些忧患和消极意识，然而在“互联网+”时代到来的今天，却越来越证实了媒介技术的发展对整个社会文化所产生的巨大作用力，使得文化受到其载体和传播形式的左右。从口语文化、书写文化、印刷文化、视听文化等等，再到网络电子文化，我们所看到的这个脉络，正是人类媒介技术发展的过程。今天，“互联网+”时代正在促生新的媒体生态，也促使新的文化形式诞生，弹幕文化就是其中之一。

“弹幕”一词最早起源于军事用语，原意是指使用密集的火力对某一区域进行轰炸，从而摧毁目标。后运用于游戏、视频之中，流行于日本的青少年ACG文化（即Animation动画、Comic漫画、Game电子游戏文化的总称），指的是观看动画视频时，即时评论像导弹一样飞过屏幕，字幕密集时甚至满屏，于是形成“弹幕”。2008年左右，弹幕视频随着AcFun视频网站的弹幕技术

发展而在中国“落户”，受到AcFun和Bilibili(俗称A站和B站)两大网站青年群体的追捧，其后，逐渐渗入电子书阅读、电视、电影、微信等媒体领域，促使弹幕文化从二次元的小众文化开始向主流文化方向发展。以下，是近几年弹幕发展的几个重要节点：

2013年，豆瓣阅读web版增加了互动批注功能，号称“批注就是你的‘弹幕’，它们会被别人阅读、回复、收藏、推荐”，提倡“大家一起读一本书”。

2014年，湖南卫视举办“第十届金鹰电视艺术节互联盛典”晚会直播时开放了即时弹幕功能，《小时代3》《绣春刀》等影片上映时也特地为弹幕族开辟弹幕特映专场。

2016年，微信公众号增加弹幕图文评论，这一功能在高校教学和网络教育、对话等文化活动直播上得以快速运用，至此将弹幕文化带进了一个新的场域。与此同时，一本带着网络特色和互动体验的图书进入了中国读者的视野，那就是中信出版社最新引进出版的美国畅销小说《S.》。这本书由Doug Dorst和J.J. Abrams共同创作，注入了“互联网+”式的新的文本叙事理念。拆开这本书的套盒，你会发现这是本不同以往的书中书，书的主体文本是作者V.M.石察卡于1949年出版的作品《希修斯之船》以及其背后深藏的未知谜底，次文本是两位读者Eric和Jen之间类似于弹幕形式的文字对话和互动，以及23个各式各样的附

件，在Eric和Jen多达8、9种的笔迹对话中，读者踏上了一条诡谲的揭秘之途，由此，许多读者评价其为“一本自带弹幕的图书”。可以说，《S.》的出现为图书出版乃至文学创作提供了新的思路，弹幕文化的评论和互动形式也已经开始介入到纸质书领域和小说创作之中。

弹幕发展神速且普及广泛，在此，我们有必要对弹幕文化的文本叙事特征做一番分析和梳理。

特征一：开放的生产者式文本

弹幕文本是一种开放式的由第三方参与创作的文本，它由原文本和派生文本共同构成，形成不断增殖的文本结构方式，往往原文本的出现不是作品的完成或结束，而恰恰是个开始。弹幕原文本的受众又是派生文本的叙事者，这种身份上的重合与并存，使得弹幕成为一种参与程度极高、叙事者众多的复杂文本。这种文本上的派生，有可能是对原文本的建构和丰富，当然，也有可能是对原文本的解构和破坏，弹幕的质量取决于弹幕族的文化水平。

美国大众文化研究学者约翰·费斯克将这种开放式文本称之为“生产者式文本”，他认为一个文本要走向大众化，就应当具备生产者式的特征，即文本的受众不再是传统的被动接受型读者，而是能动的且参与的生产者型读者。这类文本本身具有“被建构性”，它的流行和大众化也意味着文化产品适应大众的需要而被资源



李倩倩

女，70后，湖南人，《花城》副主编。

化，因此具有浅白、表层的特征，不同于那些具有深度且精心制作的文本。

特征二：混杂的信息流文本

新的媒介总是容易最先被青年族群感知和运用，同时，新媒体也成了青年人获取话语权的路径之一。弹幕文本承载了当下青少年的各种流行文化，他们依靠兴趣和吐槽在网络上寻找同类和共鸣，并通过这种新的社交方式形成族群文化和精神部落，最终获取自我认知和归属感。这一点印证了麦克卢汉几十年前所提出的经典预言：人类社会将经历部落化，而后去部落化（也就是他所提出的地球村概念），进而再次去中心化而重新形成部落，也就是我们现在常用的“族”和“圈”等概念。因此，青少年亚文化的部落术语成为弹幕文本的重要成分，有着明显的个性标签，也只有兴趣相投的人才能辨识这个语言体系，从中找到乐趣、满足和身份认同。

弹幕语言由文本、符号、数字、字母等混杂而成，表达方式自由不拘，变动性大，可表意、表形、表音，也可以是毫无意义的水幕。从弹幕行为上来说，有评论、吐槽、空耳（故意误听某些词句，达到娱乐效果）、玩梗（经典桥段的创造性再现）、计数（计算某一事物的重复数据）等各种类型。这种良莠混杂的性

质，使得弹幕充斥了许多垃圾弹幕、宣泄情绪和脏话、暴力等不良信息，这也正是弹幕文化被诟病的主要原因之一。

弹幕一旦开始，就形成了某种叙事序列的信息流，例如，视频、电视、电影是以画面播放为序列，电子阅读是以文本展开的先后为序列，微信直播则是以时间为序列。从这一点可以发现，弹幕的特点是将原文本分割成帧格、字句、时间轴等更小的单位量，在此基础上收集、储存及传递信息流。用户的阅读和观看行为实现信息提取，而处理和分析弹幕信息流目前主要还是靠关键词屏蔽和用户屏蔽等手段。

特征三：多重叙事叠加的数据文本

弹幕文本呈现出一种叠加的叙事层，这种叠加一方面是信息流的叠加，另一方面是时空的叠加。在此，我们可以对弹幕文本的叙事层予以细分：第一，中心层即原文本；第二，首批受众出现，即时评论而形成第一批弹幕（即派生文本），成为第一批派生叙事者，并为下一批受众创造了叙事轴和时间节点；第三，其他批次受众加入，评论的同时也可以看到“前辈们”的文本，弹幕在一批批观看后不断更新累加，此时，尽管叙事

者们所处的时空不同，但由于派生文本在叙事轴上叠加，时空的距离差已被消解和模糊；第四，层层套叠的信息文本使得时空在叙事轴上被压缩，任何一个打开弹幕文本的受众，都可以看到各层次叙事文本并存的现象，形成一个虚拟时空，带给受众与大家共时共享“群体狂欢”的独特感受。

有些网站为了便于弹幕的分类管理，设置了弹幕池，而弹幕池就相当于一个数据库。在分析青少年亚文化时，日本学者东纪浩在大家英志的“物语消费论”（即故事消费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数据库消费论”概念，认为当代青少年的兴趣已经从动漫、轻小说等的故事设定、人物角色以及世界观，转移到更深层次的消费，即文化族群的数据库消费。在数据库消费时代，文本内容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了，更重要的是要建立一个“集合、归类、循环、再生产”的消费者数据库。弹幕文本就是一个典型的数据库文本。

弹幕文本更适用于信息碎片化和文本娱乐化的网络时代，它以开放、变化的姿态接受各类叙事者的参与。如果想更好地收集、处理和利用这个数据库文本，就必须依靠技术手段，对弹幕信息流进行减熵，在混乱中实现有序。

《乡图》：给广东侨史留下永远的文学记忆

文 | 章以武（广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广州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广东文学终身成就奖得主）

每个地方都有它独特的文化记忆，而这种文化记忆的传承，总是以本地区的优秀人物为桥梁，以他们的观念、著作或者文化基因，从一个人的头脑中传递到另一个人的头脑中，不断复制传递，形成一种极有价值的文化精神财富，激励和推动着一代一代的后人开拓进取，创造美好生活。

怀着喜悦的心情读完广东人民出版社近期推出的尹继红长篇力作《乡图》，竟有不能释卷的感觉。

小说《乡图》的故事从清末民初风云激荡的岁月展开，显得大气磅礴，时值辛亥百年，这部长篇的意义就更显深远了。从小说的题材来讲，写的是乡民间金山的故事，写广东农民司徒振南、司徒振江等在异国他乡、大洋两岸的漂泊、挣扎、奋斗、挫折，写他们的生生死死，血泪相交，写他们的爱恨交替，人性光辉的闪烁。而且，整个故事发生在广东五邑侨乡及金山这个区域，就更具有广东特点了，而这个特点在中国是无法替代的，非常难能可贵！一部优秀的长篇，应该留下民族的记忆与人类的良知。我以为小说《乡图》达到了，有诗史的元素与风格。

整部长篇的艺术构思为三大块：闯金山、修铁路、抗日。以振南、振江的命运线贯穿始终，表现了侨乡人民不畏艰辛、爱国爱乡的崇高品质。由于作者能从“人性化”的角度来演绎人的矛盾、纠葛、痛苦、欢笑以及人性的多面体，所以，故事就显得格外的形象、传奇、动人，且富有悬念与感染力。也由于故事发生的地点忽东忽西，忽岭南忽金山，忽大陆忽海洋，所以呈现了多元的文化，给予了读者审美的愉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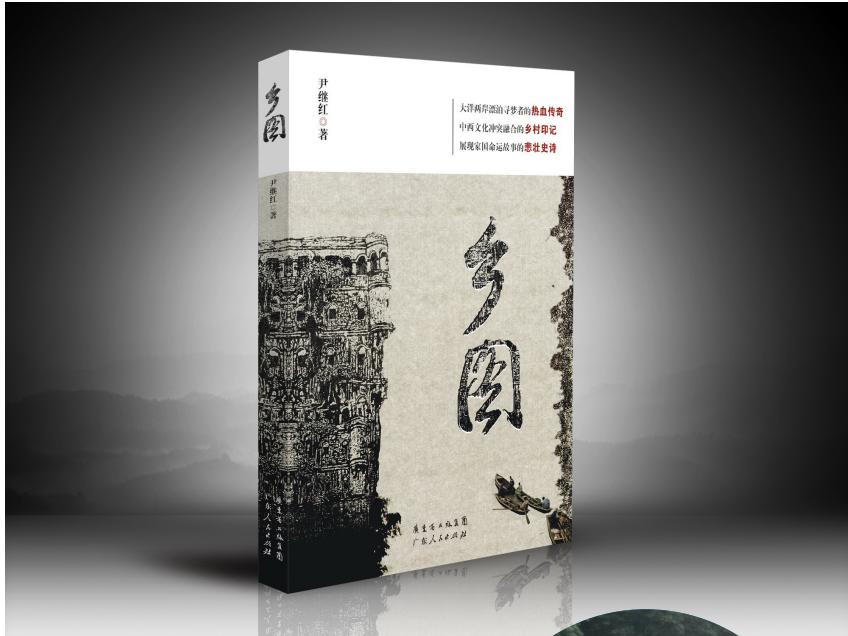
小说的主要人物也写得血肉丰满，富有立体感，栩栩如生，给人印象深刻。司徒振南是作者着力塑造的一位走出广东狭小的乡村，走向异国的土地，走入中西文化的冲

突之中的普通农民。他的人生理想由为家人遮风挡雨逐渐升华为造福一方。在这个理想的追寻过程中，他的思想和情感不断地经历着残酷的磨砺。而中西文化的冲撞，使得这种磨砺更触动灵魂。由于作者一直有意把他放在风口浪尖、放在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上拷问，所以使这一形象更加活脱逼人。他的善良、无私、深情、坚定、爱国爱乡的情怀跃然纸上。作品的另一个主人公司徒振江的个性就更加鲜明了。作者似乎很喜欢这位小兄弟的正义、恋武以及

“叔嫂恋”时的痴情与个性上的差异使人物的光彩更加夺目。女主人公秋月的美丽、贤惠，内心世界的细腻，对爱情与和平生活的渴望，以及在强敌面前视死如归的不屈的凛然之气都让人难以忘怀。船老大何成彪，虽说是粗人一个，但江湖汉子重情重义的形象感人至深。反面人物赵天章、赵光也丝毫没有脸谱化，个性鲜明。书中众多的小人物都写得非常生动。

小说的细节十分丰富，民俗的、偷渡的、在异国修公路中的细节、抗日的细节，都有很出色的描绘。正由于捕捉了这些触目惊心的细节，才使得人物形象饱满，他们的挣扎与奋斗、失败与胜利才具可信度。

小说的语言畅达、准确、形象，具有张力与想象力，对俚语的运用也恰到好处。譬如司徒振南躺在一截木头里偷渡去金山，作者是这样描述的：“似乎是神智十分清晰时却被人活埋了，却又不至于如此绝望；似乎是被吊在悬



崖的半空中，等待着偶然一个路过的人发慈悲将自己拉上去……就是一条被海浪冲上沙滩的鱼，等待着有更大的浪将自己再卷回海里去，却不知道能不能坚持到那个时刻。”应该说作者的语言功力具有相当高的水平。

这部长篇小说故事情节丰富，地方特色强烈，海外风情抓人，视觉冲击力强烈，引人入胜，读后令人唏嘘。虽然作者尹继红的名字在广东文坛还颇陌生，但是作者驾驭如此厚重的题材和恢弘的场面，却显得甚为娴熟。作品写得很真诚，很精心，情感很饱满，视野很宽广。

每个地方都有它独特的文化记忆，而这种文化记忆的传承，总是以本地区的优秀人物为桥梁，以他们的观念、著作或者文化基因，从一个人的头脑中传递到另一个人的头脑中，不断复制传递，形成一种



尹继红

笔名：亦彤，湖南醴陵人。现任江门市文联主席。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广东省文艺批评家协会理事。在《人民日报》《作品》《青年文学》等发表散文、诗歌数十万字，创作歌词作品近百首，出版报告文学集《岁月中那棵榕树下》、长篇小说《乡图》《南枝向暖北枝寒》、长篇纪实文学《万里赴戎机》（合著）、广播剧《南楼往事》。主编散文集《情牵五邑》。担任数十场大型文艺演出总撰稿。担任大型情景主题晚会《咏春·赞》总撰稿、担任国内首部华侨历史题材大型音乐组歌《闯金山》总策划、总撰稿、词作者。长篇小说《乡图》获广东省作家协会首届长篇小说奖。歌曲作品《五星红旗》入选 2017 全球华侨华人春节联欢晚会。歌曲作品《老榕树下》《春》《家》等获国家级、省级文艺奖励。

极有价值的文化精神财富，激励和推动着一代一代的后人开拓进取，创造美好生活，使人们形成共同、强大的凝聚力与自豪感。

长篇小说《乡图》正是江门地区文化记忆的佐证，它不仅具有生动形象的文学价值，而且具有江门地区的历史文献价值。它将是陈年的老酒，愈久愈香，呈现出它的魅力。

华侨历史文化，是广东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作者在后记里所说：“150多年前大规模开始的广东农民出洋谋生运动实际上不仅是一场物质上的谋生运动，更重要的是它为中西文化的正常交流，特别是民间化交流打开了第一扇大门。从那以后，才有了我们今天所熟悉的文化意义上的广东以及广东人。”华侨的出洋史对广东文化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但是长期以来，我们对这一题材的文学关注明显是乏力的、不足的。因此，在这个时候读到《乡图》这样一部比较深度而生动地叙说这段历史的长篇小说，我认为这不仅是广东文学创作的一个收获，同时也为我们更多地关注这段历史、审视这段历史的遗留打开了一扇窗。

让华侨梦想在生命中流光溢彩

文 | 徐肖楠

一个没有精神的民族是一个可悲的民族，华侨们依靠什么精神在坚韧生活？他们经历苦难，也顽强奋斗，这部作品实际上是从青春生命和人性情怀描写了人的尊严与信念，让我们反思在这个时代生存的精神依托。

现今中国生活和文学进入了时尚时代，繁华而无序、丰盛而杂乱、享受而放纵。《华侨往事》这部纪实文学作品出现在这个时代的生活与文学情景中，既不享受也不放纵，既不庸常也不时尚，却记述了一种必然的回望华侨梦想的生命精神，有重述生命记忆、突破时尚生活的纯朴人性意味。

作品记述了广州市南沙区珠江街——即原来的珠江华侨农场的诸多故事和人物，这些归国难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相伴相随，走过了风风雨雨。故事中有他们个人的生命立场，也有国家立场，是他们的个人故事，也是国家故事。国家给予他们温暖幸福，他们也曾经和国家一起经历苦难，一直到今天国家变得繁荣强大，他们也从个人艰辛走到今天的平静享受，这当中，一直有一种信念和支持着他们坚韧生活。

对于这部作品，可能有人会直截了当地予以轻视，说作品的主题意识和生活内容离我们这个时代太遥远了。这里面潜藏的本质性意味，不是作品中的生活离我们遥远而无法让我们产生兴趣，而是有些人对作品中的生存价值和生存精神根本就不感兴趣，也是因其生命根本就缺乏应有的生存精神，所以才会远离以至否定这样的作品和记忆。

重要的不是这部作品描写了什么内容，而是这部作品中所描写的记忆中的生存精神和生存价值。一个没有精神的民族是一个可悲的民族，华侨们依靠什么精神在坚韧生活？他们经历苦难，也顽强奋斗，这部作品实际上是从青春生命和人性情怀描写了人的尊严与信念，让我们反思在这个时代生存的精神依托。

正是作品中包含着的归国难侨的生命精神，让远去的华侨梦想仍然照耀今天的生活。这个时代的很多作品已经不讲作品的价值和意义了，《华侨往事》的特点之一，就是仍然在坚守心灵精神，它写出了一种生命意义。在这部作品中，不仅有对于生存的价值和意义的思考，也有对华侨历史和生命的尊重、对纯朴情怀与华侨梦想的崇敬。这部作品描述那些远去的记忆，就是为了让人们记住那些为美好生活而坚守信仰的人，记住那些曾经为了华侨梦想而付出生命和青春的人。

《华侨往事》作为文学作品，突出的正是让一种生命和心灵的经历进入更多人的生命和心灵中，让曾经经历的和没有经历的人都有所感悟。文献可以记载事实和过程，但历史过程中的心灵感受与生命过程却无法表达，所以，作为文献的资料只能刻板地留在历史中，不会进入人们的生活，也不会进入人们的生命和心灵中。



我们要从这部作品中意识到的，一是人性纯朴和华侨梦想时刻在我们身边生活中，二是我们这个时代与人性纯朴、华侨梦想的真实关系。作为对珠江华侨农场的华侨记忆的非虚构性表现，作品主要从这两方面体现出纪实文学情景中的历史事实和社会事实。这部作品中包含了大量资料，作品中丰富的归国华侨的生活情景以及相关历史描述，显出作者在选材和提炼主题上的努力，显出作者在搜集、记述、整理资料上的多方面经营，也显出作者升华华侨人物和提炼历史精神的主题性处理。

这部作品的意义之一，在于将人性纯朴和华侨梦想变成一种那个年代的日常生活精神，让这个时代的人们能从日常生活情味去观看和接近人性纯朴与华侨梦想，从而也就可能让这个年代的时尚日常生活发生一些转化。这部作品将人性品质与生活情怀、华侨梦想与日常人性相结合，既歌颂人性品质的高尚，又保持人性品质的自然生动，保持日常情感与生命价值的融合。于是，这部作品让人性情怀保存在珠江华侨农场的普通华侨生活记忆中。

出于对人性价值在生活中的表现意识，作为一部华侨历史的纪实作品，这部作品一方面体现纪实的价值，另一方面体现人的价值，因此，这部作品所描述的华侨历史

生活中，融合了人的具体生活印迹，融合了人性的各种表现，比如对于爱情、友情、亲情的不同描写和交织。这样，由于具体的人性表现，人物更加生动自然。

这部作品突出提醒的，是我们这个时代与人性品质和华侨梦想的真实关系。真正的人性品质在普通人群中，在普通生活中，在身边生活中。从这样一种角度看，这部作品中那些人物的人性品质和精神是他们的日常生活血脉，那些时刻发生的忠诚于信仰的坚韧生活行为，对他们来说只是普通生活，是生命中必然发生的事情。

由此生发，珠江华侨农场的归国华侨的人性要求与华侨梦想相互融合，也正是在这样普遍的人性价值意义上，让生命和生活更美好就成为作品人物的普遍追求和根本信念，追求美好生活就与珠江华侨农场的华侨历史相互融通，也与我们今天的生活相互融通。

整个珠江华侨农场的变化，包含了一代人的心血、精神以至全部生命，湮没了这段历程，也就湮没了他们的生命，这是《华侨往事》描述华侨经历的生命意义。这样，

《华侨往事》记载了诸多珠江华侨农场的个体生命印迹，让他们不再被历史淹没。历史既是宏大的，又是个人化的，《华侨往事》在描述珠江华侨农场的变化，也在华侨的整体变化，也在描述与国家命运一体的华侨命运，由此也在描述国家命运一体的每一个普通华侨人的生命心迹，并将这种个体生命印迹汇入历史印迹。

这部作品有个必要的特点：写出了华侨生活的宏大历程、局部风貌，但又不离开珠江华侨农场一带的地域生活，作品中对中国历程的描写处处不离开珠江华侨农场。珠江华侨农场每一个人的生活风格都不可分离地与国家精神、国家历史、国家生活的变化结合在一起，中国经验与华侨经验、国家精神与华侨精神相结合，形成了珠江华侨农场的主流生活、主流经验和主流情调，它既是一种文化风气，也是一种生活风格。这种风格的明确之处在于：国家主题形成了珠江华侨农场每个人都生存其中的生命精神，既然每个人都生活在国家推动的历史变化之中，也就生存在国家精神和华侨精神之中。

这部作品是一个实现生存梦想的中国故事，华侨梦想与国家梦想的一致，生活梦想在珠江华侨农场这个地方实现。为什么华侨梦想在珠江华侨农场这里发生？这与国家

的历史地位和华侨的生存地位有关，但也与国家梦想和华侨的生存梦想有关。为什么会在归国难侨的生命梦想？因为历史原因，因为国家战略，也因为这里有一种特殊的地域风情和民间生活风格在吸引他们，在这里可以关注他们的生命梦想。因此，归国难侨们聚集在这里生活，形成了这个地方的生命气质、生活情趣、风俗习惯、品性志向等，这些决定了这个华侨梦想的特点，因此，可以由《华侨往事》看到华侨生存的独特性和个性化表现。

我们可以看到，作品中所有的华侨生活情景，其实都与珠江华侨农场一带的人情世故相连，比如对人间温暖的依恋与对人性卑劣的鞭挞，这样，这部作品写出了一种民俗性华侨历史生活，也就是说，将民间性与宏大性、华侨生活与中国生活相互融合。不离开珠江华侨农场一带生活的具体描写，就让作品更加生动，也让有风俗人情意味的华侨历史生活更加真实可感，从而写出一种民俗性华侨历史生活。在这种民俗性华侨历史生活中，作品不但写出人性的优劣，写出华侨的梦想精神和生命价值，而且写出珠江华侨农场一带的生活风情与文化背景，使人物和生活能融洽无间，又与传统文化生活相连。

所以，《华侨往事》表达的生存梦想编织进了地域生活风情和民间生存品质，也描写了风俗性日常生活风情，由此成为一种风俗性华侨历史生活的描写，写出了一种归国难侨风俗性历史生活的价值。珠江华侨农场的风俗性文化把普遍的国家主题与族群

生活模式、世界生活与中国华侨生活变化、改革的历史命运与华侨风情相结合，既有风格性的华侨文化体验，也有普遍性的社会意识。华侨的个人生活与公共生活都跟国家主题结合在一起，成为华侨的主题性生活特质。

虽然我们与这部作品中的生活和人物处于不同的时代，但如果具有同样的生存精神和生存价值，就会将这部作品中发生的生活世界与我们的生活现场相连通。实际上，西方描写古希腊和古罗马以至远古时代的电影大片以及中国那些描写穿越到唐宫清宫的作品同样能受到欢迎。不论描写什么样的内容、不论描写哪个时代的生活，作品中真正和我们相遇的都是生存梦想。

国家主题形成了珠江华侨农场每个人都生存其中的生命精神，既然每个人都生活在国家推动的历史变化之中，也就生存在国家精神和华侨精神之中。



徐肖楠

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担任过全国鲁迅文学奖和广东鲁迅文学奖评委，现为广东省作家协会理事、广东省作家协会文学评论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新文学学会理事、中国小说学会理事。在《文学评论》《国外文学评论》《文艺争鸣》《当代作家评论》《当代文坛》《小说评论》《南方文坛》《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及其他重要报刊发表论文和批评300余篇。近五年连续出版形成独立文学观念的系列著作《将文学转化为生活形式》《从经典气息到时尚风情》《当我们与神相遇：用神性向往改变习性生活》《灵性生存：走向文学与生活的深处》《天空与镜子：广州文学十二家》。



我之文化自信观

文 | 白庚胜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

目

前，文化自信是国内使用频率最高的文化概念之一。

这是因为，自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政府空前重视文化自信，赋予文化事业及文化工作者以特殊的使命与责任。

习近平同志就指出：“实现中国梦，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均衡发展、相互促进的结果。没有文明的继承和发展，没有文化的弘扬和繁荣，就没有中国梦的实现”；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最根本的还有一个文化自信。而且，文化自信具有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意义，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

我们知道，自信就是自己相信自己，所表现的是主体对自我的积极评价、理性认识，包括价值确定、能力认可、前景期待。

文化自信就是文化主体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以及对自身文化生命力的敬畏与信仰。

而文化乃是一个民族的标志和符号，是一个社会之精神所系是一个国家的灵魂所在。中华文化所蕴含者，无疑是我们民族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创造积累起来的、独一无二的智慧、理念、气度、神韵。

站在中国和平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时代起点上，当代中国文化的主体是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中国、中国人民，我们所要坚信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它包含有“在5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具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内核，以社会主义制度为保证，海纳百川、与时俱进、继承创新的品质，以及以人民为中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立足现实、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以推动社会进步为目的的特点。

说到底，文化自信是一种文化态度，表现为一种精神状态、思想意志。“没有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

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民族精神力量的不断增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由历代中华儿女培育和发展的独具特色、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曾经为中华民族克服困难、生生不息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撑，以及感召力、吸引力，使中华民族保持了坚定的民族自信和巨大的精神凝聚，育成了共同的情感和价值观、共同的理想和精神。

新中国成立后建立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更是在增强我们的文化主体性、主动性、主导性，加强我们的文化吸引力、凝聚力、和谐力，锻冶我们的文化创造力、传承力、凝聚力，强化我们的文化自信心、自尊心、自豪感，树立我们的文化责任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广大文化工作者“举精神之旗帜、立精神支柱、建精神家园”，勇于作创造性的转换、创新性的发展，弘扬了中国精神，传播了中国价值，凝聚了中国力量，展示了中国形象，使之赢得了世界性的关注与尊重。

我以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进程中，增强文化自信必须有正确的文化观，以避免盲目性；必须有正确的文化理论作指导，以克服随意性；必须有科学的文化方法作武装，以反对主观主义；必须坚守文化主权与文化安全，以抗拒被歪曲与消解；必须坚持平等的文化伦理，以反对沙文主义；必须有与时俱进的品质，以摧毁抱残守缺的壁垒；必须有宽广的文化胸怀，以兼容各民族的优秀精神创造；必须有世界视野与人类情怀，以同享美美与共的文化精彩；必须尊重文化规律，以严防随心所欲、长官意志；必须与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以禁绝为文化而文化。

诚如是，我们将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与文化自暴自弃、自欺自嘲、自生自灭、自我矮化丑化作彻底的决裂，也必将同文化自大自满、自负自恋、自娱自乐、自足自狂分道扬镳，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事业进行到底。



逃向自然的文化选择

文 | 李一鸣

中国作家协会办公厅主任，鲁迅文学院原常务副院长

个人和一座湖。

一座宁静的湖，一个求取宁静的人。

好美一座湖！一两个好友，在这里听风、观雨、烹雪、煮茶、钓月、洗耳、踏冰、奔跑，春湖潋滟、静夜苍茫、秋月洗心、冰湖微火，真是一个独特的存在。

这是自然的所在：夜色一寸一寸铺满水面，黑就从湖那岸一点一点地移过来；这是安然的所在：飞鸟归林，落叶杨的树枝上停满了黑乎乎的生命，红尘隐退，虫子发出悠然的鸣唱；这是超然的所在：面对一座开始结冰的湖，一片曾经浩渺如今沉默的大水，会想起许多人，也会想明白许多事；这是偶然必然的所在：一座湖，在生命的途中，与你相遇，站在云蒙湖边，天地静美，上帝无言，内心素净，上帝安详。

然而，这湖不是世外的桃花源、乌托邦。它的对应物，分明是城、是红尘、是人世。

“在城市里，除非窗前凝眸，我们很少能够看到夜色渐变的过程。”这是景色迥异的另一个参照的世界。

“一年的浊音入耳……太多的浮躁的会议、太多火气旺盛的训斥，太多铺天盖地的资讯，都会让我们喘不过气来、耳背耳沉。”在独钓湖上雪、淡然面湖月的内里，却原来藏着两个字：“逃离”。

黑格尔言“神是自然与精神的统一”。人原本来自自然，归于自然，与自然同源同构。然而自然身上又呈现着人的本质力量，它一旦进入人的视野，经过主体接受和创造性转化，便又成了“第二自然”“心化”“诗化”的自然。当人类面对自然，那书写也便成了人的精神对自然的改写，其中寄寓多少情思？

面对自然，或是踟蹰彷徨。渴求自然，逃离尘世，却又不能全身心投进自然，忘却社会。钟散文的《西湖的雪景》《太湖游记》看似多么超尘脱俗，但其内心却也时时被现实纠缠；郁达夫下兰溪、走宜兴，临平登山、屯溪夜泊，沉醉于陶然亭的芦花、钓鱼台的柳影，对块然纯粹的自然满怀兴味，但又不能忘却世间苦难。现代人徘徊在山水与人事之间。

面对自然，或是心向逍遙。庄子的“天地与我并生，

而万物与我为一”，道尽人与自然和谐交融的境界；在徐志摩眼中，“人是自然的产儿”，而在冰心纯真的瞳仁里，

“海好像我的母亲，湖是我的朋友”，人情物景和谐交融达成美的境界。

面对自然，或是归于隐逸。孔子有“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的隐思，孟子则有“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隐志。时光绿地上还生出了身居朝市的“大隐”，遁入丘樊的“小隐”，暂“留司官”的“中隐”，还有隐于酒、隐于苦茶、隐于“壶中天地”的园林。俞平伯的《陶然亭的雪》《湖楼小酌》，岂不是一阙阙“隐逸”的诗？废名的“桃园”“竹林”，何尝不渗透着追求顿悟、适性自在的禅思理趣。现代人在对自然的体悟中，做着称意而发的心绪表达。

这《湖边书》又是如何诠释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呢？

“在湖边，人成为湖的一部分，像一条鱼、一只鸟，一个走兽，一根野草。”这莫不是融入的逍遙？

“整个冬天，朋友借居在这里，像一只冬眠的熊……每天里与一片大水谈心、与一带长堤为伴……”，这字里行间散发的不正是隐逸的气息？

“一个湖心岛，之所以如此吸引人，因为它是孤绝、安全、恐惧、寂寞、进退维谷、左右逢源的。”心灵终究不能逃离尘世，进退失据，出世入世，多少彷徨在其里！

赏《湖边书》，读作家心语。面对纷杂时事，他不愿委曲求全，警觉地保持与社会的疏离，自然湖泊自成安顿灵魂的精神家园。如此的执着而鲜明：独立于世俗红尘之外，在彷徨中对残缺现实抱以批评乃至否定态度；独立于趋同之外，对流俗行为警觉地保持疏离；独立于内心世界，对回归自然、自由、真实、逍遙，怀有强烈的内驱动；凝之于文学创造，便是在从从容容、去急去躁、不愠不火、亦张亦弛的叙述中，充满对存在的现实追问，对遮蔽的不舍质疑，对人类终极取向的温润坚持。正是基于“觉醒”和“发现”，从而成就一种独立自由的现代“隐逸人格”。

原来那出自古代文人心灵深谷、缓缓流经现代人思想高坡的一脉清凉，依然汨汨流淌于当代中国人的血液，此去无所止，涌动而不歇……



叶飞：兵败金门谁之过？

文 | 吴东峰
中国传记文学学会理事

叶 飞将军，身材颀长，眉目清秀，理分头，戴眼镜。虽书生模样，然举止果毅，智勇过人，及老体微胖，额高面宽，更显霸气纵横。

严政将军告余：韩先楚脾气暴人人畏之，然韩见叶飞将军则畏之。建国初期某日，严政至福州军区司令部理发室理发，见韩先楚将军先进，须臾即出，严政问之：“怎么不理了？”答：“人太多，人太多。”急走。严政将军继进，则见理发室空荡荡，惟中间座位，安然坐一人，谈笑风生，气势不凡，叶飞将军也。其时，叶飞任福建省委书记，韩先楚任福州军区司令员，严政任福州军区政治部主任。

1975年，中国和菲律宾建交。菲总统马克斯访华，送周恩来总理数盒雪茄。总理取一盒转送叶飞将军，曰：“叶飞同志是中国的将军，也是菲律宾的儿子。”

金门之败谁之过？

1949年10月，叶飞将军之十兵团二十八军进攻金门失利，全军震动。据云，叶飞将军闻之两昼夜不吃不睡，光喝茶水。将军当即报告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并报中央军委，请求给予处分。据云，毛泽东曰：“金门失利，不是处分的问题，而是要接受教训的问题。”毛泽东于10月28日为中央军委起草的电报中指出：“当此整个解放战争结束之期已在不远的时候，各级领导干部中主要是军以上领导干部中容易发生轻敌思想及急躁情绪，必须以金门岛事件引为深戒。对于尚在作战的兵团进行教育，务必力戒轻敌急躁，稳步地有计划地歼灭残敌，解放全国，是为至要。”

1958年，中央决定炮打金门，毛泽东仍点将叶飞将军指挥。其时叶飞已任职福建省委书记，福州军区司令员职由韩先楚将军接任。

1958年9月7日，美舰为蒋舰护航，往金门国民党守军运送粮食和燃料等物资。此时若炮击金门，难免伤及美军。叶飞将军立即请示毛泽东：打不打？毛泽东回答：照打不误。将军又请示：是不是连美舰一起打？毛泽东回答：只打蒋舰，不打美舰。将军又请示：我们不打美舰，但如果美舰向我开火，我们是否还击？毛泽东

明白回答：没有命令不准还击。是时，毛泽东指示均由总参作战部长王尚荣以直达军用专线电话向叶飞将军传达。将军闻之不解，恐传达有误，再请示：“如果美舰向我开火，我是不是也不还击？”王尚荣回答：“毛主席命令不准还击。”叶飞将军晚年回忆曰：当时美舰把蒋舰和运输船夹在中间，和蒋舰相距仅两海里。所幸，我们一开炮，美舰就弃蒋舰于不顾，仓皇溜之了。

福建党政军“一把手”

1953年7月15日，国民党军队海陆空并举，直扑福建东山岛。登陆后克东山县，占据全岛。是时，叶飞将军沉着镇定，进福州指挥部守着电话总机运筹帷幄，调兵遣将，三日未眠。第三日拂晓，南北两路援军实施反击，配合岛上守军，将国民党军万余人歼灭于东山岛，一部分国民党军乘舰艇逃逸。叶飞将军言，东山战斗打响，我所以能在福州指挥东山作战，全靠电话指挥。此为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也。

原广东省省长梁灵光回忆言：叶飞将军任福建省委书记期间，经常深入农村了解情况，并拜农业劳模为师，虚心求教，全省有一二十个地方他经常去蹲点。1958年冬春之交，将军看到农村缺粮的严重情况，大胆提出“一人一分自留地，每户自由种一季”，大受农民欢迎。

平息海军《军港之夜》风波

叶飞将军思想活跃，观点超前。苏小明，海政文工团歌唱演员，1980年以一曲略有通俗韵味的《军港之夜》走红。其时非议之声汹汹，批其为“靡靡之音”。总政领导和有关业务部门多次不点名批评海军。叶飞将军闻知，则邀请部分

“懂行”的老同志一起观看有苏小明参加的海政歌舞团的演出。之后，将军在病房里接见了海政歌舞团的领导和苏小明，明确表态曰：“《军港之夜》的歌，反映部队生活，有海味、有兵味，不错。革命歌曲也不一定非得都是进行曲，都是硬邦邦的口号，表现形式可以多种多样。”将军鼓励苏小明：“只要战士喜欢、部队喜欢、广大群众喜欢，就可以大胆地演、大胆地唱！”叶飞将军一锤定音，《军港之夜》风波遂平息，海军先有苏小明后有程琳，歌坛新秀迭出。



春分：惠风和畅 纸鸢翻飞

文 | 童童
羊城晚报高级编辑

春

分在二十四节气中排名第四，是我国古代最早被确定的节气之一。

先秦时期，我国已有了四季之分。《尚书·尧典》记有“日永”“日短”“日中”“宵中”四个节气名称，分别代表“二分（春分、秋分），二至（夏至、冬至）”。

春分这一天太阳直射地球赤道，昼夜几乎相等，其后阳光直射位置逐渐北移，开始昼长夜短。南北半球季节相反，北半球是春分，在南半球来说就是秋分。我们在立春这一天过新年，而伊朗、土耳其、阿富汗、乌兹别克斯坦等国的新年则设在春分，已有3000年的历史。

我国古代将春分分为三候：“一候玄鸟至；二候雷乃发声；三候始电。”动物学家认为，“玄鸟”在这里指的是燕子，燕子是“春分”来、“秋分”去的候鸟。雷鸣之后再过五日，看见闪电。

作为最早被确定的节气之一，“春分”既是节气，也是节日，有一系列的祭祀庆典。古代有春祭日、秋祭月的礼制。清代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记载：“春分祭日，秋分祭月，乃国之大典，士民不得擅祀。”

据学者考证，朝日定在春分的卯刻，每逢甲、丙、戊、庚、壬年份，皇帝亲自祭祀，其余的年岁由官员代祭。祭日的仪式非常隆重。明代皇帝祭日时用奠玉帛，礼三献，乐七奏，舞八情，行三跪九拜大礼。清代皇帝祭日礼仪有迎神、奠玉帛、初献、亚鲜、终献、答福胙、车撰、送神、送燎等九项议程。

“春分”时节，人们开始踏青，在“清明”前后尤甚。宋代欧阳修在《阮郎归》中写道：“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花露重，草烟低，人家帘幕垂。秋千慵困解罗衣，画堂双燕归。”惠风和畅，蝶飞燕舞，荡罢秋千梦周公，好不惬意。

放风筝是踏青的保留节目。风筝，古时称为“鹞”，北方谓“鸢”，至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鹞”和“鸢”都是鹰类猛禽，古时的风筝大多用绢或纸做成鹰的形状，因此风筝又称为“纸鹞”“纸鸢”。后来，风筝的形状各异，春天放的多半为燕子风筝。

在吟咏春天放风筝的诗中，清朝诗人高鼎的《村居》

脍炙人口：“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这是多么欢乐的一幅图景啊，前两句写景，视野开阔，春在眼前；后两句写人，灵动跳跃，人在景中。

风筝放得好，那就是“纸鸢跋扈挟风鸣”（陆游《观村童戏溪上》），放得不好，可就要“手提线索骂天公”（孔尚任《放风筝》）。淘气天真的孩子们结伴去放风筝，可是总也飞不起来，于是噘着嘴嘟囔开始抱怨风力不够：“人人夸你春来早，欠我风筝五丈风。”（孔尚任《放风筝》）放风筝不独是孩子们的游戏，美女们放起风筝来真是春意盎然：“纸花如雪满天飞，娇女秋千打四围。五色罗裙风摆动，好将蝴蝶斗春归。”（郑板桥《怀潍县》）

放风筝如同打牌，游戏中见心态。孩子们当然是好胜心极强，放不上就要怨东风，断了线自然也是如此。

曹雪芹在《红楼梦》里借探春之口劝导：“游丝一断浑无力，莫向东风怨别离。”放风筝是年轻人的游戏，跑不动可就飞不起，长者则摆正心态，在春日里寻找一份宁静致远的平和，“我亦曾经放鹞嬉，今来不道老如斯，那能更驻游春马，闲看儿童断线时。”（徐文长《风鸢图十首》）

岭南，“春分”有吃春菜的风俗。在中山，“春菜”指的是一种野苋菜，又被称为“春碧蒿”“马齿苋”。“春分”那天，人们到田野中采摘春菜，回家“滚汤”，名曰“春汤”。有谚云：“春汤灌脏，洗涤肝肠。阖家老少，平安健康。”这个习俗反映了人们新年最朴实的愿望。

“春分到，蛋儿俏。”“春分”有一项非常有趣的习俗——竖蛋。鸡蛋在春分和秋分这一天为什么容易竖起来？科学家们分析过其中的道理。原来，春分、秋分时，南北半球昼夜一样长，地球地轴与地球绕太阳公转的轨道平面处于力的相对平衡状态，有利于竖蛋。选蛋有什么诀窍呢？可以选择生下四五天新蛋，此时的鸡蛋蛋黄素带松弛，蛋黄下沉，鸡蛋重心下降，有利于鸡蛋的竖立。

1985年的“春分”，美国阿拉斯加大学艺术系的格雷教授和他的学生们在一间房屋里竖起了204个鸡蛋。2005年9月14日，澳大利亚墨尔本的莱恩·斯波茨用了12个小时，成功竖起了439个鸡蛋，由此成为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



文 | 刘释之

广东岭南诗书画研究院副院长，诗书画家

汉文化的尊严

汉字之魅，汉字之力

中国文字在凄风苦雨的近代，曾受到远方列强的嘲笑。那些由字母拼接的语言，连同大炮、毒品和科技一起，包围住了汉字的大地，让汉字一度不知如何回应。但是，就在大地即将沉沦的时刻，甲骨文突然出土，而且很快就被读懂，告知天下，何谓历史年轮，何谓历史的底气，何谓时间的尊严。

两年前，我站在埃及的金字塔前，站在爱琴海湾的废墟前，感叹着古文明的消逝，同时也思考着为什么它们的文明会被中断和湮灭的原因……中华文明得以存续、延绵不绝，就是因为这个民族、这片土地拥有了汉字！中国的王朝频繁更迭，但中华文明血脉不断，也正是这个汉字！

大选择

天地之间，有太多的选择。然古今卓绝超拔之士，往往能在重峦叠嶂中拨开迷雾，在喧嚣浮华中澄心净虑，作出明智的选择。

而人生则是由许多小选择组成的，但也会遇到大选择。

小选择和大选择的区别，并不完全在于事情的体量和影响，而在于选择者的价值取向。

在历史上，司马迁在遭受腐刑后，没有选择沉沦或壮烈赴死，而是选择了“忍辱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之所以如此，是“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司马迁《报任安书》）。虽是情非得已，但在今天看来，确实是司马迁的一个大选择！由于选择了自强不息，光照千秋的《史记》才得以完成，他的生命空间才得以大大拓展。

法国哲学家萨特就曾经这样宣告说：“我，选出了我！”

没有诗文浸染的绘画，算不上真正的中国画

就中国的传统文化而言，文学乃是一切艺术之源泉。余光中在其《缪斯的左手》一文比较诗与散文的关系时指出：“诗是一切文体之花，意象与音调之美能赋一切文体以气韵；它是音乐、绘画、舞蹈、雕塑等等艺术达到高潮时呼之欲出的那种感觉。散文，是一切作家的身份证。诗，是一切艺术的入场券。”中国绘画脱胎孕育于哲学与诗，西画的源泉则在于宗教与科学，两者天渊有别。中国画的现代化，应该是立足于以传统文化为基础，吸收世界其他文化的一切

优长，从而融会、创造现代的中国文化和艺术。没有传统的现代化，或者说割裂传统的现代化，是完全的“西化”。完全“西化”的中国画，从现在看来，至今还没有发现有出路的。

贵在内美

形式美就像一个人的服饰美，未必有内在的东西。内在美则是一个人的气质、风度的自然流露，这种美才是真正美。《礼记·乐记》有云：“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内在美发于外，才是艺术的真谛。清人沈宗骞在《芥舟学画编》中云：“凡事物之能垂久远者，必不徒尚华美之观，而要有切实之体。”他批评：“今人作事，动求好看，苟能好看，则人无不喜，而作者亦颇自喜，转转相因，其病遂至不可药。”这就是追求形式美的结果。

同理，艺术的价值并不在于领域上的拓宽和新鲜，而在于有了自家样式或语言风格后如何拓深和拓高。艺术深度即是技巧的难度和饱和度，是长期依“法”锻炼出来的功力。艺术高度则是画面中所有“零部件”包括点、线、面、空间、色彩，特别是线条所蕴含的文化内涵。黄宾虹、齐白石一笔拉出的线条，所传达出的人生况味和文化意蕴，是我们一辈子都难以企及的。对中国传统文化愈认识，对绘画“内美”的追求则愈炽热。

快与慢

写大草，毕竟是用激情来燃烧生命，是用生命来换取艺术，其可贵处，是艺术获得了个体生命最丰富、最饱满、最细腻的呈现和表达，它真诚、热烈、高昂，乃至高贵——这固然是一种美丽，但激情是光，是热，即使再璀璨，毕竟有燃烧耗尽的一天。

生命需要激情，然而更需要智慧。特别是在当今普遍浮躁的社会，慢下来，只有让整个身心慢下来，才能找回真正的自己。把生命的节奏慢下来，这样，才不至于在狂放的激情下迷失自己，在众多的诱惑下降低自己。如何才能忠于自己的内心，只有静下心来才知道。每个人都有想要避世以寻求内心宁静的时刻。但我们最终会发现，所有靠外力获得的东西将会散去，心安即是归处，心安处即是家乡。心念纯粹的时候，才能耐得住当世的琐碎与浮华，这才是我们都在找寻的自己，真正的你。